

長篇創作



馮玉辛 新華

馮玉奇著

長篇  
創作

門

上海文粹書局印行

---

---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著 作 人 馮 玉 奇

校 閱 人 周 曉 光

出 版 者 文 粹 書 局

總 經 售 大 明 書 局

上海山東中路一四三號

分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二 月 第 一 版

---

---

長篇  
創作  
斷

馮玉奇新著

九月十八日夜裏，日兵慘無人道的侵佔了我們出產豐富的東三省。第二天早晨，我國各地的報紙上都登載了傷心觸目的消息；全國人仕，無不怒髮衝冠，摩拳擦掌，預備跟鬼子拚一個你死我活。北平清華大學裏的兩個東北學生，一個是孔仲林，一個是張有義。他們自從接到家裏來信，知道故鄉形勢惡化消息之後，心裏就大為憂愁。所以每天早晨起來，第一步工作，就是翻閱報紙，關心東北的局勢。這天九月十九日早晨，仲林和有義在閱報室內先瞧到報上挺大的標題是：『日兵侵佔東三省，瀋陽城漫天大火，滿城血紅！』瞧了這標題，好像是一枚利箭，刺穿了每個愛國青年的心房，尤其是仲林和有義的心頭，痛若刀割，一時啊了一聲，咬牙切齒，幾乎五臟俱裂的暈絕過去。但他們立刻又鎮靜了態度，急急的瞧其內容道：

瀋陽十八日電：近月來日兵時在我邊境作大規模之演習，且皆實彈露營；百姓雖已司空見慣，然亦時感惴惴不安。至十五日夜，日兵人數突增，我警察廳曾國雄廳長，見日兵頗有野心之企圖，遂即向少帥請示，決予以迎頭痛擊，保衛國土。不料少帥年幼，沉緬酒色，以為日軍不過演習而已，遂不介意。緣是日兵見機可乘，於十八日夜間，竟發炮開鎗，以土匪盜賊之姿態，向瀋陽城作猛烈之進攻，且派大隊

飛機，濫施轟炸。會廳長與曹仁奎旅長即率領全部軍警，前往抵拒，身先士卒，浴血抗戰，其忠誠之精神，實令人堪欽。奈衆寡懸殊，終於殺身成仁，三軍盡皆爲國犧牲。聞會廳長之公館，亦中炮彈，盡化灰燼矣！故其家屬，亦全數殉難。日兵自攻進城後，殺人放火，姦淫擄掠，滿城大火，混亂之情形，慘不忍睹。有美籍女教徒一名，亦遭日寇淫辱慘死，如此殘酷卑劣慘無人道之行動，實在有違國際公法，故我當局已向國際聯盟會呼籲求援，以制裁日本之不法云。

仲林有義瞧完了這段消息，兩人的臉上不覺慘無人色，又憤又痛，又恨又悲，不約而同的把拳頭在桌子上重重的一擊。大罵道：

「他媽的！鬼子如此可惡，真叫人恨不得生啖其肉，痛飲其血！照此看來，鬼子所到之處，玉石俱焚，你我之家庭不是怕也完……了嗎？」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那當然是凶多吉少……」

有義無限沈痛的樣子，悲哀地回答。仲林好像發狂般地跳了起來，漲紅了臉兒。說道：「家破人亡，那麼我們還讀什麼勞什子的書呢？我要回去，我要去看看這破碎的故鄉，我……要去望望我年老的爸爸！……」

「仲林！你的感情不要激動得太厲害吧！請你用冷靜的頭腦來細細的想一想，故鄉既然發生了這樣的慘變，可想而知，不要說交通完全斷絕，恐怕連雷報郵件都不通了罷！你固然無從回鄉，即使讓你回到故鄉，你又有什麼能力跟敵人去拚？萬一給鬼子一鎗打死，我試問你，你死得有什麼價值呢？至於我們的家庭，就說已化了炮

灰，你我回家也是毫無用處，不過我們到底還不能肯定，也許我們家庭好好兒的存着，那麼我們回到家裏，恐怕也要受到爸爸責罵的。因為你我的爸爸，他們預寫信吩咐我們，不是叫我們安心在平求學，切不要重入虎口去嗎？」

有義見仲林莫明其妙的竟向外面直奔了，這就明白他多半是爲了瞧到曾靜全家遭難的消息所以神經受到了過於的刺激，使他有些兒瘋狂的態度。於是連忙拉住了他，低低的跟他說出了這一番勸告的話。仲林聽了，方才把瘋狂的神情慢慢地平靜下來。他深長地嘆了一口氣，眼淚會奪眶流到了頰上。慘然地說道：

「那麼我們怎樣辦呢？」

「還有什麼辦？我們也只有忍悲含淚的等待着時機，終有一天會讓我們到前線殺鬼子去的。」

有義淒涼地回答，他想到了家中父母的存亡未卜，忍不住也悲痛地流下淚來了。這時閱報室內許多同學也都已得知了這個消息，大家無不憤怒萬分，一時議論紛紛，有的主張到街上去遊行，以便激動民心，有的主張派代表到南京去，向政府請願，趕快發兵去奪回東北，仲林也很贊成他們的提議，意欲領導他們實行起來。但張有義却不以爲然，把仲林悄悄地拉到了外面。說道：

「仲林！我認爲這些都不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因爲這些工作所得的效力是極微極微的。尤其是荒廢了學業，東奔西走的去亂闖，那就更沒有價值。」

「可是，國家已到了這麼危急的時候，試問讀會了書，是否能挽救得了中國？是否能

奪回我們的故鄉呢？」

仲林聽有義這麼說，反覺得他沒有一些兒血氣，所以恨恨地向他問出了這兩句話，有義明白他的意思，忍不住微微的一笑，也怪俏皮地問道：

「那麼光是到街上去遊行，到南京去請願，是否也能挽救中國？奪回咱們的故鄉呢？」

「這……這……我想至少能喚起民衆，使一般醉生夢死的人兒可以醒一醒頭腦！有義！我真不懂你是什麼意思？難道你對於家鄉的淪陷，父母的存亡不知，竟一些兒也不着急嗎？」

仲林被有義問住了，一時幾乎說不上話來。但立刻皺了眉尖，用了責問的語氣，向他恨恨的說。有義拍拍他肩胛，認真地說道：

「好兄弟！的確，你是不懂得我心中的意思……」

「那麼你是什麼意思呢？」

有義還沒有說完，仲林先急急的追問。有義知道他心中是急得怎一分樣兒的程度，遂笑了一笑之後，用了嚴肅的態度，握緊了拳頭，堅毅地說道：

「告訴你，我們要幹得痛痛快快，切切實實的幹一下子！不痛不癢，而徒費精神的事情，我們是不幹的。」

「好！你預備怎樣幹？只要你說出好主意來，赴湯蹈火，我決定跟你一塊兒幹！」

「第一，我得先問你，你會開鎗嗎？」

「我……我……沒有受過軍訓，我……怎麼會開鎗？」

仲林被他這一句話倒是問得窘住了，這就紅了臉兒，吱吱唔唔的回答。有義一本正經的表情，望着他說道：

「那麼你終不能光着兩手去殺鬼子，去奪回我們家鄉的呀！所以我說憑一時之勇，那是沒有用的。仲林！假使我們要達到殺敵的願望，我們只有離開這兒，投考陸軍軍官學校去！」

「對！對！對極了！有義！我們馬上就去投考吧！」

仲林的臉上這才浮現出一絲興奮的笑容來，把有義手兒握住了，緊緊地搖撼了一陣。似乎迫不及待的樣子，贊成地回答。有義倒忍不住好笑起來，說道：

「你這人脾氣現在怎麼變得這樣的急躁？說去就去，事情也沒有這麼容易的，我們也得先打聽打聽陸軍學校的章程，是不是隨時隨刻都可以投考進去的？否則，徒勞往返，那也不大妥當吧！」

「你這話倒也有理，那麼我們打聽明白了後，再作道理罷！」

兩人正在說話，上課鐘敲了起來，於是便匆匆的走進教室來了。誰知到了教室內，見裏而同學的人數却是極少，連三分之一都不到，有義當然很奇怪，急問了其他的同學，方知道大半愛活動的同學都在大禮堂上開會，預備立刻召集全市的大中學校的學生，到街上去遊行示威，請求政府即日出兵與日本開戰。有義知道剩在教室裏的同學都是一部份安份守己胆子小的青年，於是對他們勸告，說多數同學既已發動愛國的行動，你們雖不參加，但也不要到教室裏來聽講，因為這樣被多數同學恐怕要攻擊為冷血動物的。在教室內的同學們聽了這



話，覺得倒也有理，於是一閃而散，有的回家，有的回宿舍去了。等教授到來，早已連一個學生的影子都沒有了。

有義仲林回到宿舍，兩人呆呆地坐着，默默無語的相對出了一回子神，他們這時心裏都覺得非常的紊亂，一顆心兒好像有針在刺一樣的難受和疼痛。尤其是仲林心裏，想到了曾靜全家殉難的消息，他的熱淚又會在眼眶子裏湧了上來。有義見了，便向他說道：

「不要流淚，這個時代你流眼淚，沒有人會來同情你的，我們悶在屋子裏也不是一個道理，你跟我一同到大禮堂去聽聽消息罷！」

「我……此刻精神一些兒沒有，你給我坐在這兒休息一回，我不去了。」

仲林雖然是伸手抹去了眼淚，但他還是淒悲的神情，低低的說。有義遂站起身子，管自的走出房外去了。仲林等有義走後，他在抽屜內取出一頁曾靜的小照來。這是分別的時候，曾靜送給他留作紀念的，想不到如今果然只剩了那張小影，再不能見到她的人了。仲林呆呆地望着淺笑含顰，美目流盼，那張曾靜的玉照。尤其是那個深深的酒渦兒，實在是媚人到了極點。他有些似醉如癡的樣子，自言自語的說道：

「曾靜！你……難道真的死於敵人的炮火之下了嗎？從此世界上難道真的再也找不到你這個嬌小玲瓏的姑娘了嗎？唉！紅顏薄命，想不到這句話，竟成千古不磨的斷語了，天心亦何太酷呢？」

仲林自言自語的說到這裏，由不得聲淚俱墜。一回他又取出曾靜最後寫給他的一封信，展開信箋，看到後面一段，他的眼淚益發大顆兒的滾了下來。遂哽咽地唸道：

「……倘野心家果真獸性勃發，我父決率領東北軍警，予以迎頭痛擊，叱咤風雲，山河變色！嗟乎！東北數千萬之生靈，將受戰神殘酷之荼毒也。言念及此，痛憤不已；唯望局勢勿趨惡化，戰事或可幸免。不然，我等遠隔天涯，今生有無相逢之日？殊屬渺茫，君聞斯語，當亦不勝惆悵耳！……」

仲林唸到這裏，如何還能唸得下去？心中暗想，曾靜在寫這封信的時候，可見她已料到今日有死於炮火中的危險，一時伸手連連打了自己兩下額角，覺得曾靜的性命是自己害了她的。因為謝安琪曾經對我說過，她要我寫信給爸爸，並叫我把曾靜也一同接到北平她家中去暫時躲避一個時期。假使當初我肯接受她一片熱心的互助，說不定我家裏的人和曾靜都會動身來平；那麼曾靜固然不會死於炮火之中，就是我爸爸哥哥等也不會再憂愁他們生死未卜的危險了，仲林這樣想着，自然悔恨不已。但仔細一想，覺得自己所思忖的也無非是單方面的意思，因為曾靜的爸爸是個官場中人，他平日不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他是個忠誠爲國，地方上的好官。那麼國家一旦有了危急，他當然抱了與城共存亡的決心。至於曾靜呢？她是個純孝的好女兒，我縱然寫信去叫她到北平來避難，恐怕她也未必肯拋棄父母，一個人逃性命的。再說到我的爸爸，他老人家的脾氣，我做兒子如何還會不曉得？他平生孤潔成性，況且田地房產都在家鄉，他豈肯老老小小的糊裏糊塗就動身到北平來打擾素昧平生的人家府上來呢？仲林東忖忖，西想想，又覺得這事實上也怨不了自己。總而言之，是敵人太無公理，不該野心勃勃的侵略我國土地，害得我們同胞流離失所，骨肉分離，造成了悲慘的命運。想到這裏，不禁以拳擊桌，大聲地叫道：

「該死的敵人，我與汝誓不兩立，今生若不報此仇，何以對得住在東北遭難的父老和好友呢？會靜！憑你的英魂不遠，保佑我很順利的踏上殺敵之路吧！」

這時的仲林，一個人好似在演戲的樣子，一回兒憤憤的罵，一回兒喃喃的祝告，大有瘋癲的神氣。他把會靜的照相和那封信兒又十分愛護的藏入抽屜，覺得自己和會靜近五六年來的友誼，就只有這封信和那張照片算是終身的紀念物了。他呆呆的出了一回子神，忽然提起筆來，含了熱淚，簌簌地寫道：

其一

負笈金台身作客，霹靂一聲驚魂魄，虎狼入室噬人毒，無限頭顱成白骨。

其二

火燒瀋陽滿城紅，噩耗傳來心悲痛，老父存亡尚未卜，淚滴青衫恨無窮。

其三

可憐九月十八夜，東北風雲起龍蛇，母為殉夫父殉國，卿卿熱血流黃沙。

其四

為國犧牲壯烈冠，三軍慘淡盡悲酸，狂瀾已倒誰能挽？白山黑水一齊完。

其五

心存報國欲從戎，壯志殺敵一般同，破碎家鄉繫人念，何日如願去衝鋒？

仲林把滿腔的情緒，一口氣的寫成了五首七絕，他只覺一股子辛酸，觸入鼻端，眼淚會滾滾地落下來，濕了箋紙上一大堆。正在這個時候，忽聽門外篤篤的有人敲了兩下。仲林連

忙拭去了淚痕，低低的問道：

「是誰？」

「是我，安琪。」

「哦！謝小姐！你請進來罷！」

門外是個女子的聲音，輕柔地自報了名字回答。仲林方才知道是謝安琪來了，她前幾天曾經生過病，這星期來沒有上學校來讀書，原是請了病假在家中休養。但她此刻忽然到校中來找我，可想她是爲了也瞧到報上消息所以來安慰自己的意思，這在仲林心裏當然表示非常感激。遂站起身子，連忙急急的回答。隨了仲林的請她進來這句話後，安琪便悄悄地推門而入。她的臉上並不施什麼脂粉，是因爲病後的緣故，所以兩頰更顯清瘦而淡白，她很抑鬱的神情，秋波逗了仲林一瞥淒怨的目光，低低的叫了一聲孔先生。仲林不知她到底是爲什麼而來的？遂低聲問道：

「你的病完全復原了嗎？」

「我全好了。……」

「你爲什麼不在家裏多休養休養？此刻到學校裏來有什麼事情嗎？」

「我心裏很不放心你，所以特地來看望你的。」

安琪聽他這樣問自己，遂顯出很難受的神氣，溫情地說。仲林起初聽了這話，倒是不禁爲之愕然。但仔細一想，方才知道她是怕引起自己的傷心，所以用另一種方式來回答這兩句話，一時深感她病才初愈而這樣多情的關懷着自己，遂脉脉含情的望了她一眼，却是沒有作

答。頰傷地搖搖頭，忍不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眼皮兒幾乎又要潤濕起來。安琪走近他的身旁，纖手按到他的肩胛上去。輕聲兒安慰他說道：

「事到如此，又有什麼辦法呢？十三日那一天，你要如肯聽從我的勸告，也許他們此刻已在這兒過日子了呢！」

在仲林的心中，剛才已經對於這一點表示悔恨。如今又被安琪一提起，他心頭益發感到無限的歉仄和悲痛，因此滿眶子眼淚再也忍耐不住的流了下來。哽咽着說道：

「我想不到戰事會發生得那麼快，……就是聽從你的話，寫信去叫他們到北平來，在你府上暫時躲避一下。不過我猜想他們也不見得會馬上動身就來的。所以這個劫數，他們却再也逃不了！」

「我希望你一家人安安全的沒有遭到意外的慘變，吉人天相，老天一定會保佑他們太太平平的。所以你也不必過分的着急，因為徒然悲傷，也是沒有什麼用的。」

安琪見他滿面是淚，女孩兒家心腸本是軟弱的，因此眼皮兒也紅了起來。用了虔誠的口吻，顫抖地說。仲林嘆息道：

「這希望是多麼的渺茫呢！想鬼子慘無人道，到處殺人放火，可憐我們東北同胞那一個能逃得了他們的殘殺？所以我恨不得飛回故鄉，去瞧瞧我年老的爸爸。……」

「但事實上怎麼能夠呢？恐怕交通已完全斷絕了罷！」

安琪鑿鎖了翠眉，低低的說。她的明眸偶然見到寫字桌上放着的那冊詩箋，遂走上去拿來看了一遍。見第一首中所說，無非是戰事突然發生，彷彿晴天霹靂，東北人民將在敵人鐵

歸下，受盡痛苦而死的意思。第二首中是在憂愁他家裏的父兄等人，生死尚未知道。第三首內是在哀悼曾廳長全家殉難，他主要的當然是傷心會靜未婚妻的意思。再看第四五兩首的詩句，她的芳心頓時像小鹿般的亂撞起來，淡白的兩頰，也會透現了一層焦急的紅暈，回身望了仲林一眼。關切地問道：

「孔先生！你……你……難道預備當兵去嗎？」

「是的，我和有義都有這個志願，我們要替東北的同胞報仇去！」

仲林漲紅了臉兒，怒氣沖沖的回答，他臉上是顯現了殺氣騰騰的樣子，安琪走上去，緊緊地握住他的手兒。點點頭說道：

「你真有血性，你真有勇氣！不過，你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讀書人，你如何有能力擰了鎗桿子去打仗呢？所以我勸你不要太性急，憑一時之勇，去作無謂的犧牲，那是太可惜了。因為你將來的才幹，決不是這一點子臨陣衝鋒的小才。我希望你努力學業，在艱苦之中力求深造，那麼將來可以成爲國家的棟樑，希望你能夠創造一個新的中國！」

「你……你……所說的真所謂遠水救不得近火，瞧我們的家鄉已被敵人毀了，瞧我們的同胞已被敵人殘殺完了。你還叫我不太性急，難道等中國完全亡於敵人之手再起來反抗嗎？那時候再性急恐怕也來不及了。」

安琪被仲林聲色俱厲的搶白了一頓，一時滿面羞愧，連耳根子都幾乎紅了起來，這就雙淚交流的說道：

「我並不是叫你不要愛國，我的意思，你應該留着有用的身子，將來好好兒的替國家幹一些更重大的工作。孔先生！上前線去殺敵，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況且你大才小用，豈非是國家的損失？」

「哼！你把我當作什麼了不起的人才看待呢？我現在心中，並不希望將來做大事，掌大權！我的心中是只希望能夠殺死一個敵人，那麼我縱然是粉身碎骨，死亦瞑目了。假使我們四萬萬同胞，個個人抱了一個換一個的決心，老實說，小小三島之地的倭奴，不是早就滅種了嗎？那麼我們堂堂的中國，也就再不會時常的受到矮子的侵略和侮辱了！」

仲林冷笑了一聲，他心中真有無限的憤怒和隱痛，遂握緊拳頭，激昂地說，他彷彿馬上就得跟敵人去拚命的樣子。安琪因為本身是個官家之女，所以聽了仲林的話，益發感到有些羞愧。遂嘆了一口氣說道：

「你的話固然很不錯，但現在時代不同，決不是憑氣力大人數多就可以取勝的。在這科學昌明的時代，一切都用機械化來稱霸於世的。我以為你一無軍事知識倒也不要說他，單憑你光着兩手去殺敵，恐怕也是白白的送命罷！」

「那當然，我在事先當然也有個考慮，所以我和有義已經決定了主意，預備馬上投考軍官學校去！」

仲林點點頭兒，方才把他們的計劃說了出來。安琪凝眸含顰的瞟了他一眼，低低的說道：

「不過你們此刻去插班，恐怕學校裏已不收學生了罷！」

「也許有義他有辦法的。……」

安琪這句話聽到仲林的耳朵裏，他心裏雖然也感到有些兒憂愁，不過他還並不表示絕望的回答。安琪沈吟了一回，說道：

「假使你們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我也許可以給你們想些兒辦法。」

「哦！你……你……想什麼辦法呢？」

仲林倒是感覺着意外地驚喜，他情不自禁的去握住安琪的手兒，急急的問，安琪覺得他會自動的來握自己的手，這實在還是第一次，她芳心裏不免蕩漾了一下。遂揚了眉毛，微微的笑道：

「因為黃埔軍官學校的教務主任張學海是我爸爸的換帖弟兄，假使你們一定要達到這個志願的話，我可以跟爸爸去商量，請他老人家備一封介紹信，給你們帶了去見張學海大叔，那一定沒有什麼問題了。」

「真的嗎？那好極了，我想就拜託你幫我們一些兒忙好不好？」

仲林十分興奮的表情，向她央求地說。安琪點點頭，正欲回答，忽然眉尖一蹙，伸手摸着自已額角，好像有什麼不舒服的樣子。仲林遂奇怪地問道：

「你怎麼了？」

「沒有什麼，忽然眼花頭暈起來。……」

「這是因為你病兒才好的緣故，大概站立得太久了罷！快坐一回，我這人真也糊塗，



却沒有招待你坐下哩！」

仲林聽了，一面拉了她在椅子上坐下，一面很抱歉的回答。同時又在熱水瓶裏倒了一盃白開水，竟手忙腳亂的招待她起來。安琪雖然很喜悅，但也有些兒悲哀的意味，遂深長地嘆了一口氣，秋波逗了他一警哀怨的目光。低低的說道：

「這也怨不了你不招待我，你一見到報上的消息，知道未婚妻全家殉難，這不但你的方寸已亂，就是我們旁人也代爲你感到傷心難過哩！況且我們是日常見面的同學之間，其實原也用不到什麼招待的。」

「常言道：東面到西面也是客，所以招待倒是我分內之事。」

仲林聽她口裏雖然說怨不了自己，但看她臉部的表情，就可以知道多少終有些怨恨自己的成分。總而言之，她對自己確實有一番癡心，仲林在今日的環境裏，也由不得把她愛憐起來。這就含了笑容，表示十分溫情地回答。安琪淡淡的一笑，却並不作答，仲林也在她旁邊的那張圓檯上坐下，關切地問道：

「你此刻頭還暈嗎？我真對不起你，爲了我的事，又累你親自到來關心我……」

「好一些了，……這是病後沒有力的緣故，所以多說話也會頭暈的。」

「那麼你靜靜的坐一回，我不多勞您的精神了。」

仲林聽她這樣說，一時也只好這麼的回答。兩人默然了一回，但仲林心中是暗暗的盤算着，想不到她的爸爸和黃埔軍官學校的教務主任是個拜把子，那麼只要她爸爸肯幫忙，事情當然絕對不成問題。假使她爸爸是個不大肯管閒賬的人呢？這……便如何是好呢？仲林想到

這裏一時免不得又急了起來。他又情不自禁的說道：

「謝小姐！那麼投考軍官學校的事情，我完全拜託了你，假使成全了我個願望，那叫我們真不知怎麼的感激你才好？」

「事情在沒有成功之前，你且慢慢的說感激兩個字，等我回家去要求了爸爸，明天我來給你聽回音好嗎？」

安琪雖然心中很有十分的把握，不過她口裏還是這頓的說。仲林點頭說道：

「只不過要你多出一些力量向老伯竭力的懇求，我想老伯看在你的面子上，一定會幫我們忙的。」

「這也不一定，爸爸這人的脾氣就是這個樣子，他高興的時候，什麼事都肯幫人家的忙，不高興的時候，那就麻煩了。」

「但願他老人家今天晚上回家的時候，一定高高興興的，那就是我們的幸運了。」

仲林這兩句話，安琪聽了，倒是噗哧一聲的笑了起來，秋波斜乜了他一眼，顯現了無限嬌媚的神態。心裏雖然很想跟他說幾句體己的話，但一時裏却又不知該從那一句說起才好？所以望着他英俊的臉兒，反而怔怔地愣住了一回。仲林恐怕她乏力，遂又說道：

「那麼你早些兒回家去休息罷，我想明天你不必再勞駕來找我，我就到您府上來聽回音好不好？」

「那也好，你明天什麼時候到我家來呢？」

「放晚學以後，我和有義一同來吧！」

兩人說話時，已站起身子來。安琪想了一下，回頭說道：

「剛才我來的時候，見同學們都在大禮堂上開會，聽說預備到街上去遊行示威，激動政府抗日，看來明天也不見得會上課的。假使不讀書的話，你們就上午來罷！在我家吃午飯怎麼樣？」

「可是，你不要太客氣，最好是家常便飯。」

仲林爲了要她出力幫忙，所以不敢拂她的情意，含笑回答，但又低低的叮囑她。安琪見他對待自己的態度，完全和以前不同了，一顆芳心，當然甜蜜無比，遂笑盈盈的逗了他一個媚眼。說道：

「您放心，我絕對不和您客氣，明天我拿青菜淡飯來招待您，您說好嗎？」

「好極了，這個時候，家鄉已淪於敵人之手，你就是給我吃山珍海味，恐怕我反而食之不能下咽哩！」

安琪說的原是一句戲語而已，誰知仲林却又無限感慨的回答了這兩句話，大有憤然欲淚的樣子。安琪知道他是一個有血性的青年，恐怕因此又勾引起他的痛苦，遂不再說什麼，就跨步走出宿舍去了。仲林只好匆匆跟出房來，一路送她到校門口，還給她討了街車，直等街車拉了安琪消失了影子，方才又慢步地踱回宿舍來。誰知有義却在房內了，他手裏正拿了自己剛才作的五首七絕，低頭細看。聽了脚步聲，抬頭望了仲林一眼。低低的問道：

「你到那裏去的？」

「我送謝小姐回家去。」

「怎麼？她來過了嗎？」

有義表示很驚奇的口吻，向他急急的問。這時仲林的臉上，却略有喜色的樣子。含笑告訴着說道：

「有義！我們投考軍官學校的願望可以完全不成問題了，謝小姐她有辦法能幫我們忙呢！」

仲林這些沒頭沒腦的話，給有義聽了，當然是莫明其妙，一時愣住了表情，又急問他說的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情？仲林遂把安琪到來慰問自己，談起投考軍校的事，她願意向爸爸去懇求出一封介紹信的話，向他詳細的告訴了一遍。有義這才恍然明白，一時也喜歡十分。笑嘻嘻的說道：

「你這話可是真的嗎？」

「難道我還有什麼心思跟你開玩笑不成？」

「這真是天助我們達到這個志願，那麼安琪……她倒贊成我們這樣幹嗎？」

「當初她原有些勸阻我的意思，不過她見我的意志甚為堅決，所以她反而給我想辦法了。」

有義聽他這樣告訴，遂望着他神祕地笑起來。低低的說道：

「我想謝小姐在報上得知會靜已經慘遭不幸的消息，恐怕她那顆已死的心兒又會復活起來罷！不過她這一番癡心，你倒也應該愛憐她才好。」

「有義！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仲林因爲有義在過去是絕對不贊成我去跟安琪談戀愛的，今天聽他忽然改變話鋒反而勸告自己去愛安琪起來，一時當然十分驚奇。深恐有義是試探自己心兒的意思，所以他故意沈着臉色，很嚴肅地向他有些包含了責問的口吻說。有義却仍舊含笑說道：

「你問我是什麼意思？我的意思是，……希望你給她一些兒安慰，再不要冷淡她才好，因爲我覺得謝小姐癡情得真是怪可憐的！」

「這話好像不是你口裏說出來的，在過去你不是反對我跟她親熱嗎？」

「唉！彼一時，此一時，在過去我所以反對你，是不希望你在三角戀愛圈子裏自找煩惱和痛苦。我是爲了愛護你，愛護會靜，而且也是愛護安琪的意思。所以叫你及早斬斷安琪這一邊的情絲，其實也並不是我和安琪有什麼怨仇的緣故。不過如今呢？會靜可憐已經是死於炮火之中了，那……在你……的心頭當然是會感到空虛的悲痛。所以我希望安琪能填補你心中的空虛；她是個多情而美麗的姑娘，除了會靜之外，你不愛安琪，你還去愛誰呢？」

有義微微的嘆了一口氣，遂一本正經的說出了這許多話來。仲林聽了，一時感動到了極點，這就猛可撲上去，抱住了有義的脖子，竟是失聲地哭泣起來了。有義拍拍他的肩胛，倒忍不住笑道：

「老大個子兒，怎麼倒哭起來了？」

「有義！我永遠可以愛的就是你！」

「哈哈！哈哈！怎麼？難道你預備看中我做你老婆嗎？」

仲林這句話聽到有義的耳朵裏，他雖然是哈哈地打趣着笑起來說，但他兩眸子裏也曾湧滿了晶瑩瑩的熱淚，這深厚的友愛，是多麼偉大的表現呢！仲林低低的說道：

「男女間的愛，我認爲多少還有些欺騙的成分；這和你那聖潔的友愛豈可以同日而語呢？」

「我們現在更變成患難中的苦命兒了，假使我們彼此再不深深地關切彼此的前途，那我們如何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又如何對得起已死的曾靜呢？」

有義一提及了曾靜，這叫仲林的熱淚益發會滾滾地落了下來。兩人傷心了一回，有義把仲林身子輕輕的推開，指了指桌子上放着的詩箋。說道：

「你的詩做得很好，不過我希望你以後少做這些傷心的工作，因爲這些終是使人感傷的東西！」

「我想到父兄存亡未卜，曾靜全家爲國殉難，千千萬萬的同胞遭殃，我滿腔的悲痛也只好在紙上吐露一些而已。」

「我們心中的悲痛，是只有切切實實去報仇殺敵，那麼才會消滅的！否則，我們這一口怨氣再也吐不出來。」

兩人憤激地說了一回，方才走到大禮堂裏來看同學們開會的情形。只見此刻校長先生對同學們正在訓話，並勸導大家，不要荒廢學業。國家大事，當然由政府會向日本交涉的。同學們聽了校長的話，暫時忍耐了怒火，大家也只好回到教室裏上課去了。

第二天早晨，各大中學的學生，竟聚集在中山公園，預備出發遊行，因此清華大學自然

沒有上課，仲林有義對於同學們的計劃在昨晚原也知道，不過他們沒有參加而已，仲林見時鐘已敲十下，遂向有義說道：

「安琪昨天原叫我今天到她府上去聽回音的，那麼我們此刻一塊兒去罷！」

「我不去了，你一個人去一次吧！」

「爲什麼你不去呢？反正你一個人在校裏也沒有什麼事啊！」

「她爸爸答應不答應還沒有知道呢！所以你先去一次，等她爸爸答應幫助我們了，我再去跟他道謝。」

仲林聽他這樣說，心中雖然不以爲然，但口裏却不好意思埋怨他，也只好快快地獨個兒的到安琪家中來了。今天安琪的臉上，略爲敷過了一些脂粉，所以並不像昨天見面時那樣顯着慘淡的顏色，紅潤潤的頗有青春的美麗。她笑盈盈的露着雪白牙齒，很親熱地說了一句：「來啦！接着說下去道：

「怎麼張先生沒有來嗎？」

「他……有些頭痛……所以叫我一個人來了。」

仲林當然不好意思把有義所以不來的實在原因向她明白地告訴，所以吱唔了一回，才情急智生的圓了一個謊回答。安琪倒也並不注意這些，遂連忙請他坐下。這裏小紅丫頭早又端上四盆糖果，兩盃熱氣騰騰的玫瑰花茶，仲林很不安的說道：

「謝小姐！您又這麼客氣了，那可叫我真不好意思。」

「這是你自己說的，東面走到西面也是客，難道我能不招待你嗎？」

安琪笑盈盈的秋波，脈脈含情的逗了他一個媚眼。一面在他身旁另一張椅子上坐下，一面很俏皮的回答。仲林這就啞口無言，也只好報之以微笑。小紅把果盆和茶盃在小圓桌上放下之後，便又悄悄地退出去了。仲林低低的問道：

「你那位大嫂沒有在家嗎？」

「她出去買一些兒東西，就回來的。仲林！啊！對不起！您允許我這樣的叫您嗎？」

安琪一面抓了一把杏花軟糖送到他的面前去，一面叫了一聲仲林，她也不知道是有心的還是無意的？忽然又故作失口了的樣子，羞紅了粉臉，向他低低的問。仲林想到有義昨天對自己說的話，覺得有義真可說料事如神。因為安琪確實也是一個可愛的好姑娘，真如有義所說，除了曾靜之外，你不愛安琪，你還愛誰去呢？一時也微微的一笑，脈脈含情的望着她嬌容。說道：

「其實同學們彼此稱呼先生小姐原也太客氣，照理是應該大家叫名字的。」

「那麼我倒要怪您了，既然你早已知道同學之間是應該叫名字的，那你爲什麼口口聲聲的叫我小姐呢？」

仲林想不到安琪會向自己責問了這一句話，因此望着她倒是又愣住了。安琪見了，烏圓眸珠在長睫毛裏一轉，揚了眉兒。得意地笑道：

「幹麼不回答我？我要聽你叫我一聲名字，你叫呀！」

「無緣無故的叫喚你一聲，那算什麼意思呢？」

安琪這神情和話兒不免都有些樂而忘形，仲林倒被她弄得難爲情起來，紅暈了臉兒，反



而赧赧地回答。但安琪却鼓着小腮子，似乎有些怨恨的樣子。說道：

「我知道我還沒有夠得上資格請你來叫一聲名字呢！」

「這……是那裏話呢？安琪！你別那麼多心罷！」

仲林心中一急，於是便脫口叫了出來。安琪聽了，似乎感到無上的安慰。這就秋波漂，抿嘴嗤嗤地笑起來了。仲林見她竟癡心得那麼神氣，一時也頗爲感動，由憐生愛的把她深深地嵌在心眼兒裏了。便微微的笑道：

「我瞧你多高興的，今天精神比昨天好得多了罷！」

「唔！是好得多了，你瞧我面色怎麼樣？」

「比昨天略有一些血色，……」

安琪不等仲林說下去，便益發笑出聲音來了。仲林連忙問她笑什麼？安琪逗了他一瞥嫵媚的嬌嗔，唔了一聲。說道：

「我又沒吞服過仙丹，那裏就好得這麼快起來？你不見我是塗上了一些胭脂的緣故嗎？所以才顯得有些紅暈暈哩！」

「哦！原來如此，我實在沒有知道。」仲林假癡假呆的說，神情相當靜穆。

「嗯！你沒有知道？你原來也是個假老實……」

安琪雪白的牙齒，微咬着般紅地塗着唇膏過的小嘴兒，秋波瞅了他一眼，笑嘻嘻俏皮地說。仲林聽了，也由不得笑起來了。一回，方又正經地問道：

「安琪！昨天你回家之後，可曾和慫爸爸提起過我們這件事情嗎？」

「說起過了，爸爸答應的，他說這一些兒小事，沒有問題。不過這封介紹信，他要今晚晚上回家時寫好了交給我。」

仲林聽她這樣回答，自然滿心眼兒的歡喜。遂揚眉得意的向她拱拱手兒，表示道謝的意思。說道：

「這是全仗您的大力，叫我們心裏永遠地記住您的熱心幫助！」

「穿了西裝拱手那可不大合式，我瞧你還是站起來跟我鞠個躬吧！」

仲林見她揪着酒渦兒，笑盈盈地說。知道她無非是嗔怪我不該太多禮的意思，所以故意這麼取笑自己的。一時也忍不住好笑，有些情不自禁的說道：

「鞠躬我倒不情願，要末跪下來向你磕個頭！」

「那我可不是你的未婚妻，怎麼能接受你的磕頭？」

安琪也情不自禁赧赧的說出了這兩句話，但既然說出了口，立刻又覺得失言了。回眸見仲林的臉兒，果然浮現了一層濃霜的樣子，皺了雙眉，低下頭來。這就抱歉地說道：

「對不起！我不該引起你的傷心來了。」

「唉！」仲林只嘆了一口氣，却沒有作聲。

「天災人禍，真是沒有辦法所能挽回的事情，你也譬開一些兒罷！只要你將來能成功一位民族英雄，與東北的同胞報仇去！我想曾小姐在天之靈，多少也能得一些安慰了罷！」

安琪平靜了臉色，方才一本正經的又向他安慰了這幾句話。仲林點點頭，望了她一眼，

這熱情的目光中是包含了感謝她的意思。說道：

「是的，我希望能夠達到殺敵的志向，即使我粉骨碎身，我也瞑目九泉了。」

「不！不！我相信你一定會踏上成功的道路！」

「要如我真有這麼的一天，我一定不會忘記你對待我的好處。」

安琪聽他這樣說，一時芳心中也不知道是喜悅還是悲酸？她的明眸裏竟撲簌簌的落下眼淚來。仲林明白她是因為在絕望之餘忽又得到可愛的溫暖，所以喜極而泣的意思。一時深感她癡心得可憐，遂不由自主的站起身子，走到她旁邊，按了她的肩胛。低低的說道：

「安琪！不要傷心，過去，你應該諒解我的苦衷，但現在，你更應該可憐我的悲痛！……」

仲林說到這裏，幾乎連自己也要流下眼淚來了。誰知這時候忽然一陣子「吉各」的皮鞋聲，只見月華拿了大包小包笑盈盈的走進室中來。她一眼瞧見安琪滿頰是淚，這就啣了一聲，說聲孔先生太不應該了，我們姑娘才病好呢！你就來欺侮她了！仲林聽了這話，又急又窘，紅了臉兒，一時不知怎麼回答才好？呆若木鷄似的怔怔地愣住了。

## 二

安琪所以淌眼淚，是因為想到過去失望的傷心，她覺得仲林此刻會對自己柔情蜜意的說出了這些話來，那在自己彷彿是第二世做人一樣。所以她這兩行熱淚，多少還包含了一些喜歡的成分。不料剛從外面回家來的月華，她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就向仲林笑噴着埋怨。當時

安琪見了仲林受窘的態度，心中大爲不忍。遂連忙收束了淚痕，秋波望了月華一眼。低低的說道：

「嫂嫂！你不要胡說白道，他沒有欺侮我呀！」

「哦！哦！……孔先生！對不起！我冤枉了你，但不知者不罪，請你原諒我罷！」

月華慌忙哦哦地响了兩聲，一面在沙發上放下手中的大包小盒，一面逗了仲林一警神祕的媚眼，笑盈盈的道歉。仲林方才把受窘的態度緩和了一些，一面退到自己坐的椅子旁去，一面也含笑說道：

「大嫂子！你真會說話，在買什麼東西嗎？」

「是的，因爲天氣慢慢冷起來，我買兩磅絨線，和幾件衣料。」

月華聽他忽然叫自己爲大嫂子了，一時暗暗明白，知道他是和安琪表示接近了的意思。因爲從前他是稱呼自己爲密昔司謝的，本欲取笑他幾句，但終覺不敢過分冒昧，遂含笑點點頭，仍舊一本正經的回答。一面把大包小盒透開來，取出兩磅絨線，遞到安琪手裏。問道：

「妹妹！你愛這青灰的顏色？還是這蘋果綠的顏色？你揀一磅，剩下的給我。」

「我拿青灰的好了，……」

安琪烏圓眸珠一轉，她竟伸手去拿取這一磅青灰的絨線。這在月華心中倒是出乎意料之外，不禁嘆了一聲。笑道：

「怎麼你的脾氣改變了？你不是向來愛鮮艷的顏色嗎？爲什麼今天却揀這一種素淨的顏色了？」

「我覺得青灰的比較文靜一些，嫂嫂！莫非你這顏色預備自己要的嗎？」

「我倒無所謂，不過我年紀大了，穿太鮮豔的顏色會讓人笑话的。好在明兒有空的時候，我可以到百貨公司裏去掉換的。妹妹！那麼這兒兩件衣料的顏色，你也來揀一件吧！」

月華說着話，又把衣料取出來給她瞧着。安琪見料子是一樣的，花紋也一樣的，只是顏色不同，一件紫紅印黑花，一件是墨綠印黑花。於是便取過一件紫紅的，向仲林望了一眼。含笑問道：

「你瞧，這一件好嗎？」

「顏色這一件漂亮，正配你們年輕人穿的。」

「好！我就揀這一件罷。嫂嫂！你捨得嗎？」

安琪聽仲林這樣說，便逗了月華一個媚眼，笑嘻嘻的說。月華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女子，她見安琪把衣料仍舊揀鮮豔的一件，心中這就有五成猜到了。遂也笑着說道：

「這件墨綠的原是剪來我自己穿的，這件紫紅的本是代你揀選的，那我如何會不捨得呢？只有你揀的那磅絨線的顏色，我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莫非妹妹不預備自己穿，想送給朋友去嗎？」

月華說到末了，秋波又向仲林斜也了一眼。在安琪的芳心中，真是把月華佩服得了不得。暗想，嫂嫂這人好比X光似的，想不到竟真的會照射到自己心眼兒裏似的，一時兩頰也就忍不住像桃花般地嬌紅起來。不過她爲了怕難爲情，所以表面上還不肯承認。說道：

「嫂嫂！你又胡猜了，我還送給什麼人去？當然是我自己穿的。」

「就是你要送給好朋友，那也沒有什麼關係的，你何必這樣着急呢？孔先生！你說我這話對不對？」

仲林見她說到後面，又來問自己，遂也含笑點頭，並不作答。不過心中却在暗暗地想道：照月華所說，安琪平日是愛漂亮的顏色，這當然是小女孩兒家的天性如此，原也不是爲奇。但所奇怪的，安琪爲什麼把絨線要揀得那麼素淨顏色呢？難道正如月華所猜她預備送給我嗎？仲林這樣想着，全身一陣子熱燥，兩頰不由自主的也會發燒通紅起來。這時小紅進來沖茶，月華遂命小紅把衣料絨線等物，分開來拿到小姐和自己的臥房裏去。一面移開了百靈桌旁的椅子，向仲林含笑說聲請坐，她自己也坐了下來，伸手在烟罐子裏又取了烟捲，遞到仲林面前，接着很快的又縮回來。笑道：

「我忘了，你是不抽烟的，孔先生！聽說你和張先生預備投考軍官學校去麼？」

「是的。……」

月華自己劃了火柴，吸着了烟捲。仲林點點頭，只回答兩個字，他皺了眉尖，似乎又勾引起重重的心事來了。月華並不理會他這一點，繼續表示很同情的口吻。低低說道：

「這次東北事變，你未婚妻會小姐的一家，竟不幸地會全數遭難，這真是太使人感傷的了。……」

「唉！……」

「嫂嫂！你這人真……魯莽，剛才人家爲了這件事已經傷心了好一回兒，你怎麼又來

勾引他的悲哀了呢？」

安琪見仲林低頭默然，只深長地嘆了一口氣，大有淒然淚下的樣子。這就向月華逗了一個嬌嗔，低低的埋怨。月華連忙安慰他說道：

「孔先生！事到如今，你徒然悲痛，也沒有用處，只好撇開一些兒罷！我現在希望你的家裏，但願吉人天相，平平安安的十分安全，那就叫人很歡喜了。」

「是呀！我希望我家能夠太平無事才好。」

仲林對於她這一番好意，當然不能不表示感謝的意思，於是點頭回答，月華吸了一口烟，把烟圈子慢慢地噴去了後，望了仲林一眼。又低低說道：

「昨天妹妹回家，跟爺爺說起你們的事情，爺爺倒一口答應的呢！不過我的意思，你們的志願和勇敢的精神雖然令人欽佩，但怕你們的身體，會吃不起軍隊的苦生活，所以這倒是一個問題呢！」

「吃苦兩字，我們是絕對不怕的，所憂愁的，就是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上前線殺鬼子去呢？」

在月華的意思，很想慢慢地打消他們投考軍官學校去的志向，預備拉攏仲林和安琪能夠配成一對美滿的姻緣。誰知道仲林却憤激地表情，很堅毅地回答，一時把自己勸阻他的話再也說不上來了。呆了一回，方才站起身子。說道：

「我到廚房裏去看看他們午飯做好了沒有？妹妹！你伴着孔先生談談罷！」

「我我……想……回去了，明天我再來向老伯拿取介紹信吧！」

「噢！孔先生！你和我安琪妹妹昨天不是約好在這兒吃飯嗎？怎麼一忽兒又要回去了呢？難道說我做嫂子的得罪嬌……貴客了嗎？」

月華聽仲林說要回去，這就又回過身子來，顯出奇怪的表情，瞟了他一眼，笑盈盈的說。她本來想說嬌客，但到底覺得過分的取笑，叫他們都要受窘的。所以說到嬌字，却縮住了話，又改說了一句貴客。安琪是懂得嫂嫂在取笑仲林，雖然十分的羞澀，不過却也十分的喜悅和甜蜜。遂望着仲林，溫情地說道：

「已經快近十二點鐘了，你本來還客氣什麼呢？」

「那麼你們也不要太客氣，隨便什麼小菜都行的。」

仲林這才把站起的身子又坐了下去，低低的回答。心中暗想，原來她們姑嫂之間比姊妹還親熱呢！安琪簡直把什麼話全都跟她嫂子說的呢！否則，月華如何知道我們約好在這兒吃飯的？月華見他答應了，方才含笑走出會客廳去。這裏安琪陪着仲林坐下，她親自剝了一塊杏仁軟糖，送到仲林面前。柔情綿綿的說道：

「仲林！你們到軍官學校去讀書，我希望你常常跟我通信，就是你在外面另有了知心好朋友，但我也希望我們始終還是一個朋友。……」

安琪說到末了，她的話聲有些兒顫抖，包含了淒涼的成分。仲林見她連眼皮兒都紅了，一時感覺她的癡心，真有些兒可憐。遂也誠懇地說道：

「安琪！你別那麼說，這個年頭兒，想我的身世，已經是家破人亡，我如何還會在外而再跟女人談情說愛呢？那我豈不是成個喪失心肝的人了嗎？」



「假使放暑假放寒假之後，請你不要避什麼嫌疑，你跟張先生只管到我家來就攔，我是決不會討厭你們的。」

安琪聽他這樣回答，芳心裏自然無上的安慰，遂脉脉含情的望着他，又說出了這幾句話。仲林點頭答應，說我們一定會住到你府上來。兩人談說了一回，小紅已開上飯菜，月華跟着進來，把桌上糖果盆子和茶盃搬到茶几上去。向仲林問道：

「孔先生喝什麼酒？」

「謝謝你，我不會喝酒的。」

「你上次在我家不是能喝一些葡萄酒嗎？這是不會醉人的。我想今天也喝些兒葡萄酒吧！」

「我實在一些兒也不會喝酒，還是你們自己喝好了。上次我也不過是應個景兒罷了，況且這兩天心境又很不好。」

「大家不會喝酒，我們還是寬惠些吃飯罷！心境不好，喝酒也不相宜，嫂嫂！你就別和他客氣了。」

安琪恐怕他喝了酒後，又會想起傷心的事情而感到難過，所以向月華丟了一個眼風，低低的說。月華會意，遂不再客氣，大家坐在桌邊，便靜靜的吃飯了。安琪別的不會說，只有挾了菜兒，連連請仲林多吃一些。月華隨機應變的却又說了一些笑話，所以這一餐飯倒也並不吃得怎麼的寂寞。

飯畢，小紅又送上香茗，擰上手巾。安琪因為怕他一個人坐在會客室裏嫌冷靜，所以她

也並不同房去梳洗，就在客室內馬虎地擦了一把手巾。但仲林坐了片刻，却要告別回校，說給有義回音去，別讓他等了心焦。安琪道：

「那麼這封介紹信你明天來拿罷！」

「好的，我明天再來。大嫂子！我走了。」

「孔先生！你明天什麼時候來？」

「我想晚上來，也許老伯在家裏了。」

「與其晚上來，還是下午來，難道這一餐晚飯我家就吃不起嗎？」

月華挺乾脆的，笑嘻嘻說。安琪也請他下午就來，仲林遂答應了，方才匆匆告別走了。回到校中，一步跨入宿舍，誰知有義却躺在床上睡得正熟。一時心中暗想，這傢伙倒是高枕無憂，難道一些心事都沒有嗎？正欲伸手去推他身子，忽然見他枕兒旁落着一張像片，拿來一瞧，見是一個滿頭白髮的婦人，認得這是有義的母親，而且像片上還展露了幾點淚水。這才知道有義一個人在感懷着恩親之痛，一時想到了自己的爸爸，只覺一股子悲酸觸入鼻端，兩行眼淚便也滾滾地吊了下來。就在這時，有義却驚覺過來，睜眼一見仲林，便一骨碌翻身坐起。驚奇地問道：

「咦！幹麼？一個人又在哭泣了？」

「因為你哭過了，所以我也哭起來。」

「你怎麼知道我哭過的？我向來就不愛哭的。」

「別瞞人了，瞧這照片上還留着你的眼淚呢！」

有義被他這麼的一語道破了，因此也就默然了，微微的嘆了一口氣。過了一回，才想到了什麼似的，望了他一眼。問道：

「安琪的爸爸肯不肯給我們寫介紹信呢？」

「肯的。……」

「信呢？」

有義不等仲林說下去，就伸手急急的問。仲林遂把安琪告訴她爸爸要今天晚上才寫了來的話，向他說了一遍。並說道：

「明天下午，你終該和我一塊兒去一次了。」

「今天我本來也要去的，都是爲了你，所以才讓你一個人去的。」

仲林見他一本正經的模樣，認真地說。一時倒弄得莫明其妙起來，遂怔怔地愣住了，皺了眉尖。問道：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我阻止過你不要去嗎？其實你剛才不肯一同去，我心裏還有些恨你太沒誠意呢！」

「啊！被你這麼一說，那你真是狗咬呂洞賓了。因爲我知道你今天到她家裏去，安琪對你一定有許多體己的話兒要說。假使有我在旁邊，那就多麼的不方便。所以我不去的，你想，這還不是爲了成全你們嗎？」

有義啊的一聲叫起來，他方才絮絮地說出這些話來，臉上倒又顯現了一絲有趣的笑容。仲林這才恍然有悟，一時覺得有義真不愧是我生命中第一個知己，不禁紅了兩頰，倒是默無

一語了。有義見他放下手中照片，慢慢地坐到他自己的床邊去。遂把母親照片藏入懷內，望着仲林。又含笑問道：

「安琪今天對你的態度，一定是分外的親熱，對嗎？」

「……………」

「我希望你能夠完全接受她的熱情。」

「可是，我心裏怎麼對得起會靜呢？」

「你別說傻話了，會靜假使沒有慘遭不幸，那你另愛別人，這才對不起她的。現在會靜已經爲國殉難了，你到底不能爲她終身不娶呢！況且你們究竟沒有訂過什麼嫁娶的婚約，就說你們是結過婚的吧！世間上娶續絃的也不知有多多少少呢！在東北事變之前，你在安琪跟前，能夠承認會靜是你的未婚妻，我以爲你已經很對得起會靜了！」

有義所說的完全是合乎人情上的道理，仲林聽了，自然無話可答。不過他想到自己和會靜五六年來的情義，以及種種的恩愛。若和安琪這短短的日子認識相較，當然是及不來萬分之一，所以他無限悲痛，淚水又滾了下來。有義接着說道：

「我以爲你將來終要結婚的，與其是另娶別個女子，那當然還是跟安琪結成一對，比較幸福。並不是說安琪是個財政廳長的女兒，我就說她好。因爲我覺得除了會靜之外，安琪確實也是個有血性的好女兒。」

「我想這年頭兒根本談不上結婚兩字，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倘若今生不能爲會靜

敵，光復河山，那我們還有什麼結婚的日子呢？」

「這也不能如此而說，爲國殺敵是一件事，結婚也是一件事。假使個個人爲了憂憤國家的被外人侵略，而大家不結婚，那麼中國不是更加要絕種了嗎？絕種比亡國更危險，因爲絕種是永遠沒有存在了。至於亡國呢？假使民心不死的話，當然還有翻身日子。所以我說製造小國民，也未始不是強國之本，而且也是人民應盡的責任。」

仲林聽有義所說的雖然近乎有些笑話的成分，但仔細想來，確實也是入情入理的話。遂向他望了一眼，嘆喲的說道：

「那麼你也應該早些去找一個對象，來盡國民的責任吧！」

「我……當然也這樣想囉！不過人家看中我的，我看不中人家。我看中人家的，但人家却看不中我，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義說完了這幾句話，他忍不住哈哈地笑起來了。仲林知道有義的理智勝過於情感，他所以不容易跟任何女子發生愛情的。況且他有他的抱負，他實在是個了不起的人才，因此心裏也格外深深地敬仰着他了。

安琪月華送仲林走後，兩人回進屋子裏，月華向安琪瞟了一眼，神祕地笑了一笑。安琪問她笑什麼？月華低低的說道：

「妹妹！我想孔先生的未婚妻既然是死了，那麼他對你當然也會生出愛情來了罷！」

「我不知道，你談起了這個幹什麼？」

安琪紅暈了嬌靨，秋波斜乜了她一眼，赧赧然的回答，似乎有些兒噴意的成分。月華微

微的一笑，便管自的回到臥房去了。這裏安琪也回到自己的臥房，她見沙發上放着絨線和衣料等物，遂把那磅青灰色的絨線取來，呆呆地想了一回心事。這時小紅齊巧進來，安琪遂叫她伸了兩手，套着絨線，自己把絨線一圈一圈的纏成了圓圓的好幾團。小紅見小姐拿了竹針，繫上了絨線，起頭兒。遂含笑問道：

「小姐！你預備編結什麼呀？」

「我想編結一件馬夾，你給我到奶奶房中去問一聲，大少爺的馬夾大小是結幾針的？」

小紅答應了一聲，便匆匆的走出房去。不多一回兒，月華笑嘻嘻的走進來了，她在安琪坐的長沙發上一同坐下，神祕地問道：

「妹妹！你叫小紅來問你哥哥馬夾的大小幹什麼呀？」

月華這句話倒是把安琪問住了，她的粉臉，馬上像海棠花那麼嬌紅起來。嬌羞萬狀的意態，赧赧然地逗了她一警媚眼。吱唔地笑道：

「你別取笑我，我就告訴你。」

「你不告訴我，我也早已明白得很詳細了。否則，你如何會揀那一種青灰的顏色呢？不過，我剛才既然已經猜到你要預備送給好朋友，可是你爲什麼還要一本正經的賴呢？」

「人家假使承認了，那是多麼的難爲情哩！」

安琪一面說，一面倒向月華懷裏，却把粉臉在月華胸前躲藏起來。月華却忍不住吃吃地笑起來，抱了她的嬌軀。說道：

「此刻孔先生又不在房中，你在自己嫂嫂的面前，別那麼怕難爲情罷！」

「那麼你不要老是取笑我。……」

「阿彌陀佛，這真是天地良心，我幾時曾經取笑過你？老實說，你嫂嫂的心裏，也巴望不得你們能夠要要好，親親熱熱，恩恩愛愛的成功一對哩！」

「嗯！我不要，我不要……」

安琪聽她這後面幾句話分明又在取笑自己了，這就嗯了一聲，滾在她的懷內，又像孩子似的撒嬌起來了。月華的胸部被她揉擦得癢斯斯的，忍不住一面格格的笑，一面扶着她的身子。告饒着說道：

「好妹妹！算我不是，你饒了我，我們談正經的罷！」

「瞧你說得怪可憐，我就饒了你。」

安琪坐正了身子，一手理着披散的雲髮，一面逗了她一瞥嫵媚的嬌嗔，可是她嘴角旁却早又嗤的一聲笑了。月華也笑道：

「我真也有些兒糊裏糊塗的，其實我就根本沒有一些兒錯，爲什麼要向你討饒呢？那可不是奇怪？」

「好嫂子！你沒有錯，算我錯了，那終好罷！」

「唔！你這兩句話才叫我聽了心平氣和。正經的，我告訴你，你哥哥前兒那件馬夾是粗絨線編結的，所以只要二百四十針夠了。可是現在我們買的細絨線，恐怕就要結二百八十針大了。況且孔先生的身子，比你哥哥要強壯一些，過分小了，就不大好

看了。」

月華這才一本正經的向她低低的告訴。安琪點點頭，說我就編結二百八十針的大小罷。月華又悄悄的問道：

「要不要我幫着你一同編結？否則，他們若在兩三天之內就要動身，恐怕你也來不及趕製呢！」

「你肯幫我編結，雖然很好；但針頭有緊有鬆，兩個人的結法不同，只怕很不好看，你說是不是？」

「我來想一個辦法，……哦！有了，馬夾的前胸心和後背心我們可以結成兩種花紋；前胸心你自己編結，後背心我來編結，因為花紋不同，針頭的鬆緊，也就看不大出來了。好在兩面兩樣花紋，現在是很時髦的，你以為怎樣？」

安琪對於嫂嫂這樣熱心的幫助自己，她當然是非常的感激，這就偎着她肩頭，緊緊握着月華的手兒。含笑說道：

「嫂嫂！你這辦法想得極好了，可是費心了，叫我真不好意思。」

「啊呀！自己姑嫂之間，你還說這些客氣話幹嗎？只要你們明兒結婚的時候，多給我喝一盃喜酒，也就是了。」

「瞧你這人說說又說到歪路裏去了，我可不依你！」

安琪雖然是感覺到滿心兒的甜蜜，但表面上終有些難為情，紅暈了粉頰，秋波逗給她一個嫵媚的嬌嗔，恨恨的說。但月華却又笑道：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再正當也沒有的終身大事了，怎麼說是歪門裏去呢？」

「算你會說話！……唉！」

安琪白了她嫂子一眼，笑着說，但過了一回，却又微微的嘆了一口氣。月華見她一回兒笑了，一回兒又嘆氣了，這就感到很奇怪。遂低聲問道：

「好好兒的，你爲什麼又要嘆氣了呢？」

「我聽你說的話，似乎太穩一些了，也許還是個不成功，所以我覺得……」

月華見她顰鎖翠眉，大有淒然欲淚的樣子。說到後面，却垂下粉臉，又不作聲了。月華覺得這孩子真癡心得可憐，遂拍拍她肩膀，安慰她說道：

「好妹妹！你不要難過，我一定盡力會幫助你，使你們成功一對美滿的姻緣。……別優了，竹針再拿一副出來，我來幫你編結吧！」

安琪覺得自己是個沒有了慈母的女孩子，是全靠嫂子能體貼入微的安慰自己。要不然女孩兒的心事，若要親自跟爸爸去說出來，這到底是以太難爲情了吧！所以她的芳心裏益發感激月華，覺得月華所說的盡力會幫助自己，她一定有切切實實的辦法想出來。因此很聽話的站起身子，又拿了一副竹針給月華，姑嫂兩人便靜悄悄的各自編結仲林穿的絨線背心了。

傍晚的時候，安琪的爸爸啓棠和哥哥守仁都回家來了，月華安琪遂放下活針，一同到書房裏來。啓棠在懷內取出一封信來，交給安琪。說道：

「這封介紹信寫好了，你兩個同學來過了沒有？」

「今天上午剛來過，他說明天下午再來，要親自向爸爸道謝。」

安琪把信接在手裏，向她爸爸含笑回答，啓棠點點頭，伸手拈了他一下人中上的八字鬚，也微笑着說道：

「道謝倒也不必，但我原也想瞧瞧他們的人兒，這兩個孩子倒很有一股子血氣。明天留他們吃了晚飯走，我可以早一些回家的。」

「本來爸爸的架子也太大了，那天我叫您中飯在家裏吃，可是你偏又到外面應酬去，人家想見見您，真是比請見大總統還不容易哩！」

安琪撇了小嘴兒，逗了爸爸一個嬌嗔，生氣地回答，大有怨恨的樣子。啓棠吸了一口雪茄，忍不住哈哈地笑起來。說道：

「哦！哦！那天你請兩個同學在家吃飯，原來就是孔仲林和張有義嗎？」

「是的，就是他們兩位呀！爺爺！這兩個同學都是挺英俊的青年，我說他們將來倒是一個國家的好人才！」

月華在旁邊，趁此機會，也就插嘴笑着告訴。守仁坐在沙發上，原拿了一張晚報在瞧閱，聽他妻子說話，遂放下報紙，望了月華一眼。含笑問道：

「這個孔仲林的，我妹妹和他不是很說得來嗎？」

「是的，孔先生比那個張先生更生得英俊，而且才學又好，中英文都很有研究。爺爺！假使孔先生做了我家的姑爺，那和我們姑娘真是一對郎才女貌的玉人哩！」

守仁所以知道安琪和仲林很要好的事，也是月華在枕邊告訴他的，因為夫妻之間，各人所曉得的事難免都要說出來的。當時安琪聽嫂嫂說出這兩句話，雖然明白這就是她在盡力幫

吻自己了，不過自己坐在旁邊聽了，終覺得有說不出的難爲情。這就緋紅了嬌靨，故作怨恨地說了一聲嫂嫂！你別胡說白道了。他便站起身子，回到自己的臥房裏去了。啓棠見她去遠，便含笑問道：

「月華！你知道安琪和孔仲林真的很有感情嗎？」

「當然真的，假使他們沒有感情的話，我也不敢這樣冒昧的就說這些話呢！爺爺！據我所知道，安琪妹妹對孔先生確實很癡心，不過孔先生的人才也確實太好了。所以我的意思，請爺爺玉成他們一對吧！」

月華很誠懇的表情，索性向爺爺代爲安琪請求起來。啓棠連吸了兩口雪茄，慢慢地吐去了烟圈子，沈吟了一回。說道：

「女孩兒年紀大了，本來也應該配一個婆家才好。不過現在時代不同，況且安琪又在大學裏唸書，婚姻大事，當然不能像過去完全由父母作主了。因爲現在大都鬧着自由戀愛，所以我做爸爸的也一向沒有提到這個。如今安琪既然自己看中了，那我當然也表示贊成的。不過聽你們說孔先生是個東北人，那麼他家庭自然也在東北，現在東北發生了慘變，他的家庭難免也被毀滅。那麼安琪嫁給了他，以後的生活問題，倒也不能不考慮一下。所以這一點，安琪不知道可曾想到過嗎？」

「爺爺！安琪妹妹的思想是很新穎而前進的；她當然絕對不會因孔先生的貧窮而不愛他了。因爲她曾經對我說，一個女子嫁人，就是嫁一個人，並不是嫁給萬貫家財。只要人才好，那麼將來難道還怕餓死不成？再說爺爺是個有地位的人，憑爺爺的財

力和勢力，我不相信把孔先生會提拔不起來嗎？所以這問題，我可以代表安琪妹妹說是絕對沒有關係的。」

「哈哈！月華！你倒在給安琪做法律顧問了。」

「爸爸！妹妹既然癡心地愛上了孔先生，那麼你老人家還是成全了他們吧！」

守仁雖然在外面難免也花天酒地，不過他對於家裏這位嬌妻也很寵愛的。因為自己妻子在竭力幫助着妹妹說話，他爲了要討好月華起見，所以也向爸爸插嘴慫恿着說。啓棠笑了笑，點頭說道：

「我不是也說很贊成嗎？但不過，孔先生的志願是預備赴前線殺敵去的，那麼安琪嫁了他，將來的危險性會不會太重嗎？」

「這……個……」

啓棠這兩句話倒是把月華問住了，一時回答了「這個」兩字，却又沈吟了一回，沒有再說下去。就在這當兒，小紅進來報告，說晚飯已開在會客廳裏，請老爺少爺奶奶可以去用晚飯了。因爲不見安琪，便忙問小姐在那兒？啓棠說在房中，你去叫她來吃飯罷！一面說，一面與守仁等走到會客廳裏來了。

會客廳裏一張紅木的圓桌子，已放了六菜一湯。啓棠上座，守仁坐右首，月華坐下首，留了左首一個座位是給安琪坐的。不多一回，安琪笑盈盈若無其事般的走來了。她一面在左首坐下，一面說道：

「你們還等着我？」

「沒有等你，我們也剛坐下呢！」

月華瞟了她一眼，笑嘻嘻的作答。安琪見她這笑的表情，頗有神祕的意思。芳心這就暗想：莫非她已跟我爸爸提起過婚姻問題，也許爸爸答應了嗎？安琪這樣想着，兩頰便有些發燒，因此低了頭兒，只管默默地吃飯。大家靜悄悄的沒有說話，過了五分鐘後。啓棠才向安琪微笑着說道：

「據你嫂子說孔先生是個好人才，而且我們的感情也很說得來。我想只要你們彼此喜歡，做爸爸的倒也沒有什麼意見。不過我把你養得那麼長大，對於你終身的幸福，自然也不能不加以考慮和關切。因為孔先生的志願在爲國殺敵，那麼當然免不了要上陣打仗，我以爲這未免有些危險罷！」

安琪聽爸爸開頭幾句話，心中倒是一陣子喜歡，只覺有些兒甜蜜的意味。但聽到後面的時候，她立刻又怨恨起來，這就皺了眉尖。她也無非是爲了一片癡心，所以也顧不得羞恥的。恨恨的說道：

「照爸爸所說的，那麼從軍的人就永遠討不着女人的了。」

安琪說完了話，齊巧那碗內的飯粒也所剩無幾，所以她划入口裏之後，也不再吃菜，很快的站起，憤憤的奔回到臥房裏去了。月華和守仁忍不住都笑起來，啓棠却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說道：

「這孩子真也癡心，我也並沒有說不肯答應呀！她何苦生這麼大的氣呢？她不是還只有吃一碗飯嗎？唉！才病體好一些，開了胃口，又賭氣餓肚子了；回頭餓壞了身子

可又叫人找急。小紅！你快把飯菜盛一些到小姐房中去罷！叫她飯只管吃，一切事情，都沒有問題的。」

「爺爺！你也別急，我說這時候不用再端飯菜去，就是端了去，她也未必肯吃的。反正回頭她餓了又可以弄點心給她吃，我瞧爺爺對於這頭婚事倒還是答應了罷！」

「答應，答應，我本來就答應的呀！」

啓棠急急的回答，他是顯現了一副尷尬的面孔。月華笑了起來，說道：

「那就沒有事了，保在我的身上，會把妹妹哄得高高興興的。爺爺！我的意思，讓我明天跟張先生先來談起這頭親事，我和張先生就算男女方的大媒，你說這辦法好不好？」

「好！好！只要你們去辦成功了，還有什麼不好的呢？」

月華聽了，喜歡十分。遂匆匆吃畢晚飯，走到安琪房中來了。只見安琪坐在燈下的沙發上，一面編結着絨線，一面偷偷地傷心着落眼淚。月華忙在她身旁坐下，拍拍她的肩胛。笑嘻嘻說道：

「好妹妹！快不要傷心了，你這一下子紗帽可攢得真有力氣，爺爺一切都答應了呢！明天我來做媒，先向張先生吐露一些意思，請張先生做男家的大媒，去跟仲林說明白了。假使大家沒有問題，在他們離開北平之前，可以先給你們訂一個婚哩！妹妹！你現在心裏終可以感到歡喜了罷！」

「……」安琪有些將信將疑，低頭不答，仍舊自管自的結絨線。

「噢！你爲什麼不回答我呀？難道我這個消息告訴了你，你還不喜歡嗎？」

「你說的是真實話？還是哄騙着我？」

安琪這才抬起海棠着雨般的粉臉，逗了她一瞥懷疑的目光，赧赧然地問。月華呀了一聲，笑起來說道：

「你又說孩子話了，這可不是兒戲的事，我怎麼能哄騙你呢？當然是實實在在的話。好姑娘！你這些眼淚，該抹去了罷！」

月華一面說，一面伸了手指去抹她面頰上的眼淚。安琪這時候倒又怕難爲情起來，嬌豔欲絕的白了她一眼，却倒在月華的懷裏也忍不住羞人答答的笑了。

一宵無話，到了次日，月華吩咐廚房裏今天多備了幾只可口的小菜。然後她們姑嫂兩人在這一上午的時間內，就靜悄悄的趕製着絨線馬夾。午後，他們仍舊手不停針的編結着。大家比着各人的花樣看，研討着該怎樣結那麼樣編？時候竟也過得特別的快，一忽兒已經快五點鐘了。在北方的天氣，到了入秋的季节，傍晚的時候，和日中氣候相較，寒暑表往往會相差好多度。所以此刻晚風由窗外吹進房來，她們姑嫂兩人也會覺得有些兒寒冷。安琪取了一件羊毛短大衣，披在身上，一面向月華問道：

「嫂嫂！你要叫小紅到你房中去拿一件短大衣來穿嗎？」

「我自己去拿吧！」

「那麼你也不要再編結了，今天我們已經結成了三分之一，明後天也這樣不偷閒的編結着，我想也就差不多可以完成了。怪吃力的，你也該休息休息了。」

「爲了我們姑爺的事而吃力，那也值得啊！」

月華笑嘻嘻的說，她站起身子，似乎坐得久了，也有些背酸，還用拳頭輕輕捶了兩記腰肢兒。安琪啐了她一口，伸手向她一揚，作個要打的姿勢。月華格格的一笑，遂向房門外逃出去了。這裏安琪一個人倒又暗暗猜疑起來，仲林昨天原說今天下午就來的，怎麼直到此刻還不來呢？難道有什麼事情發生所以分不開身嗎？安琪正欲打個電話去問他們的時候，小紅却匆匆走進房來，說孔少爺張少爺來了。安琪一聽，這才放下一塊大石似的安下心來。遂取了那封介紹信，急急的走到會客廳裏來了。只見仲林有義還站在會客廳內，並沒有坐下。於是笑盈盈叫道：

「你們怎麼直到這時候才來呢？快請坐罷！」

「今天同學們接受校長的勸告，所以我們照常上課的。老伯呢？還沒有回家嗎？」

「爸爸就可以回家的，這封介紹信昨晚他就交給我的。」

安琪聽仲林這樣告訴，遂也不再說什麼，就把那封信交給仲林了。仲林和有義大家看了一遍，遂藏在懷內，一面很感激的向她連連道謝。就在這時候，月華已穿了一件天青色羊毛短大衣，她也聞訊走出來。仲林有義見了，連忙站起招呼。月華把手一擺，笑道：

「你們站起來幹麼？坐着，別客氣。張先生！好久不見了。」

「一向少來拜望，密昔司謝！您好？」

有義見她向自己說話，遂也含笑回答，一面和仲林又在沙發上坐下。不料就在這時，啓棠和守仁也回家來了。於是仲林有義把剛坐下的身子，又不得不再度的站起來了。



三

仲林見那個年紀老的當然就是安琪的爸爸了，他雖然是個五十開外的人了，但身體很是健康；可說是大腹便便的。臉兒也並沒有十分的皺紋，白淨之中還顯現着一層紅光，精神飽滿，氣色很好。他身穿藍袍黑褂，頭戴闊邊呢帽；人中上還留了一撮八字短鬚。他右手握了一根司的克，左手拿了一支粗粗的雪茄，正湊在嘴上吸着。因此可以見到他左手無名指上戴着一枚挺大的鑽戒，分量至少在三克拉以上，這真是一副財政廳長的福相。旁邊那個年輕的西服青年，却是瘦長的身條兒，大概就是安琪的哥哥了。這時謝啓棠見到會客廳內多了兩個很英俊的青年，心中也早已明白，那就是孔仲林和張有義！於是連忙把呢帽脫下，安琪早也含笑走上去，接過父親的呢帽和司的克。一面指了指仲林有義兩人，一面很高興的介紹道：

「爸爸！您回來了，我給您介紹，這位是孔仲林先生，這位是張有義先生。……這是我爸爸，這是我哥哥。……」

「老伯！我們來得很冒昧，請您原諒。」

「那裏那裏？請坐，請坐。」

有義比仲林要老練一些，他很有禮貌的鞠了一躬，低低的說。仲林隨在後面也鞠了躬，只叫了一聲老伯，紅着臉兒，卻沒有說話。啓棠一面笑，一面讓坐，表示非常歡迎他們的意見。這時守仁也請他們坐，一面遞上烟捲，有義仲林連聲道謝，說謝先生不要客氣，我們不會吸的。安琪把呢帽司的克在衣鉤上掛好，回過身來，見他們大家都已坐下了，於是她也坐

到月華的身邊去，粉臉上却始終是含了甜蜜的笑意。仲林先開口說道：

「多承老伯費心，給我們寫好了一封介紹信，使我們如願以償的能去投考，那真是叫我們十二分的感激。」

「不要客氣，這是很便當的事情，那算不得什麼費心。兩位志向遠大，愛國的精神令人可敬。所以我預祝你們鵬程萬里，將來前途真不可限量。」

啓棠聽他這樣說，遂微微的一笑，也着實把他們嘉獎了一番。有義也連忙謙遜地說道：「老伯說得我們太好了，真叫我們有些汗顏。可憐東北慘變發生，我們家鄉已成一片焦土，父母存亡未卜，思想起來，實是心痛。所以我們立志從軍，雖不敢誇口說去爲國効勞，但我們至少也得去報復我們的私仇！」

「我想東北之事變，政府一定有妥善的辦法。否則，那給予日本未免太便宜了；不費一兵一卒的得了我們出產豐富的東北，這我國的損失豈不是太鉅了嗎？」

仲林右義聽他這樣緩和的說，心中雖有些反感，但口裏却連聲說是。因爲政府所謂妥善辦法，就是向國際聯盟會提出交涉。然而在這強權是公理的時代，這口頭上的交涉，又有什麼用處呢？所以這個危機，實在是急不容緩，非立刻出兵跟日本決一死戰才對。否則，是不能得到旁人同情的。但從這幾天報上消息看來，政府絕對沒有出兵的意思，一味的想委曲求和。在這得寸進尺的野心國家心理，他豈肯就這樣終止他的慾望而不再繼續侵略呢？所以這幾天報上有兩派人發表演論，有的主戰，有的主和。主戰無非是激烈派，不甘受辱，所謂寧可玉碎，不願瓦全。但主張談和的一派，也有他們的道理；因爲中國連年內戰不息，現在方

能統一天下，國內軍實確已十分空虛。假使出兵跟日本打仗，這真是以卵擊石，不堪一戰。所以寧可暫時犧牲東北，第一先來整頓內部，然後和日本總算賬。這緩和派的意思雖亦有理，不過生長在東北的同胞聽了，當然大為反對。所以仲林有義聽啓棠這幾句話而表示不滿的地方，也就是在這一點。大家沈默了一回，室內空氣是非常靜寂。安琪站起身子，於是去開了無線電。裏面播送出來的是唱大鼓的，小黑姑娘的草船借箭。啓棠觸耳生感的說道：

「中國現在假使也有孔明那麼一個有計謀的人才，我想日本人就不敢太放肆了。」

「這也難說，如今時代不同，科學昌明，即使孔明復生，一個大炮開過去，一個炸彈丟下來，孔明縱有滿腹好計謀，恐怕也失去效力了。」

守仁聽爸爸這樣說，却不以為然的插嘴回答。但啓棠吸了一口雪茄，却連連搖頭。站起來說道：

「你這人腦子也太很簡單，像孔明這樣聰明的人才，假使生長在目前的時代，他當然也會運用科學腦筋來對付敵人了。說不定比飛機坦克車更厲害的軍械他都製造出來了，你不知他曾經造過木牛流馬嗎？」

有義仲林聽他們不着邊際的空談着，這就更覺乏味。遂互相望了一眼，大家會意地站起身子，說時候不早，該回去了。安琪聽他們要走，不免急起來。遂瞅了他們一眼，生氣地說道：

「怎麼？你們另外有什麼約會了嗎？」

「沒有，沒有。……」

「沒有別的約會，幹麼這時候又要回去了呢？昨天我不是約好你們在這兒晚飯嗎？」安琪聽仲林慌慌張張的辯白，一時倒又向他嫣然一笑，溫情地問他。這時啓棠守仁也留他倆吃飯，仲林搓搓手兒，很不好意思的樣子。說道：

「時常的驚吵，我們很說不過去。……」

「孔先生！你這句話就不該說，自己要好同學，怎麼如此見外呢？瞧我們妹妹聽了，心裏可要生氣了呢！」

月華笑嘻嘻的逗了仲林一個媚眼，有些埋怨他的意思。仲林的視線偷偷地瞧到安琪粉臉上，果然撇着小嘴兒，大有嬌嗔的樣子。有義似乎也發覺到了，遂很靈活的說道：

「那麼我們恭敬不如從命，就在這兒吃了晚飯罷！」

仲林於是沒有話說，遂在沙發上又坐下來了。安琪的粉臉上，方才又顯現了高興的神情，秋波逗給他一個笑盈盈的嬌嗔。這裏守仁啓棠又向仲林有義問談了一回，不知不覺的已是上燈時分。小紅和僕婦已拿了碟子盃筷等安放在桌子上，然後又到廚房裏去端上酒菜。今夜的菜，比昨天仲林在這兒吃的更豐富了一些。啓棠守仁把他們招待得很是客氣，安琪因爲父兄在招待他們了，所以她坐在旁邊，反而不發一語，只管自己吃着菜兒。仲林有義今夜因爲情意難却，所以也不好意思的也應酬着喝了兩盃酒。

飯後，安琪回房去梳洗化粧。這裏小紅拿上兩盆抻好的雅梨，又泡上六盃熱氣騰騰的玫瑰花茶。啓棠坐了一回，說尙有些公事須要去批閱，所以他回書房裏去，只叫守仁招待着他們。有義仲林自然連聲的說請老伯自便，不必客氣。不多一回，月華悄悄地向有義叫了一聲

張先生。一面招招手，一面便先向門外走了。有義見仲林和守仁正在高談闊論，似乎很投機的樣子，遂也趁此跟了出來。月華等在房門口，向有義微微的一笑。低聲兒說道：

「我有一個問題來跟您談談，請您到那邊屋子裏去坐一回好嗎？」

謝公館的屋子原很大，東一間，西一間，都是收拾得窗明几淨，微塵不染，十分的清潔。有義因爲不知道是什麼問題？意欲先問清楚了再跟她走，但月華却管自的先推開對面的房間走入裏面去了。有義這就不得不跟她入內，月華已開亮了室內的五盞梅花形的電燈；把手一擺，請他坐下。然後在茶几上的烟罐子裏取了兩根烟捲，一支交給有義。有義連忙說道：

「對不起！我向來不會吸的。」

「吸支烟捲，也無傷大雅，你抽支玩玩，也沒有關係，吸了烟，我們好談話。」

月華一面已劃了火柴，給有義燃煙。有義在這情形之下，簡直沒法可以推拒。暗想，我且燃着了讓它燒完了也好，這樣也算應酬過了。於是欠了身子，道了一聲謝，勉強地吸了一口。然後問道：

「密昔司謝！您有什麼問題跟我談談呀？」

「這是我爺爺的意思，他叫我來拜託張先生，意欲請您做一個月老。我想您也是富於熱情的好先生，成人之美，當然也很樂而幫忙的吧！」

月華在他對面的沙發上坐下，他吸了一口烟捲，噴去了烟圈子後，方才慢條斯理的說出了這幾句話。有義是個聰明人，他一聽這些話，心裏已明白了大半。但表面上還故作糊塗的神氣，目定口呆的怔了一怔。問道：

「您叫我做月老，不知道對象是誰？男女方是個怎麼樣的人？我是否都相熟的？請您先明白的告訴了我，那麼我方才可以決定到底有無把握呢？」

月華聽他這樣說，由不得嘆喲一聲笑了，秋波逗了他一瞥神祕的媚眼。說道：

「說起男女方的人來，您不但是認識的，而且還非常的知己。張先生！這我好比已經告訴了你，你仔細的想一想，保您也會明白過來了。」

「我胡猜一下，莫非是仲林和謝小姐嗎？」

「噯！對呀！張先生！我爺爺的意思，因為孔先生的品貌很好，而才學更是優秀，所以心裏非常敬愛他。再說安琪妹和孔先生的感情也不壞，於是想成全他們的好事，請張先生來做一個月老，不知道你肯答應嗎？」

有義爲了使自己不讓人家指謫起見，所以他預先聲明是胡猜一下，其實這也是他過分的小心緣故，因爲他猜的可說是絕對有把握。果然，月華噯了一聲，還把兩手一合，表示十分感到興趣的神情，一面絮絮的說，一面含了微微的笑容。有義心中因爲也早有了這個成見，所以當下頗爲贊成。連忙點頭說道：

「那好極了，我一定來完成這一頭美滿的婚姻，也好讓我喝這一盅冬瓜湯。」

「假使孔先生也有這個意思的話，我爺爺還預備在你們離開北平之前，先給他們訂一個婚哩！這樣使彼此心中也好安定許多了，您說是不是？」

「不錯，我想仲林這一方面大概不成什麼問題。只要謝小姐有心願意跟仲林結成一對的話，這姻緣馬上可以成功的。」

「孔先生這一方面你既然可以負責，那麼安琪一方面，我也可以拍肩負責。倘然好事成就，一定謝你二十四盞美酒。」

月華聽他能負責辦成這頭婚事，心裏一陣歡喜，由不得笑出聲音來了。暗想，安琪這孩子癡心得那麼可憐，只要仲林願意，那在安琪真是求之不得呢？如何還有不答應之理？所以她也立刻負責下來，而且還笑嘻嘻的許下了酬謝的話。有義倒免不得微紅了兩頰，忙笑道：

「你真會開玩笑，難道你真把我當做媒婆看待了嗎？」

「不！不！我那有這個意思？你倒不要誤會了。張先生！這樣罷，將來我給你留心着若有好的姑娘，我也給你做個月老，那就算爲酬謝了你，你說好不好？」

有義想不到她又會挖空心思的說出這些話來，一時臉兒更加的紅起來。雖然他平日原很老練，但也免不得有些難爲情。笑着說道：

「密昔斯謝！你是個樂天派，專門歡喜說笑話。瞧，我的臉都被你說得通紅了。」

「這是你剛才喝過一些酒的緣故，那裏是爲了怕羞的緣故呢？」

「哈哈！是的，是的，我這個面皮，差不多連大炮彈子都打不進去的，如何還會怕難爲情嗎？好了，我們正經事也談完了，笑話也說過了，那麼我們回到那邊去罷！」

有義笑了一陣，一面說，一面已是站起身子來。月華含笑點頭，因說請張先生明天給我一個回音。有義連連稱好，於是又回到會客廳裏來了。

這時安琪已在會客室裏，和她哥哥一同跟仲林談笑着。仲林見有義去了這麼久才回進屋子來，他心裏有些猜疑不定的。遂回眸望了他一眼，問道：

「你在那兒呀？」

「我多喝了一些酒，有些頭暈暈的，所以在院子裏透了一回空氣。」

有義在衆人面前當然不好意思直截的告訴出月華請他做月老的話來，遂微皺了眉毛，心生一計的圓了一個謊回答。安琪連忙說道：

「張先生！那麼你快來吃一些水果，也許會醒酒的。」

「好！多謝，多謝。」

安琪一面說，一面把那隻玻璃高脚盆遞到他的面前。盆內每塊生梨上原扞着一根牙籤，有義點頭道謝，伸手取了一塊生梨來吃。一面望着她粉臉神祕地一笑，接着又說道：

「謝小姐！我瞧你眉尖兒上含了一分喜色，恐怕三天之內，一定有喜事臨頭了！」

「張先生！您也許真有些醉了罷！」

安琪被他說得兩頰緋紅，因為本來已經塗上過一層胭脂，所以此刻就更加像玫瑰花朵般的嬌豔起來，有些噴意的口吻，赧赧然地說。但有義却還一本正經的說道：

「我沒有醉，我沒有醉，我說的倒是實話，你不信，明後天就知道了。」

「有義！我們還是早些兒回去罷！」

仲林因為有義是素來不大愛說笑話的，今天却例外的說起來，所以心裏也認爲他確實是喝醉了酒。大凡喝醉了酒的人，都不肯承認自己醉的。但越是沒喝醉的人兒，他却越是說喝醉的了。仲林恐怕有義醉後未免有失禮貌的地方，這就很不方便，所以他站起身子，勸有義跟他早些回去。有義明白他的意思，遂故作醉態的樣子，把身子搖了兩搖，點頭說好，我們



早些回校罷！一面向守仁拱拱手，又說道：

「謝先生！對不起，我們驚吵了。老伯那裏，請代爲告別一聲罷！」

「張先生！你太客氣，既然你有些頭暈，我也不留你了，還是回去休息休息。小紅，你叫阿三把汽車預備好了。」

守仁一面向小紅吩咐，一面便送着出來，在會客廳門口，遇見了月華，月華忙問回去了嗎？說時候還早呢！有義含糊地回答，說明天又可以來的。月華點頭含笑，遂也不說什麼。這裏大家來到大廳門口的石階級上，阿三早把汽車開在院子裏侍候。仲林遂和守仁握手道別，因見安琪站在旁邊，雖然也有和她握手的意思，但却有些難爲情，鼓不起這個勇氣，只含笑說聲再會，便同有義跳上汽車去了。

在汽車裏，他們默默地都不說話，開到了校門口，仲林賞了車夫一元錢，便扶着有義跳下，匆匆走進校門去了。有義見仲林把自己當做真的酒醉樣子，一時倒忍不住暗暗好笑。遂也含糊到底，兩人跨入宿舍，開亮電燈，讓有義坐在床邊。仲林在熱水瓶裏倒了一杯開水，遞到有義面前。低低的說道：

「你此刻覺得好一些了沒有？喝盃開水罷！」

「怎麼？你把我當做生病看待嗎？我本來就很好呀！」

有義一面接了盃子喝茶，一面笑嘻嘻的說。仲林瞅了他一眼，有些埋怨他的口吻。說道：

「誰把你當做病人看待呀？你別儘管說醉話好嗎？」

「啊呀！你難道還把我當作酒醉嗎？哈哈！仲林！你這就太老實了。我告訴你吧！剛

「才我說謝小姐眉尖兒上有些喜色，這完全是實實在在的話呢！我這人說話向來是不含糊，假使沒有一些因頭的話，我豈肯胡說白道呢？」

有義笑過了一陣後，立刻又認乎其真的回答着說。仲林聽了，倒是目定口呆的愣住了ㄟ一回。他也退到自己床邊去坐下了，不解其意的望了他一眼。問道：

「照你意思，你所說的話，全有根據的嗎？」

「當然有根據的，……仲林！你也動了喜星呀！」

「唉！這是什麼時候？你還跟我開這個玩笑幹什麼？想不到你喝了一些酒，就變換一個人樣兒了。」

仲林見他一回兒認真地，一回兒又笑嘻嘻的，因此倒又誤會他是醉態糊塗的緣故。這就包含了怨恨的語氣，低低的說，還深長地嘆了一聲。有義連忙說道：

「這是正經的事情，請你不要一味的當我在開玩笑罷！你以為我剛才是在院子裏透空氣嗎？不是的，我實在被密昔司謝叫了去在另一個房間裏說話呢！」

「她跟你說些兒什麼？」

「她說這是謝老伯的意思，他覺得你的人品很好，而且才學更好，所以他要看中你做他的乘龍快婿；並且請我做一個月下老人。……」

「……我想……不見得會有這一種事情罷！」

仲林將信將疑的紅了臉兒，吱唔了一回，才搖頭說出了這一句話。有義把手裏茶盃在桌子上放下，正了臉色。說道：

「難道我在編謊哄騙你嗎？仲林！我再跟你明白的說，他們意思，還預備在你離開北平之前，先給你們訂一個婚哩！」

「那麼安琪的意思怎樣呢？」

「你又說傻話了，這當然就是安琪的意思，所以她爸爸才這麼做主意呢！否則，她爸爸如何會知道你人品好，才學好？」

仲林聽了，默默地沈吟了一回，却並不作答，似乎在考慮的意思。有義望着他，也出了一回子神。方才低低的說道：

「你這次離開北平，安琪當然是很不放心的，所以她要先來跟你訂一個婚，也就是使你不會再忘記她的意思。這位姑娘真是癡心得可憐，我想你也不見得會忍心辜負她吧！」

「我心裏在考慮，覺得有兩個問題，使我對於這頭親事有些兒委決不下。」

「你所考慮的是那兩個問題呢？」

「第一，我常常還在癡想，也許會靜她還活在世間上，報紙上所登的消息說不定是假的。」

「這確實是你的一種癡想，報紙上的消息怎麼會假呢？難道說鬼子打進我們東北的消息也是不準確的嗎？」

有義認為仲林固然也是癡心得可憐，但無非也是表示他用情專一的緣故。一時很敬佩他的義氣，便搖搖頭兒，低低的反問他說。仲林又嘆了一口氣，垂了頭兒，却表示無限感傷的

意思。有義接着問下去道：

「那麼第二個問題呢？你也說出來聽聽吧！」

「這問題也相當重要，……我是一個貧窮的子弟，而安琪却是一個財政廳長的女千金。在門第上說，也許不大相配。再說訂婚兩字並非是空口白話就可以舉行的，對於金六禮，銀六禮，聘禮聘金這些禮節，我也很懂得。尤其是他們富貴人家的排場，當然一切都免不了。那麼你就代我想一想，在我這環境中是否有這些能力來負擔呢？所以對於訂婚兩字，我實不敢妄想。至於安琪對待我的癡心，我決不會有所忘記她的。只要我能活在世間上做人，我想慢慢兒終有報答她的機會。」

對於訂婚時聘禮聘金這一個問題，有義在事前倒也並沒有想到這一層。現在聽了仲林的話，他一時怔怔地愣住了。良久，方才搓搓手兒。說道：

「我想你的環境安琪當然明白得很詳細，況且我們又在異鄉客地，所以他們也許一切會從簡舉行的。」

「這也難說，有些青年男女的談情說愛，大都是盲目的。往往爲了一些極細小的問題，而把婚姻宣告分離的也很多。何況安琪是個吃慣用慣舒服慣的小姐，我雖然不敢說有錢人家的小姐個個愛好虛榮的，但一個人面子終要的；雖說這面子並不實際，但在各人的地位上就大有關係了。所以我希望你明天給我去婉言謝絕了，說訂婚的事情以後慢慢的談罷！」

仲林下了一個決心的回答，他一面脫了衣服，一面便睡到床上去了。有義想不到仲林居

然會毅然地拒絕，心裏不由暗暗敬佩，覺得俗諺所謂英雄難過美人關，這句話在仲林身上應該是打倒的了。雖然想慫恿他幾句，但他所以拒絕的理由，反正自己已經明白。那麼我明天到安琪家去給回音的時候，一切由我作主便了。有義這樣想着，遂也不再說話，也管自的脫衣安寢了。

這晚仲林睡在床上，想着自己雖然把這頭婚姻是拒絕了，但是在安琪的芳心裏，她一定是非常怨恨。實在呢？我也並非是不愛她，因為我的力量不夠，假使安琪知道我的苦心，她也許會原諒我的罷！仲林這樣想着，一時情感又勝過了理智，他也不知為什麼只覺有股子悲酸的滋味，湧上在他的心頭。

第二天下午四點以後，有義匆匆的到安琪家中來。由小紅入內去通報，不多一回，只有月華一個人到會客室內來招待他。有義和她招呼了後，大家便在沙發上坐下。月華因為是吸烟的，所以照例又送過一支烟捲。有義爲了避免推推讓讓的麻煩，遂不客氣的又吸着了。不過他只有吸第一口，以後長長的一支烟捲，是儘讓它燒去的。一面含笑問道：

「密司謝呢？她出去了嗎？」

「沒有出去，她這幾天忙得學校裏索性多請兩天假了，連吃飯都像趕出門上火車去似的，那兒還有工夫到外面去呢？」

月華搖搖頭，微笑着回答。有義見她說話的表情，顯然有些神祕的意思。遂不明白的樣子，低低的問道：

「她在家裏忙些什麼呀？」

「我告訴你，她在編結一件絨線背心，預備送給孔先生穿的。只怕趕製不及，所以每晚結到十二點才睡呢！你想，她待孔先生的情深嗎？」

有義聽了，這才明白過來。一時微皺了眉尖，暗暗想道，安琪這麼的癡心癡意對待着仲林，假使給她得知了仲林拒絕婚姻的一回事，那麼在她的心中不是要大受刺激了嗎？因此他把仲林不願訂婚的話，却再也沒有勇氣說出來了。月華見他呆然出神，竟把他今日的來意忘記了的樣子，一時却急得忍熬不住了，遂笑嘻嘻的瞞了他一眼。問道：

「媒大爺！怎麼樣？你的使命可完成沒有？」

「我說可以負責辦成功，那當然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有義轉了轉眼珠，他不慌不忙的神情，很得意地說。月華聽了，自然喜上眉梢，揚了眉毛兒，高興地笑道：

「那麼你功勞不小啦！我們一定會重重的謝你。」

「不過……仲林所考慮的尚有一個問題，我倒也頗為同情。」

「是什麼問題？你快說出來，我一定有辦法可以解決的。」

月華把揚着的眉毛兒立刻又微蹙起來，似乎很急促的口吻，連連的追問。有義把已經燒去了半支的烟灰，在痰盂裏用手指彈去了。說道：

「仲林說，老伯這一分美意，他當然十分的感激。不過他又覺得很慚愧，因為他的家鄉，到現在存亡不知，那麼他在異鄉客地可說是已變成一個流浪落魄的人了。假使此刻要實行訂婚，他實在沒有能力。況且老伯是當地的財政廳長，那麼他的親友之

輩，可說大半都是富貴人家，倘若訂婚的儀式太簡單，這不但有失老伯的面子，而且對於謝小姐也未免太委曲一些了。」

「張先生！我覺得你太沒有肩胛了！」

月華不等他說完，立刻收起了笑容，大有憤憤的樣子，沉寂着臉色向他責問。有義連忙賠了笑意，把手中尚拿着的半截烟捲丟入痰盂罐去，說道：

「我絕對有肩胛，不過仲林這一層苦衷，也是實在的情形。密昔斯謝！比方那麼說一句，訂婚時的聘禮聘金這一項，仲林一時無法辦到，我試問你，叫他用什麼來跟安琪小姐訂婚呢？所以我今天來對你說的意思，並不是仲林不中抬舉，在他實在也很愛安琪，只不過他的意思，預備將來有了能力慢慢的再來跟安琪訂婚，所以我的使命還可以說是完成的！」

「哦！你們說的原來是爲了這個問題，那是絕對沒有什麼關係的。張先生！你也可以說是個新時代的青年，爲什麼思想却這樣陳舊呢？我倒有些不懂起來了，男女的愛情，難道是爲了金六禮銀六禮才訂婚的嗎？假使是這樣的話，那你把愛情看得太不值錢了。我可以代表安琪妹妹說一句話，她雖然是個貴族小姐，不過她絕對有新的思想，她愛孔先生的目標，她認得非常清楚，難道說她還會嫌孔先生貧寒嗎？所以訂婚無非是一個儀式而已，至於聘禮聘金，我們完全取消，張先生！你覺得這個辦法，還有什麼不滿意嗎？」

月華聽了有義這番話，這才恍然有悟，一時覺得在仲林心中想來，確實也有苦衷。這就

含了笑容，立刻又說出了這一番意思，真所謂是遷就之至。有義把手在膝上一拍，也笑着說道：

「你們既然肯這樣體諒仲林的苦處，那好極了，他絕對不會再表示不願訂婚了。但：我覺得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老伯的意思怎麼樣呢？萬一老伯倒認爲這樣簡單的舉行有失他的面子，所以老伯也許會不讚成罷！」

「你放心，我爺爺是只有安琪這麼一個獨養女兒，只要安琪說一句話，爺爺是絕對沒有問題的，況且婚姻大事，這當然是由安琪自己做主的了。」

「那麼我此刻馬上回去把您意思告訴仲林去，回頭我再來給你們回音好不好？」

有義很高興的說着話，他身子已站了起來。月華自然點頭贊成，跟着站起送他出來。一面笑盈盈的說道：

「張先生！可是叫您來來去去的奔波，真辛苦您了。」

「那沒有關係，媒人原不大好做，既然負了責任，來來去去也就是應該的事情了。」

有義這話說得月華忍不住笑出聲音來了，兩人遂點頭說了一聲再會，有義方才匆匆的走了。月華也管自的回到安琪房中來，安琪低了頭兒，只管編結絨線，却並不問話。月華知道她是怕難爲情的意思，遂在她身旁坐下，微微的笑着道：

「妹妹！你別一本正經的只管編結絨線呀！」

「怎麼啦？」

安琪方才一撩眼皮，抬頭斜乜了她一個媚眼，低低問了三個字，她的粉臉兒却已像玫瑰



花朵兒般的嬌紅起來了。月華因把有義所說的話，向她告訴了一遍，安琪聽了這話，心裏非常的難過，意欲說明自己決不要他的聘禮禮金，但一時裏又怎麼好意思說出口來？因此急得大有盈盈欲淚的樣子。月華見了，很是不忍，於是立刻又把自己對有義所說的話向她告訴，並說有義回頭再來給我們聽回音。安琪覺得嫂嫂真可以說是自己唯一的知心，她感激得了不得，緊緊地握了月華的手，淚水却在眼角旁湧現上來。月華見了，却有些莫名其妙，忙問爲什麼傷心？安琪搖搖頭兒，假在月華的懷內却又破涕爲笑了。正在這時候，小紅進來報告，說老爺回來了，他找少奶奶去說話。月華知道爺爺也是爲了這頭婚事來叫自己的，於是拍拍安琪身子，匆匆站起，走到書房去了。

安琪一個人在房中暗暗地由不得想了一回心事，覺得爸爸叫嫂嫂去說話，那當然是爲了自己和仲林的婚事，但不知爸爸對於仲林的沒有力量能不能表示同情？假使爸爸認爲這樣簡單的舉行婚禮是怕被親友們譏笑的話，那麼他老人家一定是不會贊成的。倘若不贊成，這婚事當然不成功。仲林的心中，對我們印象必定惡劣，就是他將來有揚眉得意的日子，恐怕也不會再來愛上我了。安琪想到這裏，也不知爲什麼要這樣的悲酸？眼淚忍不住大顆兒滾下來了。

糊裏糊塗的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忽然房中的電燈亮了起來。安琪回眸去望，原來月華已笑盈盈的站在房內了。顯然自己有些如醉似癡的竟在黑暗之中出神，那電燈當然是嫂嫂開的了。月華在燈光之下，瞧到安琪像淚人兒那樣的粉臉，一時倒吃了一驚，遂急急的走了過來。問道：

「噢！你……怎麼啦？好好兒又傷心起來了？」

「……………」

「不要這樣子，我告訴你歡喜的消息罷！爺爺對於這頭婚事，他說只要你歡喜，一切的儀式，他絕對不講究，完全沒有問題。妹妹！你想，爺爺忽然改變作風也開通起來了，那不是一件歡喜的事情嗎？」

安琪聽到這些話兒，心頭真所謂放下了一塊大石般的輕鬆下來。雖然她很有笑的意思，不過覺得一忽兒流淚，一忽兒又笑，這在嫂嫂眼睛裏看來，她不是會取笑我嗎？因此垂了粉臉，却默不作聲。就在這時，小紅來請兩人吃晚飯去，月華拉着安琪的手兒也就到飯廳裏來了。

吃晚飯的時候，啓棠又向安琪說明了自己對於這頭婚事非常贊成的意思。並說後天星期日，決定給他們舉行訂婚的儀式。在這非常時期之內，一切從簡，他預備給兩人就在報上登了一則訂婚啓事之外，也不再發什麼帖子給親友們知道了，在啓棠所以這麼辦，是爲了怕親友們到來知道男家一些沒有聘禮聘金而感到坍台，不過安琪心中是並不顧到這一些的，她只要達到了和仲林實行了訂婚的願望，其他的事情也就不再過問的了。飯後，大家在會客廳裏聽了一回無線電。正在奇怪着有義爲什麼沒有到來，誰知一個挺英俊的青年就在會客廳門口出現了。守仁先迎上去跟他握手，說了兩句辛辛苦苦的客套。有義一面笑着說沒有關係，一面向啓棠鞠躬。啓棠忙請他坐下，含笑說道：

「張先生晚飯用過了沒有？」

「吃過吃過。」

「那你爲什麼不到舍間來用呢？」

「我剛才回到學校，那邊齊巧開晚飯，所以我就在那邊吃了。」

「爲了小女的親事，勞駕了張先生，我們心裏很過意不去。」

「那裏那裏？這頭親事，只要辦得討好，我再辛苦些也樂意的。老伯這樣抬愛仲林，仲林的心中除了感激之外，他實在無話可說。所以他的意思只要老伯不以他貧窮爲意，那麼仲林自然一切聽從老伯的吩咐。」

兩人由閒敘而慢慢地談入正題，有義是很會說話的代表仲林發表着意見。啓棠吸了一口雪茄，連忙說道：

「我是素來愛惜人才的，孔先生的品貌才學，據小女說均可稱爲上乘，所以我非常敬愛他。況且小女和他的感情又極融洽，所以我愈加要玉成他們一對美滿的婚姻。現在承蒙孔先生不棄，這在張先生可說是完成一件好事。我想你們大概不久就要離開北平，故而我預備在後天星期日就給孔先生和安琪訂一個婚，在報上登一則訂婚啓事，其他的儀式，我以爲都可省却。一則時間侷促，二則國難時期，應該從簡，不知道張先生的意思以爲何如？」

「老伯的思想真是前進而偉大，我們做晚輩的自然是贊成之極，但報上怎麼的登載？還請老伯指示才好，以便明天起個稿子送到報館去！」

「我想介紹人方面，一個就請張先生，其餘一個就登我們媳婦的名字好了。現在比不

了從前，我的意思，可以由孔先生和小女兩人名字出面，下面登載由你們兩人介紹，再加上一句並徵得雙方家長同意，在平訂婚，這樣不就完了嗎？」

「好極，好極，準定照老伯的意思辦去。但密昔司的貴姓大名，還得請教請教。」有義覺得啓棠所說的話真是開通之至，一時暗暗敬佩，遂笑嘻嘻的連聲說好。一面回過頭去，又向月華低低的問。守仁不等月華開口，却先代替着告訴了。有義點頭說道：

「那麼我就寫裘月華女士好麼？」

「很好，這件工作由張先生去辦理嗎？」

「我想這應該是男家辦的事情，當然由我們去辦的。」

「那麼星期日那一天，我的意思，請你和孔先生一同到我家來吃飯，好在我也並不向親友們發什麼帖子，無非自己人大家見個禮的意思。」

啓棠聽有義很會說話，可知是個辦事很幹練的人兒，當下也很佩服他，遂點點頭兒，又向他說出了這兩句話。有義雖然覺得以舊式而論，男方決沒有到女方家中去訂婚之理。不過仲林在北平沒有家庭，更沒有親友，就是特地去假座酒館裏訂婚，不但沒有人來撐場面，而且化費也太大。既然他們並不考究這些，很能原諒仲林的處境，那麼也就不必管這許多了。有義這樣想着，遂也點頭稱好。他坐着又閒談了一回，方才告別回學校去了。

兩天的日子，轉眼早又過去了。星期日上午，仲林有義先去理了一個髮，然後買了一份報紙，翻開來看，果然見仲林安琪訂婚啓事已登載出來了。有義拍拍他肩膊，笑道：

「想不到這次東北事變，竟造成了你們今天的訂婚……」

「唉！我覺得我太不應該，第一，父兄存亡未卜，我竟自作主意的跟人家訂婚，還說徵求過家長的同意，那我良心上實在太以說不過去了。」

有義說這話無非表示意思想不到罷了，但既說出口，方知是失言了，果然聽在仲林的耳朵裏，他未免皺了眉毛，感到痛苦起來。滿面慚愧的樣子，低低地說。有義連忙又安慰他一番，說這頭婚事，好在並非是你去追求來的，這還可算情有可原；就是老伯將來知道了，我一定也會代替解釋的。仲林聽了，也只得罷了。兩人於是坐了街車，便到謝公館去了。

謝公館裏今天却仍舊是十分熱鬧，雖然啓棠沒有發什麼喜帖，但他是個現代的紅人，一般親友們一見了報上啓事，大家早已一傳十，十傳百的傳揚開去。常言道：錦上添花時常有，雪中送炭何處找？所以一般馬屁精紛紛地前去買了花籃、銀碗等現成禮品，無不前來道賀。所以等仲林有義到了謝公館，大廳裏已經是賀客如雲了。

一般親戚朋友，起初當然不知道仲林就是新姑爺，因為見守仁很客氣的招待他們到書房裏去，還以為是有地位的賀客，所以殷勤的招待。後來不知是誰去打聽了消息，傳到衆人耳裏，方知剛才進來的兩個人，其中一個就是新姑爺。於是大家都闖到書房裏來，幾十道的目光，都射中着仲林的臉上，倒害得仲林滿面緋紅，真是受窘得了不得。

這天仲林和安琪雖然是見面在一起，但彼此却没有開口說過一句話。兩人只有脉脉含情的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而且還有些赧赧然的樣子。倒是月華善於雅諷的，把他們揚眉得意的取笑了一回。時間是並不像人情那麼的冷暖會顯出不同的面孔，這一天熱鬧的日子，終於是悄悄地過去了。

當夜，安琪睡在床上，抱住了繡花被兒，做了一個甜蜜的美夢。

次日下午，安琪把那件絨線馬夾已完全編結成功了。她正預備打電話去請仲林的時候，不料仲林已匆匆的到來了。兩人見面，這回子在房中因為沒有第三個人，所以他們情不自禁熱誠地握了一陣手，尤其是安琪，緊緊地偎着仲林。嬌媚地笑道：

「你來得正好，我原想打電話來找你。」

「有什麼事情嗎？」

「瞧，這件馬夾，終算已編結完成了，你試試樣子，大小怎麼樣？」

安琪笑盈盈的把沙發上放着的那件馬夾拿給仲林看，並且很多情地說。仲林在有義口裏已經聽過有這一回事，所以非常感動的說道：

「我聽說你爲了這件馬夾，連吃飯睡眠的時間都忘記了，我想你是個病兒才好的人，應該好好休養才好，現在爲我這麼辛苦着，叫我心中多麼不安呢！」

「我心裏所愛做的事情，就是再吃力一些的工作，我也喜歡幹而且並不感到一些疲勞的。仲林！你爲什麼要說不安呢？」

「你待我這麼好，我不知該怎麼報答你才是？」

「你別說傻話了，我們現在不比從前了，訂過了婚後，我們不是已經成功一對未婚夫婦了嗎？那麼夫婦之間，如何還用得了什麼報答兩字呢？」

安琪偎在他胸前，纖手摸着他的西裝小口袋裏的一方小手帕，柔情蜜意的逗了他一瞥媚眼，笑盈盈的回答。仲林點點頭，却沒有說什麼。安琪接着又說道：

「我只希望你心眼兒上有我這一個庸俗的女子，那我就夠高興了。」

「安琪！你別這麼說，我……怎麼會忘了你呢？你是我的愛妻了，我……生生死死都不會忘記你的。」

「我相信你，……好了，我們不談這些，你把上裝脫一脫，試試這件馬夾的大小合身不合身？」

安琪見他感情地說，大有淒涼之意。這就嫣然的一笑，把話兒扯開了去，一面伸手給他脫去了上褂子。仲林遂把這件新馬夾套進身子，對了鏡子照了照，覺得不大不小，剛巧合身。穿着不但暖烘烘的很是舒服，而且花紋美麗，十分的好看。一時樂得揚着眉毛，連連的說道：

「好！好！好極了，安琪！你真聰明，我身子大小尺寸，你怎麼知道的呀？」

「你倒猜一猜。……」

「我猜不着……」

安琪撇了酒渦兒，那種得意的表情，是更顯得無限的嬌媚可愛。仲林有些神往的又去拉她的手，搖頭回答。安琪秋波斜乜了他一眼，嘖嘖的一笑。說道：

「我告訴你罷！因為你和我哥哥的身子大小有些差不多，所以我是照哥哥的尺寸給你編結的。因為你稍爲胖一些，所以我又給你放大了幾針，想不到却齊巧合身哩！」

「原來是這麼的，你真細心而聰明，我有你這麼一個好妻子，那真是我前世修來的好福氣哩！」

仲林得意忘形的說出了這兩句話，却被安琪逗了一個嬌媚的白眼。接着把他上褂拿來，一面給他穿上，一面說道：

「這件馬夾就穿在身上吧！這幾天氣候冷了不少，你身上又沒大衣穿着，回去怕受涼呢！」

「好罷！我就穿着不脫去了。」

兩人說着話，遂在沙發上又坐了下來。默默地相對望了一回，安琪忽又低低的問道：

「你知道我給你編結這件絨線馬夾的意思嗎？」

「我知道的，你是怕我受寒，所以給我添衣，無非是愛護我身子的意思。」

「這一層固然對的，但另外還有一層意思。」

「還有一層意思？……那……我就知道了。」

仲林呆呆地沈吟了一回，却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回答。安琪脉脉含情地望着他英俊的臉兒，十分認真的說道：

「我們在這樣侷促的日子內訂了婚，但是又這樣侷促的就要分離了。從此，我們又得隔開了一個長長的時間，不能再見面了。所以我給你穿上了這件馬夾，希望你見了

那件馬夾，就彷彿見了我一樣的親熱。你不要丟了馬夾，你也不要丟了我……」

安琪說到這裏，喉間已有哽咽的成分，眼淚却盈盈地流了下來。仲林自然很有些着慌，遂伸手去抱住她的腰肢，偎着她粉臉。給她拭淚說道：

「安琪！你難道這樣不信任我嗎？我……不是個無情無義的人，我如何會丟你？况且



……你待我這樣好，我若丟了你，我怎麼還能算是個有血肉的人類呢？所以只管放心，我要如負了你的深情，我就死在鎗林彈雨之中。」

「啊！我……不許你這樣說，我……」

仲林既然唸出了重誓，安琪倒又急得雙淚交流起來。趁勢倒在他的懷內，伸手去捫他的嘴。仲林却微微的一笑，說道：

「只要我永遠的愛你，那我自然不會死！」

「我不要聽見這個死字，我要聽到生存，我們要好好兒活着才對啊！」

「但是，我們要好好兒的生存下去，我們還需要好好兒的奮鬥不可！世界上的事情，只有奮鬥，才能生存，才能快快樂樂的生存！」

「是的，我知道你有奮鬥的精神，能和這惡劣的環境去作戰！我希望你能給予我一些勇氣，我生生死死的追隨在你的左右。」

「安琪！你不是說不願聽見死嗎？怎麼你自己也說起死字來了呢？」

「只要我活在你的身邊，死在你的身邊，這個死，我也甘心情願的。」

「安琪！我親愛的妻子！你真是太癡心了。」

安琪這兩句話把仲林感動得太過分了，他的眼角旁也會展現了晶瑩瑩的一顆。他情不自禁的低下頭去，一面說，一面欲和她接吻了。安琪對於他這個舉動，在她芳心中可說是樂而接受的一回事。不料正在兩唇相觸之間，忽聽有人啊了一聲。仲林安琪急忙離開了身子，回頭望去，只見房門口站着了一個月華，她笑嘻嘻的似乎想走進來，但却又想退出去，因此使

她弄得有些尷尬的局面。因為仲林和安琪已坐正了身子，這就彎彎腰肢。笑道：

「對不起！對不起！我沒有知道姑爺會在這兒，否則，我就不走進來了。」

「嫂嫂！你別走，我正要找你說話。」

月華一面說着話，一面預備回身退出房外去。安琪這就急了，連忙奔上去，一把拉住了她，急急的說。月華笑道：

「你別說謊罷！這時候你有姑爺在一塊兒談天着，你就想不到會找我來談話的。」

「大嫂子！真的，我有事情來跟你們說，因為我和有義商量之下預備明天就得動身離開北平了。」

仲林漲紅了臉兒，本來是赧赧然地愕住在一旁。此刻聽月華這樣取笑着說，遂連忙把今天自己的來意說了出來。這消息月華固然沒有知道，就是安琪也還只有此刻聽他告訴出來。因此不約而同的和月華急急問道：

「什麼？你們明天就要動身嗎？」

「是的，早一天動身，可以早一天達到願望。」

仲林很沈着的聲音回答，他心裏似乎寒湧着各種不同難受的滋味。月華見安琪大有淒然欲淚的樣子，於是低聲兒代為說道：

「姑爺！我想你們才只有昨天訂婚，……你們……也不該這樣急急的分離。」

「反正往後見面的日子很長，……眼前又何必留戀着這一兩天有限的日子呢？安琪！我們只要能常常的通信，我想我們也等於沒有分離一樣的。」

安琪聽仲林這樣的安慰着自己，一時也不敢過分的顯現出悲傷的樣子，她沈吟了一回之後，方才點頭說道：

「是的，我不能以兒女之情，來阻礙你的前程。既然你們商量已定，那麼你們就明天走罷！」

月華聽了，這就不再向仲林勸留了，正在這當兒，小紅來報告，說張少爺也來了。仲林原和有義約好的，他隨後也向謝啓棠父子來辭行。於是三人便走到會客廳來招待有義，彼此招呼了後，月華遞上煙捲，在她心中是認爲有義會吸烟似的。有義也覺得反正以後不再吸烟了，今天就不妨再應酬一次。遂一面吸了一口烟，一面問道：

「老伯還沒有回家嗎？」

「是的，大概就可以回來了。張先生！你們預備明天就走了嗎？」

月華一面也吸着烟捲，一面低低的問。有義點頭稱是，說早些去投考，當然比較好一些。安琪秋波斜了他一眼，說道：

「張先生！你們在外面一切都得小心才是，仲林也得請你照顧才好。」

「妹妹！你這話說得有趣，把姑爺當作三歲小孩子看待了嗎？」

安琪這樣向有義託咐，月華自然感到好笑，遂瞟了仲林一眼，忍不住嗤嗤地笑起來了。仲林和安琪這就都漲紅了臉兒，有些赧赧然的樣子。有義倒很瞭解安琪的意思，遂點點頭兒。很正經的說道：

「謝小姐！你放心，仲林在外一切之事，我都會照顧他的，決不會使他有什麼荒唐的

行爲。不過仲林也不是一個糊塗人，他的思想和抱負都是超人的，我相信他將來是個民族英雄。但不過他就是情感過於濃厚一些，容易使一般女性對他發生愛情。所以你拜託我的意思，我明白，我以後所負的責任，就是不許他再跟任何一個女子發生愛情，你說對嗎？」

有義這一番話完全是說到了安琪的心眼兒上去，這就覺得有義真是一個聰明人，不但是仲林的知己，而且也是自己的知己。安琪除了感激之外，是只有感到喜悅和羞澀，而尤其羞澀的成分佔上了大半，所以她赧赧然一笑之後，粉頰兒却像玫瑰花般的嬌豔起來了。月華和仲林自然也忍不住笑了。

大家談了一回，不知不覺天已入夜，小紅進來亮了電燈。有義見啓棠還沒有回家，不免有些着急，正預備告別要走。只聽院子裏一陣汽車喇叭的聲音，原來是啓棠父子兩人回家來了。

啓棠和守仁見仲林和有義都在會客廳裏坐着閒談，遂很高興的樣子，招待他們。仲林在昨天已經向啓棠改了稱呼，爲了表示親熱起見，所以跟着安琪也叫了一聲爸爸。有義一面口叫老伯，一面把他們明天要動身的話告訴，說今天特地前來向老伯辭行的。啓棠聽了，只說了一句爲什麼這樣性急？但却也沒有強留他們。一面說道：

「你們既然決定明天動身要走，那麼今夜我該給你們餞行。守仁！你打個電話到一家奉酒館去叫一席菜來罷！」

仲林有義雖然竭力說不要客氣，阻止他們不必叫菜，但守仁已起身到電話間去了。站在

啓棠的地位，他當然是一面孔長輩的神氣，向他們勉勵了一番，仲林有義聽了當然也是唯唯而已。

一家春這一席的酒筵很豐富，但可惜吃的人太少，所以許多菜都剩下來。仲林是善於感觸的人，他一想到家裏的父兄等人，不知是生是死？別說不能享受這樣精美的酒筵，恐怕在敵人鐵蹄之下，連一碗青菜淡飯都要受敵人的限制呢！因此他實在有些食不能下咽了。草草吃畢，推說有些頭暈，遂走到客廳外小院子裏來透透空氣，其實他無非是來落幾滴悲痛的眼淚而已。

仲林一舉一動，安琪當然是很注意的。所以她見仲林走到院子裏去，遂也悄悄地跟着出來。誰知仲林仰天長嘆，却在暗暗地流淚。於是悄悄地挨到他身旁，溫情地說道：

「你在想什麼？好好兒一個人怎麼在對月傷感呢？」

「哦！……我……沒有想什麼？」

「你不要瞞我，你不想什麼，你如何會傷心？」

「我……在舉首望明月，……」

「那麼你是在低頭思故鄉。……」

安琪不等他說下去，就代他接着說出來。仲林回身緊握她纖手兒，點點頭兒，嘆了一聲。垂淚說道：

「可憐我爸爸兄長在這破碎的故鄉裏，他們生死未卜，音訊杳然，思想起來，怎麼不要令人痛斷肝腸呢？」

「交通斷絕，郵政停止，事到如今，又有什麼辦法？唯望吉人天相，平安才好。」安琪也說不出什麼安慰的話，她假着仲林，却跟着撲簌簌的落下淚來。仲林見她身上穿得很單薄，而外面夜風很大，恐怕安琪受涼，遂給她拭了淚痕，勸她一同回進屋子裏去。這時小紅也來請兩人洗臉去，仲林遂拉了安琪走入會客廳來。

這夜仲林和有義告別回校，時候已十點多了。第二天早晨九點鐘，仲林有義匆匆到火車站。不料安琪和月華却先在車站上了，而且還給他們買好了兩張頭等車票。安琪手裏提了兩節雅梨，說給他們在火車上吃着解悶。火車進了月台，大家便匆匆的跳上頭等車廂，因為安琪月華也買了兩張月台票的。這時仲林和安琪心中雖有千言萬語要說，但一時不知打從那一句說起才好？所以反而默默無語的呆坐着出神。送行的人兒，雖然是那麼的多情，但火車是沒有感情的，時間到了，月台上鑼鑼地敲了兩聲銅牌，接着一聲汽笛，响過行雲。安琪月華無奈的跳下車廂，站在月台上，眼望着火車的身子軋隆隆的向前開駛了。正是：火車的路程長，而送行人兒的情分更長！

#### 四

天空陰沉沉的，滿佈着層層的彤雲，彷彿又要落雪的光景。朔風兒吹刮得很猛，震動着玻璃窗也會颯颯地作响。室內雖然是有一隻融融地正在燃燒着的火爐，但溫度仍舊很低，口裏略一呵氣，就有一圈一圈的濃霧似的氣兒冒出來。這時火爐旁的寫字檯邊坐着一個年輕的姑娘，她穿着紫紅綢的灰鼠旗袍，外面還罩了一件粉紅色兔子絨短大衣。桌子上放了一佈海

棠紅色的熱水袋，她一手接在熱水袋上取暖，一手拿了一張信箋，靜悄悄地瞧着信上的字句。只見信內甜蜜蜜的寫道：

安琪吾妹吻鑒：憶自金台一別，條有兩易寒暑矣！離平之日，本與吾妹約定，每屆假期，當返平與妹共聚，但吾等欲於最短期內完成學業，故無分寒冬酷暑，繼續受訓，以期早日如願。妹之芳影，時縈夢寐，雖欲航空歸來，一傾積愆，祇恨身無雙翼，未能自由。知我者妹，當亦諒我苦衷耳！東風浪蕩，我更浪蕩於東風。皓月團圓，卿未團圓如皓月。所恨學業未成，匈奴未滅，老我青衫，徒喚負負！想妹質比冰雪，志堅金石。屢匯金銀，濟我所需。愛我之情，天無其高，海無其深。故我雖煢煢孑立，寄身他鄉，而未嚼絲毫流浪之苦，皆賴吾妹之恩賜也。我雖不敏，詎能忘懷？唯願吾妹在平，注意學業，臨風徒勞，勿作無謂之相思，加餐自愛，心切有用之實學。北地苦寒，想已積雪沒脛，朔風凜冽，定亦肌骨生疼，吾妹體非強壯，而性又工愁，萬望隨時添衣，勿爲病魔所侵，至禱至盼！吾此際功課，年終告竣，但明春尚須實習半載，約於槐花黃時，桂子香候，我等當整裝來歸，與妹共敘闊別。妹聞此信，能無快樂？紙短情長，不盡欲言，風便還希覆我數行，以療我之相思耳！專此卽頌

文祺！

孔仲林手啓 十一月十五日夜

安琪一口氣的讀完了這一封信，她心眼兒上是只覺塗上了一層糖衣那麼的甜蜜。粉頰兒上的笑渦又深深地掀了起來，數月的相思，也化爲烏有了。暗暗想道：照他信上所說，明年

秋天的時候，他和有義不是可以學成回來了嗎？啊！好容易的，我們悠久地分別了快近三年頭了，假使那時候我們見了面，我們心裏又將如何的歡樂呢？安琪想到這裏，腦海裏立刻浮上了一個英俊青年的臉龐兒。她又瞧到信上開頭這一句安琪吾妹吻鑒的話，她情不自禁的把信箋湊在小嘴上真的吻了一下。但她獨個兒立刻又噗哧一聲的笑了出來。你道爲什麼？原來她唇上是塗着殷紅的唇膏，她在信箋上這一吻下去，便馬上染印了一個紅紅的嘴巴。她想有些難爲情，所以忍不住赧赧然地笑起來。不料正在這時，忽聽背後也有一個女子聲音，在吃吃地笑個不停。安琪知道事情不妙，一定嫂嫂在後面偷窺自己的動作了。遂連忙回頭去望，果然見月華笑得花枝亂抖的直不起腰肢兒來。安琪心中這一羞澀，幾乎連耳根子都通紅了。秋波恨恨的白了她一眼，嗔道：

「嫂嫂！你鬼鬼祟祟的這算什麼意思呢？倒把我唬了一大跳哩！」

「我因爲瞧着有趣，所以情不自禁的笑出聲音來了。却沒想到會唬了你，那真是抱歉得很，我向你賠個罪罷！」

月華這樣的一取笑她，安琪自然更加的不好意思，一時恨不得可以鑽到地洞裏去躲藏一下。這就噤了一聲，伸手向她一揚，作個要打她的姿勢。但接着她又奔到床邊去，覆臥着身子，真有些羞得無地自容的樣子。月華見她這樣嬌羞的神情，忍不住又呵呵地笑了。因爲那封信兒留在寫字檯上，沒有收藏，她索性走過去，拿來看了一遍。這時安琪却又從床上一骨碌翻身坐起，不依地說道：

「嫂嫂！你偷看私信，該當何罪？」



「殺頭充軍，隨便你說罷！」

月華真也可人，她一面回答，一面索性在椅子上坐下，詳詳細細的看起來。安琪聽她這樣說，倒也弄得無可奈何了。遂慢慢地挨近月華身旁來，按了她肩胛。堵着嘴說道：

「我們的信竟是祕密公開的了。」

「給我瞧瞧那沒有關係，因為我是大媒之一，我當然很關心你們的感情。假使姑爺在信中對你親熱，我自然放心。倘若他對你冷淡，那我就寫信去責問他了。」

安琪聽她一本正經的回答，一時無話可說。心中反而暗暗感激她這樣熱心關懷我們，遂笑了笑，說聲你是好人！月華却不理會她，仍舊認乎其真的說道：

「姑爺真也糊塗，好好兒信箋上，去染了兩堆紅墨水漬。」

「那兒有什麼紅墨水漬呀？」

「喏！這不是嗎？」

「啐！你真是個壞東西！」

月華聽她還沒有明白的問自己，暗想：這姑娘怎麼也老實起來了？於是笑嘻嘻的把信箋上的一個嘴印兒一指，俏皮地回答。安琪這才明白她又取笑自己了；遂恨恨的打了她一下肩胛，忍不住也嫣然地笑了。月華笑過了一回之後，方才認真地說道：

「笑話說過算了，我們談正經的罷！」

「在你嘴裏，還有什麼正經可談呢？」

「啊呀！照你說來，難道我這人就不配談正經嗎？」

安琪不答，伸手去拿過熱水袋，抱在懷內，坐到沙發上去。月華跟着站起，也坐到她的身旁，瞟了她一眼。笑道：

「明年秋天裏，姑爺終算可以回來了，那時候你們不必再兩地相思，可以團團圓圓的在一起。我向爺爺說，給你們就在月圓時節，來一個洞房花燭，你說這些話是不是正正經經的呢？」

「不正經的！」安琪把嘴一撇，笑盈盈的逗了她一個嬌嗔。

「那你就未免不識好人心了。……」

「嗯！你罵我？……」

「我罵你什麼呀？」

「你罵我是只狗兒。」

安琪滾在她的懷裏撒嬌着說，還像個小孩子似的。月華聽她很老實的說出來，一時忍不住倒又吃吃地笑了。就在這時候，奶媽抱了一個週歲有零的孩子走進房來。月華立刻又笑着說道：

「瞧我們的小寶來了，你這麼大的一個姑姑，也不怕被姪兒子笑話嗎？還纏在我的懷內鬧不依哩！小寶！過來，你說，姑姑不怕難爲情，難道跟小寶搶媽媽嗎？」

月華這幾句話說得奶媽也笑了，原來在這兩年中，月華已養了一個兒子，因爲大家都疼愛孩子，就叫他小寶貝兒，久而久之，他的名字也變成小寶了。小寶已經一週歲多了，他這幾天牙牙學語，已會喊爹叫媽，小孩子在這個時期當然格外的討人歡喜。當時安琪連忙坐

正了身子，兩手一拍，伸了臂膀。笑嘻嘻說道：

「小寶！姑姑抱你，疼你，愛你。你媽是個電話聽筒，胡說白道專門向人家開玩笑的，你將來不要聽從她的話，知道嗎？」

「啊呀呀！瞧你這些話倒真的太沒分寸了，你把姪兒子若教成了一個忤逆不孝，我可要跟你算賬的。」

「奶奶！你別找急呀！小少爺這些年紀，他還一些兒不懂得什麼呢？」

安琪月華聽奶媽這樣的說，一時覺得奶媽真老實得可憐而有趣，兩人益發格格地笑個不停。小寶原不懂什麼，他此刻在安琪懷內，見姑姑這麼大笑，他小身體跳了兩跳，莫明其妙的也格格地笑出聲音來了。安琪吻着他小臉孔，說道：

「我們笑，你也笑，你知道我們在笑些兒什麼呢？」

「我們小寶很聰明，他當然知道的，因為姑爺來了信，說明年秋天可以回來了，那時候你們結了婚，馬上養個白白胖胖的大兒子，我們小寶不是有個表兄弟了嗎？」

「奶奶這話說得真好，俗語說，一個變兩個真困難，兩個變三個就很容易了。」

奶媽也湊趣地笑着說，月華瞟了安琪一眼，更加嗤的一聲笑了。安琪覺得奶媽這句話有些粗俗，不大雅聽。但像她這麼身份，說這一種粗話，似乎又覺得怪不了她。因此緋紅了嬌靨，逗了她一個白眼，也不免嫣然好笑起來。

大家說了一回，小寶却撒尿了，險些兒污了安琪的衣服。這就呀了一聲，連忙交還給奶媽。一面說道：

「小寶！你這孩子就不識相，姑姑難得抱你一回，你就老實不客氣的給我贈品了。」  
「這是我們小寶瞧得起你，才給你黃金萬兩的，要不然，他真不高興撒到你的身上來呢！」

月華一面笑嘻嘻的說，一面便叫奶媽跟她回房去給小寶換尿布了。這裏房內又只剩了安琪一個人，剛才嘻笑熱鬧，此刻又歸至於沉寂。安琪慢慢站起身子，走到寫字檯旁，仰首見窗外却已飄起紛紛的大雪來了。見了這搓粉似的大雪，在安琪心頭也會感到一陣寒意，於是想到這麼冷的天氣，仲林有義他們在軍校裏學習軍訓，倒實在是件辛苦的事情。假使體力稍弱一些的人兒，怎麼能受得了呢？因此她倒又代爲他們暗暗的擔心。一面取了仲林來信，又瞧了一遍，唸到風便還希覆我數行，以療我之相思等句。這就很快的坐在桌旁，抽了一張信箋，取出自來水鋼筆，簌簌寫道：

仲林吾哥吻鑒：頃奉

手教，快同面談，覺深情蜜意，每流露於字裏行間。使妹感到心頭，其滋味爲甜，其境遇爲快，其情況爲溫柔而美滿。雖然，天涯游子，蘭閨夢魂，妹之思哥，當亦如哥之懷妹也。但丈夫志在四方，豈在兒女情長？况良緣早締三生，毋恨南北間隔。哥怨東風浪蕩，妹盼皓月團圓。一年容易，轉眼卽桂子飄香。兩字相思，此夕竟燈花結蕊。他年畫眉人歸，喁喁訴別後積愆；異日同心願償，脈脈含合歡幽情。讀哥蘭言，挹哥丰姿，言念及此，心以爲快。第粵地氣候，冷熱不勻，故有「四時皆如夏，一雨便成秋」之句。南國生活，恐北人未慣，萬望一切小心。設若偶染感

冒，則噓寒問暖，誰爲侍奉？添衣加餐，乏人料量。知心人遠，觸目多萍水之交，悵望雲天，入耳盡異鄉之音。妹因是爲愁，致每一合眼，卽夢見吾哥。醒後自思，疑真又復疑假。故卽揮毫切切問哥起居，所望裁箋作答，殷殷報我平安，叮嚀去雁，立貯還雲。祝哥學業日進，並頌

康健！

妹謝安琪謹啓 十一月十九日

安琪一口氣寫完了這封信，她覺得手兒有些凍得發僵，遂兩手搓了搓，放在口邊呵了兩口熱氣。然後又寫了信封，把信箋摺好，納入信封內，用漿糊黏好，貼了郵票，走出房外，吩咐小紅去丟入信箱了。

光陰匆匆的像流水般的飛逝過去，一年容易，轉眼之間，終於到了第二年的秋天了。安琪已經接到過仲林的來信，說在這月底將返平來共敘闊別。安琪接到信後，先翻日曆，見上面印着的還是八月十九四個字，計算起來，還有十一天。安琪這時候的芳心裏，真是又甜蜜又喜悅，又高興又焦急。在她心頭，最好一回兒天亮了，一回兒天黑了，這十一天的日子希望過得特別的快。但是她的感覺上，却認爲這幾天的日子裏，時間反而過得特別的慢，連時辰鐘嗒嗒的聲音也响得分外的緩和，這簡直是和安琪有意在作對的樣子。其實呢？時間是和平日一樣的過去，安琪所以有這種感覺，也無非是她的心理作用而已。

事情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誰知在二十四日清晨七點鐘之間，安琪擁在被窩裏還在做她的好夢，忽然小紅匆匆走進房來。急急的叫道：

「小姐！小姐！姑爺和張少爺回來了，你快起來罷！」

「這是我做夢呀！……」

原來安琪在夢中也做着仲林回來了，她此刻被小紅喚醒，她還有些糊裏糊塗的神情，說了這一句話。倒害得小紅噗哧一聲笑起來，說道：

「小姐，不是做夢呀！真的，姑爺和張少爺都回來了，他們此刻在會客廳裏正和老爺少爺說着話哩。」

「啊！真的嗎？」

安琪揉揉眼皮，方才聽明白過來了，這就一骨碌翻身坐起，驚喜交集的問她。小紅笑迷迷的說道：

「小姐睡得正熟，我怎麼敢跟您開玩笑？好端端的叫醒了小姐，那我豈不是有了神經病嗎？當然是真的，姑爺和張少爺真有趣，變換一個人樣兒了。」

安琪聽她這樣說，知道仲林果然回來了。也不知爲什麼緣故？她那顆芳心頓時像小鹿般的亂撞起來。立刻披衣起床，穿上了那雙青絨拖鞋，預備向外就走。小紅笑道：

「小姐！好歹姑爺人已來了，你何必急得這一分樣兒？怕他馬上又會走了嗎？我想你也該洗個臉兒再走出去見他們才是。」

「可不是？都是你，催我快起來，快起來，倒把我催得七葷八素的糊塗起來，那麼你快把洗臉水去倒上來罷！」

安琪被小紅這樣一說，她當很難爲情，這就把走向房門口去的步子又縮了回來。紅暈了嬌靨，一面向她嗔恨地埋怨，一面便走到面湯檯旁去了。小紅噗哧的一笑，也不作答，急

急的把洗臉水去倒上來，放在面湯檯上。安琪也許是過分興奮的緣故，所以她那顆芳心終是跳躍得特別的快速。很快的洗完了臉，漱了口，正欲對鏡擦粉抹脂的時候，忽聽一陣皮鞋腳聲响進來。安琪從鏡子裏望到房門口那個進來的人兒，身穿一件退了顏色的黃卡其制服，面孔黝黑，好像是個非洲黑人的樣子。安琪吃了一驚，連忙回身去望，仔細向那個人一打量，不是仲林，還是什麼人呢？她猛可想到小紅說的姑爺變換了一個人樣兒的話，這才明白過來。於是滿面堆笑的叫了一聲仲林，她伸張了兩臂，奔了上去，投入仲林的懷抱，把他的脖子，緊緊地抱住了。

仲林這時懷內抱住了安琪軟綿綿的嬌軀，心頭也真有說不出的喜悅和得意，好一回兒之後，方才慢慢地推開安琪，望了她一眼。笑道：

「安琪！你沒有想到我們這時候買回來罷！」

「可不是？你信中不是說要在月底可以到北平嗎？嗯！你爲什麼要瞞我呢？」

安琪烏圓眸珠，在長睫毛裏滴溜地一轉，逗了他一個傾人的媚眼。但却又佷了上去，撅着小嘴兒，彷彿孩子那麼撒嬌起來。仲林緊緊地握了她纖手，非常愛她的樣子。笑道：

「怎麼？兩年多沒瞧見，你倒越發像孩子起來了。」

「不！實實足足的已經三年了，這悠久的三年日子來，人家等得多心焦呢！」

「可是，現在我們到底又在一塊兒相逢了。」

「是的，叫人望眼欲穿的這是多麼不容易呢！仲林！從今以後，我再也不願意你離開我了。」

安琪哀怨的明眸逗了他一瞥淒涼的目光，緊偎在他的懷內，低低的說。仲林聽了，心裏真有些說不出什麼滋味的難過，但他臉上還含了一絲苦笑，輕輕說道：

「我也希望你再不要分離了，安琪！你好像清瘦一些了。」

「是因爲想你哪！」

仲林一面說，一面伸手抬着她的下巴，向她淡白的粉臉上打量着說。安琪有些情不自禁的回答，但既然說出了口，倒又難爲情起來。白皙的兩頰，立刻又透現了玫瑰花兒那麽嬌紅，赧赧然地逗了他一個媚眼，却垂下頭來。仲林聽了她的話，又見了她的意態，想着了「爲郎憔悴却羞郎」之句，覺得洵不虛矣！一時頗爲感動，遂溫情蜜意的把她纖手兒撫摸了一回。笑道：

「安琪！你瞧瞧我，我還像是個從前的仲林了嗎？」

「怎麼不像？我說你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可愛。」

安琪還以爲他說的是因爲現在他皮膚黝黑活像一個小黑炭的樣子，爲了表示自己仍舊癡心愛上他的意思，所以她又頑皮地表情，笑盈盈的說。仲林似乎也明白她這一層意思，但却搖搖頭兒。笑道：

「不！我現在確實有些兒變了。」

「外型縱然變了一些樣子，但我相信你內心一定不會變，還和從前一樣的。」

「恐怕連我的內心都完全的變了！」

安琪聽仲林這樣說，一時誤會了他的意思，粉臉立刻顯現了慘淡的顏色，十分失望地逗



了他一瞥哀怨的目光。說道：

「難道……難道……你在這三年中外面另外的又結交了女朋友嗎？」

「啊！你……這話是打那兒說起的呀？」

仲林被她沒頭沒腦的問出了這一句話，一時忍不住驚叫起來，遂向她慌張地詰問。安琪有些眼淚汪汪的樣子，嘆了一口氣。說道：

「你不是說，你在這三年中連我內心都完全變了嗎？你自己也承認你不是過去的仲林了，那……那……你如何對我還有什麼好感印象呢？」

安琪說完了話，頹然地走到沙發上去坐下了。她垂了螻首，顯然真的在流眼淚了。仲林方才明白她是錯理會了自己的意思，一時忍不住嘆的一聲笑了。遂很快的跟了上去，偃着她一同坐下。笑道：

「安琪！你弄錯了，我說我的人兒變了，並不是指點對你的愛情變了呀！老實說，對你的愛情，縱然天老地荒，海枯石爛，我的心也不會再變的了。」

「那麼你說你的內心也變了，這是變的什麼事情呢？」

安琪被仲林這麼一解釋，她倒又破涕嫣然起來了。遂把秋波斜乜了他一眼，忙着急急的問。仲林見她一回兒笑，一回兒流淚，真是不脫孩子的成分。遂告訴她說道：

「我從前的人兒，一些也不老練的，而且非常怕難為情；跟人家陌生人說話，有時候常常還會臉紅的。最大的缺點，就是情感太濃，性情太懦弱，沒有決斷的能力。但如今不同了，我在這三年的訓練中，我的性情大變，似乎不再像從前那麼的有女孩

兒模樣了。我說的變就是變在這兒，你不是誤會我的意思了嗎？」

「是的，你現在是個剛強而勇敢的軍人了，當然不會再像三年前那麼羞人答答的樣子了。你記得嗎？我和你第一次在街上一同談話的時候，恐怕我也比你耍老練一些兒呢！」

安琪的心裏既然消去了誤會之後，她此刻掛着眼淚，倒又向仲林取笑起來了。仲林見她這神情分外的嫵媚可愛，一時也不免笑起來。忽然他又想到了一樁心事，立刻收束了笑容。急急的問道：

「安琪！在這三年中的日子，我家裏難道一封書信都沒有寄來嗎？」

「是呀！我在學校裏也關照過校役，說有孔仲林先生的家信到來，千萬來交給我，我還答應重重的謝他，可是校役說並沒有發現過有孔仲林的家信寄來過，所以我心裏也真覺得奇怪呢！照說，現在郵政是不會再遺失的了。」

「我這幾年來，信件不斷的寫去，可是始終沒有一封回信來。就是有義的家裏，也一無音訊，所以據我們猜測，我倆的家庭多半是已經毀滅的了。」

仲林說到這裏，深長地嘆了一口氣；但是他現在不會再流弱者的淚。他只有鐵青了臉，咬牙切齒的表情，大有欲生啖敵人之肉的神氣。

安琪雖有安慰他的意思，但一時却說不出什麼話來才好。因此也只有嘆了一聲，表示非常同情而又難受的樣子。正在這時，小紅端了牛奶咖啡，還有一盆威士忌的早茶餅干走進房來，安放在百靈桌子上。低低的說道：

「小姐！你陪着姑爺可以吃早點心了。」

「我想跟他們在外面一塊兒吃好了，爲什麼要拿進房中來我們兩個人吃呢？」

仲林不等安琪開口，他先這樣的說。小紅微微的一笑，含有神祕的樣子，逗了他一個媚眼。低低的說道：

「這是奶奶的意思，她說給你們可以親親熱熱的多談一回兒話哩！」

小紅說着話，硬抿嘴笑着又走出房外去了。仲林望了安琪一眼，安琪却赧赧然地報之以微笑，一面拉了他的手，便走到百靈桌旁來坐下了。仲林握了孟子，喝了一口牛奶咖啡，他不勝感慨的樣子。說道：

「這個滋味，整整地有三年沒嚐到了。」

「難道在軍校裏的生活竟是這麼的苦嗎？」

「不過太舒服了，那當然也不好，否則，還是在家裏去做做大小爺罷！」

「我很想知道關於你在軍校裏的一點生活，你能告訴我嗎？」

安琪聽仲林這樣說，一時兩頰倒不免浮上了羞愧的紅暈，覺得自己日常的生活實在太貴族化一些了。明眸脉脉地望着他棕色的臉兒，低聲地問。仲林說道：

「我們的生活，一入校門，就完全是軍隊化。最嚴格的條件，就是守紀律，服從命令，第一年的冬天，我和有義也真有些兒吃不消。」

「怎麼啦？」

「因爲每天早晨天剛發曉，就得早操，一聽到集合的軍號，馬上得從被窩內披衣起

身，到教場上報到。」

「爲什麼要這樣早呢？寒冬的天氣，這樣子一熱一冷，不是很容易受寒生病嗎？你剛去的身子也不很健康，那怎麼受得了？」

安琪微鎖了細長的眉毛兒，很憂煎的樣子，低低的說。仲林笑了一笑，把一盃牛奶咖啡都喝完了。然後說道：

「既已到了裏面，你受不了，也得受下去，那是沒有什麼辦法呢！其實說這道理很對，軍隊生活，當然是苦的。假使不先鍛練起來，那麼將來如何還能到冰天雪地的關外去殺敵？所以我今天才相信世界上的英雄，決不是生下來就是個英雄。世界上的癩三教化子，也決不是生下來就是做癩三教化子的。這都是自己奮鬥和墮落所致的。」

「你這話雖然很對，但你初過這種生活，你一定感到很苦的能？」

「苦的事情我告訴你呀！天才發曉就早操，早操的時候先跑步。剛起身確實有些兒冷，但經過跑步之後，滿身倒又跑出汗來了。不過等停止跑步立正報數的時候，那就苦了。……」

「既然跑熱了，怎麼還會苦呢？」

仲林這幾句話，安琪聽了，倒又表示不明白起來。凝眸含顰的望着他，插嘴追問。仲林笑了一笑，說道：

「你該知道寒冬的清晨，這是西北風吹刮到最厲害的時候。我們立正之後，全身受到西北風發狂般地吹襲，說來不信，頭頸裏的汗水，立刻會凝成了冰屑，幾乎：我們

的脖子冰凍住了；所以有幾個體力弱的同學，不能支撐而跌倒在地上，因此連忙送到醫務室去。……」

「啊呀！這不是讀書，簡直在受罪呀！」

「但是，我和有義已鍛練成鐵一般結實的身體了，以後我們無論苦到怎麼的程度？我們也都可以熬得住了。」

安琪的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敬仰和感動，她伸過臂膀來，緊緊地握住仲林的手兒。激昂地說道：

「仲林！你真是一個偉人，我將跟在你的身旁，慢慢兒學着你那種大無畏的精神罷！」

「你？你……只怕受不了這種苦楚。」

仲林笑了一笑，把她白胖的手兒撫摸着回答。安琪把胸部一挺，鼓着紅紅的小腮子，顯出那分兒勇敢的精神。說道：

「爲什麼？我難道不是人嗎？假使我也有跟你一樣奮鬥的決心，那我一定也可以跟着你幹同樣的工作。」

「不錯，但就是怕你沒有這樣的決心。」

「你不要小覷我，假使我沒有這樣決心，我就不做孔仲林的太太。」

安琪很生氣的白了他一眼，憤憤地說出了這兩句話。仲林倒忍不住哈哈地笑起來了，安琪被他一笑，倒又覺得難爲情，羞紅了粉臉。故意問道：

「你笑什麼？」

「沒有什麼，我說你這話很對，孔仲林的太太當然也是一個有思想有志向的女丈夫，我希望她將來還是她丈夫的好幫手。」

「那不是我來吹牛，我們的姑娘也是一個好人才，將來給姑爺做幫手，這是姑爺理想中最好的一個賢妻。」

不見其人，先聞其聲，原來月華和有義齊巧走進房來。因為聽仲林這麼的說，所以月華先笑盈盈的代爲說出了這兩句話，接着跟在後面的有義也忍不住哈哈地笑起來了。安琪紅了臉兒，連忙站起相迎，笑盈盈的還和有義握了一陣手，一面招呼，一面表示十分親熱的樣子。有義笑道：

「謝小姐！記得我們分手的時候，你曾經拜託我要好好兒的照顧仲林，現在雖然時隔三載，但我把仲林仍舊不短少什麼的好好兒送回北平，終算我也盡了一份責任了。不過有一件事，我覺得對謝小姐却表示十二萬分的抱歉。」

「張先生！你說的是什麼事情呀？」安琪心頭別別一跳，她的神情倒有些緊張。

「離開北平的時候，仲林還是一個標準的小白臉；但回到北平的時候，他竟變成一個小黑炭了，這不是使謝小姐有些兒厭惡嗎？」

大家的心裏，還以爲有義不知說出些什麼正經話來，等到聽明白了之後，方知他是在大開玩笑，一時由不得都忍俊不置。安琪逗了他一個嬌嗔，笑道：

「張先生！你還是那麼老脾氣，終愛說笑話。」

「就是人樣兒改換了一個罷了，天天晒太陽，吃西北風，三年下來，我們的臉兒，連

自己都有些陌生起來了。」

「可是我却一些兒也不陌生，並沒有叫你王先生呀！」

安琪也怪俏皮地說，於是衆人又笑了一陣。這時鐘鳴九下，仲林嘆了一聲，向安琪望着說道：

「你不是該上學校去讀書了嗎？」

「怎麼你也糊塗起來了？我們學校裏還沒有開課哩！嫂嫂！爸爸呢？」

安琪一面含笑回答，一面又向月華低低的問。月華說道：

「爺爺和你哥哥辦公去了，不過他們說午飯恐怕回家來吃，要給張先生和姑爺洗塵哩！」

「那麼我們早些打個電話給一家春，叫他們酒席可以備得豐富一些。」

「姑爺和張先生剛才都不贊成去叫酒席，他們說現在應該要節約，不能太浪費，所以我已吩咐廚房裏自己燒幾樣可口的菜兒吃，那也很好。」

月華這樣的告訴她，安琪也就不說什麼了。大家坐在房內的沙發上，一回兒談這樣，一回談那樣，三年中的事情，怎麼能談得完？所以一轉眼，已經十一點半了。月華說爺爺和守仁恐怕也快要回家了，我們還是坐到會客廳裏去。大家贊成，有義仲林先跟月華出外。安琪把青絨拖鞋換了一雙皮鞋，方才也到會客廳裏來陪伴他們了。

中午十二時正，啓棠和守仁果然回家來了。僕婦們已開上了飯菜，有義仲林說不喝酒，啓棠因爲也不是一個善飲者，所以他也並不強勸他們，大家很實惠的就吃飯了。吃飯的時

候，啓棠便向他們細細的探問，這次畢業之後，有沒有新任務？往後預備怎樣的發展？仲林告訴他們，說他和有義自入校後，頗受師長們企重。尤其是張學海對他們更加另眼相待，在他們畢業前半個月，已經把他們派入第三十九師部下六十一團與六十二團團長之職。現在三十九師駐節南京，所以我們請了一個月的假期，回北平來一次，不久就要歸南京師部去任職視事。啓棠聽了，點頭稱贊了他們一番。但安琪却蹙了眉尖，頗爲憂愁的樣子，默不作聲。飯後，啓棠和守仁又到財政廳裏辦公去，這時仲林見一個奶媽手裏抱了一個孩子，白白胖胖，生得頗爲可愛。遂含笑問道：

「這個孩子是誰呀？：哦！哦！莫非安琪前兒信中告訴我的，就是大嫂的兒子嗎？」

「是的，小寶！你快叫一聲，這是張大叔，這是孔大叔。」

安琪點頭含笑，她抱過小寶的身子，指着有義和仲林，微笑着教他說。月華却立刻插嘴說道：

「小寶！這一個你得叫聲姑爺，媽歡喜你。」

小寶今年名義上算是三歲，但照他十足年齡算，兩歲還不到。但這個小孩子很聰明，他已學會了很多的話。聽月華這樣教他，遂向仲林真的喊了一聲姑爺。有義和月華奶媽都笑起來，倒把仲林弄得有些兒赧赧然。安琪紅了臉兒，親着小寶的小面孔，也忍不住笑了。月華瞟了仲林一眼，笑道：

「這也算不得什麼，難道這回子姑爺倒還怕起難爲情來嗎？」

「他現在怕難爲情，你們再也看不出來。因爲他的臉皮，紅的顏色是顯不出來的。」



有義這句話，倒把衆人說得又笑了一陣。大家談說了一回，安琪提議請客瞧電影去。月華說好的，你們三個人去瞧兩點半一場的，回來吃點心。安琪道：

「嫂嫂不去嗎？」

「我在家裏還得照料照料，姑爺和張先生睡的房间不是也該收拾收拾嗎？」

「我們馬馬虎虎有三塊木板睡一下子就行了，密昔司謝！你不用太客氣的。」

「你放心，我絕對不和你們客氣的。」

月華望了有義一眼，微笑着回答。這時安琪站起身子，催仲林有義可以開步走了，有義不知怎麼的有了一個感覺！忽然皺眉說道：

「看電影我也沒有什麼胃口，剛才路上疲勞了一陣子，此刻倒想靜靜的休息一回，我想還是你們兩個人去罷！」

「張先生既然想休息一回，那麼我馬上吩咐王媽把床鋪在西廂房裏搭起來罷！」

月華是個聰明人，她似乎也知道有義無非是成全他們的意思。這就向有義會心地一笑，連忙這麼的回答。安琪仲林不是含糊的人，他們自然也很瞭解有義的美意。因為兩小口子分別了那麼久，心裏要說的話，剛才早晨短短的時間內如何說得完？那麼在他們心中當然還希望有機會能夠柔情蜜意的祕密地再談一談。所以對於有義的成全，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當下辭別了兩人，便匆匆的向外面走了。月華已向僕婦們吩咐了，然後遞了一支烟捲給有義。說道：

「張先生！你這人很好，非常喜歡成人之美。」

「其實這是應該的事情，我終不能這樣的不識時務囉！」

有義欠了身子，道了謝，他把烟捲吸着了，笑嘻嘻的回答。月華沈吟了一回，秋波斜也了他一眼。說道：

「張先生！剛才我聽姑爺說，你們這次回北平還是請假來的，那麼以後到了南京去之後，什麼時候能再回北平來？這不是沒有一定的日子嗎？所以我的意思，倒預備給他們就此來一個洞房花燭，那麼在我們兩個媒人的心裏，不是完了一個心事嗎？」

「你這意思，我當然非常贊成。不過，第一還得徵求老伯的同意。」

「對於這個事情，在我們接到你們來信的時候，我就先向爺爺和安琪討論過。安琪的心裏，那不用說，她自然也希望早日的團圓，免得夜長夢多。至於爺爺的意思呢？他是以安琪的意思爲意思，所以他也沒有什麼問題的。現在的問題，倒是在仲林的身上，所以這就不得不又來費你大媒老爺的心了。」

「在我這是應盡的責任，談不到費心兩個字。密昔司謝！那我回頭一定把你們的意思向仲林告訴。據我猜想，仲林對於結婚當然也歡喜。不過在經濟能力這一方面，恐怕就有些兒困難了。」

有義把烟灰彈了一下，他先代爲仲林感到憂愁的回答。月華笑着搖搖頭，說道：

「這個你可不用擔心，你們現在的環境，我們是完全知道。所以結婚的費用，那自然由我們負責。就是新房問題，我們也考慮過，仲林可以不必另外再去尋找。反正這兒房屋很大，我們正屋朝東還有三間樓房，那邊取名爲孔雀廳，給姑爺姑娘居住很

爲貼切，因爲這是包含了雀屏中選的意思。」

「你說得真好，不過在仲林心中想來，他一定很感到羞愧的。」

「張先生！你不要這麼說，仲林是個好人才，將來飛黃騰達，豈是池中之物，所以我們安琪嫁給了他，實在是她好福氣呢！」

月華那種熱誠的個性，確實使有義很是感動。他頻頻的點頭，用了贊嘆的口吻。說道：「像你這麼一個好嫂嫂，我覺得在這社會上實是不可多得的。」

「張先生！你又說笑話了，這也算不了什麼好呀！」

「好人所做的事情，大多數她自己是不知道好的，假使她自己也認爲是好人，那就算不得是真正的好人了。我希望世界上做嫂子的人，個個有像你那麼熱誠真摯，寬宏大量，對待着姑娘，這世界真是太美麗了。」

「張先生！你說話真帶有些兒詩意，我想你一定是俄國大詩人普希金的崇拜者。」

有義被她這麼一說，一時倒忍不住哈哈地大笑起來了。兩人這樣的東談西談，大家也忘記了時間，一會兒，天色慢慢地黑暗下來。啓棠和守仁也回家了，問仲林安琪到什麼地方去了？月華告訴說瞧電影去了，大概他們在外面吃點心了。於是吩咐廚房裏把大饅頭熱氣騰騰的盛出來，在吃點心的時候，啓棠也和有義說起給他們結婚的事情，有義自然連連的點頭稱好。不多一回，安琪和仲林也回家了，彼此又談笑了一回，方才吃夜飯了。

晚上，有義和仲林睡在西廂房裏，他把啓棠的意思，向仲林悄悄地告訴。其實仲林在電影院裏，也已聽到安琪向自己先吐露過一些這個意思。雖然覺得這樣不負責任的結婚在自己

心裏實在有些慚愧，但到底因為被安琪的癡心所感動，這就紅着臉兒也就答應下來了。

婚事在雙方洽議不成問題，於是三天之後，報紙上就登載了一則孔仲林和謝安琪假座燕華酒樓的結婚啓事。這一天賀客如雲，車馬盈門，當然是十二分的熱鬧，但熱鬧的時間終於慢慢地過去了，剩下了滿天星斗，顯然夜已經是深沉了。

這是孔雀廳樓上最近佈置成的一間新房裏，房中一堂全新的紅木傢俱，此刻在那雙融融花燭的燃燒下，以及仗亮燈光的籠映中，更覺得金壁輝煌，十分的富麗。孔仲林眼望着鮮豔奪目的新人，鼻聞着室內蘊藏着一陣陣細微的幽香，一時只覺得眉飛色舞，甜蜜無比。小紅把綠絨窗幔拉攏，讓明月推出了窗外。然後說聲姑爺晚安，含笑悄悄地退到房外去了。仲林呆呆地站立了一回，他見安琪那種羞人答答的樣子，一時不知道該先說一句什麼才好？這時候安琪也把俏眼兒偷偷地瞟了他一下，却赧赧然的一笑。這一笑在仲林的眼裏看來，真有說不出的嬌豔動人，嫵媚可愛。於是他情不自禁的走了上去，在床邊和她一同坐下，緊緊地握了她的手。笑道：

「琪妹！我們真的成爲夫婦了。」

「仲哥！你這話可不是有趣？三年之前，我們早就成爲夫婦了。」

「三年之前，我們還只有訂婚，如今是實行做夫婦了。」

安琪被他這麼一解釋，覺得實行兩字，多少包含了一些神祕的成分，一時芳心別別地亂跳，那塗過胭脂的粉頰這就更加嬌紅起來了。仲林被她媚得有些心蕩，這就有些情不自禁的勾住她的脖子，湊過頭去，在她小嘴兒上甜甜蜜蜜的吻住了。

良久，良久，安琪才氣喘地推開了他，秋波含情脉脉的瞟了他一眼。這目光包含了三分是喜悅，三分是甜蜜，而四分是羞澀的成分，接着垂了粉頰，却嫣然地笑了。

這晚，一個郎情如水，一個妾意若綿，說不盡的千般恩愛，萬種旖旎。真所謂如魚得水，如水得魚，這新婚燕爾之樂，豈是筆墨所能形容其萬一呢？

芙蓉帳暖，芍藥花開，在甜蜜的陰裏日子是更過得快一些。一轉眼之間，一個月的假期，已經是將完了。安琪雖有跟了仲林同赴南京去的意思，但仲林却勸她不要太兒女情長，應該以學業爲前題。因爲安琪再過一年，在清華大學也可以畢業了。安琪聽了仲林的勸告，也就打消了同赴南京去的意思。這對新婚未久的小夫妻，終於在一個秋風颼颼的黃昏中，含了離別的熱淚，暫時的分別了。

光陰是不停止的過去，一回兒春，一回兒秋，轉眼又是一年了。安琪已是大學畢業，她的意思預備到南京啓秀女中去執教，藉此可以和仲林見面在一處。但仲林來信，却勸她不必去南京執教，因爲他們不久就要開赴關外去接濟馬將軍的軍力，和鬼子作戰。安琪得了這個消息，心中日夜不安。因爲仲林要到關外去打仗，這是多麼危險的一件事情。雖有勸阻他的意思，但在信上却也說不出口來。明知即使勸阻也沒有什麼用處，所以她索性寫封信去鼓勵他一番。不過叮囑他能夠在軍隊開赴關外之前，再回北平來夫婦團圓幾天。

直到寒冬的季節，仲林才翩然來歸。他和安琪見面，真是悲喜交集。這天晚上，夫婦兩人長談了一夜。方知仲林已經陞爲旅長之職，這次回平，原是軍隊開赴關外，路過這兒所以順便前來探望，大約三天後便即要走。並說有義和他在一起工作，他大概明天來瞧望你。安

琪聽了這個消息，在喜悅之中又覺得甚為悲酸。因為這次聚首，最多不過三天，便即分手。以後幾時重逢，真是難以預料？因此淒涼浮於臉上，大有泫然淚下之情形。仲林爲了愛國心切，殺敵志堅，所以沒有辦法，也只好竭力以大義安慰之。並勸她努力從事教育工作，替國家盡一份責任。安琪很爲感動，也只有點頭答應而已。第二天早晨，有義果然匆匆而來。月華早已備了一席酒筵，給他們接風，啓棠和守仁也趕回家中來吃飯的，大家當然又談了許多的話。三天的日子好像眼睛一霎，仲林分別了愛妻，他帶領了數千的鐵血健兒，終於達到了他殺敵的願望，向冰天雪地的關外出發前進了。

仲林有義這一支軍隊駐紮在鳳凰山籐絲堡上，他們打聽得東北義勇軍都是神出鬼沒，可說到處都有。在長白山上有支義勇軍，最爲厲害。仲林欲和他們連繫一起，以便彼此有了接應，可以雄厚兵力起見，所以和有義商量之下，決心喬裝改扮，單身向長白山一走。不料被義勇軍誤作是敵人的奸細，遂被捕上山。這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誰知道義勇軍的頭腦兒不是別人，却是自己的嫡親哥哥孔伯堅。兄弟相逢，恍若夢中，這就抱在一起，忍不住悲喜交集的痛哭起來了。

## 五

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孔伯堅在敵人殘酷的壓迫和侮辱之下，他那個温情而美滿的家庭，從此便粉碎了。年老的爸爸，賢淑的妻房，活潑的兒子，都硬生生的被敵人殺死了。剩下他一個家破人亡虎口餘生的可憐人，他精神的刺激，是多麼的可憐痛苦啊！

孔伯堅並不是生成就是個抗敵的民族英雄；他本來原是個篤實忠誠的農夫而已。他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志向，他平生的希望，就是能夠侍奉父親，養育妻兒，在這個美麗的家園裏共聚着天倫之樂。然而事實上不允許他這樣的生活，敵人逼得他家破人亡，敵人逼得他無路可走，敵人逼得他激發了壯烈的志向；於是在這四五年的日子中，敵人就逼成了孔伯堅做一個民族英雄；殺敵人的祖宗。

孔伯堅站在長白山的頂尖兒上，望着滿天的大雪，紛紛地像搓棉似的狂飄。俯視着白漫漫的河山，猶若一片琉璃世界。伯堅想着河山無恙，但故鄉淪亡已達四五年之久，父死妻亡兒遭殃，何年何月能光復河山？痛定思痛，由不得熱淚長流；這就百感叢生，口占七絕四首，方欲入營紀錄下來。忽見衆弟兄押上一個奸細，正預備向他審問的時候，不料那奸細已呼哥哥。仔細相認，原來竟是弟弟仲林，當下手足重逢，悲喜交集，由不得抱頭大哭起來。弟兄們中有一個白克強的，他也算是個大隊長之身份，當下便在旁邊勸道：

「孔指揮！既然兄弟重逢，這是一件喜歡的事情，所以大家不要傷心，還是到裏面去休息一回兒罷！」

「白隊長言之有理，弟弟！我們到裏面去長談吧！」

孔伯堅方才收束淚痕，拉了仲林的手兒，親熱地說。仲林也把頰上的淚水拭去，點頭稱好。於是兄弟兩人步入山洞裏去，東彎西繞的走了一陣地道，方才來到一間很大的石室，裏面燒着好幾堆的樹枝，憑着融融的火光，可以見到室內有十多張桌子，這時桌子邊都有人兒坐着工作。他們一見孔指揮帶領一個陌生人進來，大家都抬頭顯出驚異的神色，數十道目光

全都向仲林炯炯地掃射過來。伯堅把手一擺，說道：

「諸位弟兄，我來給你們介紹介紹，這位是我分別了五年的弟弟孔仲林，他今天突然的會找到我們這兒來，我相信他一定給我們有很大的幫助。」

「歡迎！歡迎！」弟兄們齊聲的說，還不約而同的拍了一陣手。

「弟弟！我也給你個別的介紹介紹，這位是白克強大隊長，諒必你剛才在外面已經見過了。這位是秦得忠大隊長，這位是金志彪大隊長，這位是陳先樹大隊長，這位是李武中隊長，這位是周道明中隊長，這位是魏國勇中隊長，這位是徐耀忠中隊長，這位王阿狗小隊長，這位沈阿毛小隊長……」

伯堅這樣一個一個的介紹着，仲林也就和他們一個一個的握手。當他和沈阿毛握手的時候，阿毛便笑嘻嘻的叫道：

「仲林哥！你還認得我嗎？」

「沈阿毛這三個字倒有些耳熟，但……我却想不起來了。」

「仲林哥！我就是沈老實的兒子，從前在慫爸爸私塾裏唸過書的。」

「哦！哦！不錯，我記起來了，可是你個子兒長得不小，那就無怪我不認得你了。」

「是的，我們整整地五年不見了，我現在還有氣力可以殺幾個敵人哩！」

沈阿毛拍拍胸部，得意揚眉的說。仲林把他緊緊地握了一陣手，忍不住哈哈地大笑起來了。伯堅於是又請仲林到裏面一間指揮室，仲林見室內只有一張桌子，一張床舖，兩把椅子，還有許多箱的鎗彈和步鎗。伯堅和他坐下，給他在瓷罐子裏倒了一盃熱開水。仲林先急



急的問道：

「哥哥！爸爸，大嫂，姪兒他們的人在那裏呀？」

「唉！……弟弟！爸爸……他……們……都已被敵人殺死了。……」

仲林這句話問到伯堅的心裏，彷彿是刺上了一枚利箭，他一面告訴，一面眼淚已大顆兒的滾了下來。仲林一聽到這個消息，憤怒已超過了傷心，他怒目切齒的猛可以拳擊桌，大聲罵道：

「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我若不殺盡敵寇，誓不爲人！大哥！你……你……把這五年中的情形，能否詳細說給我聽聽嗎？」

「唉！這真是一言難盡……」

伯堅長嘆了一聲，方才把九一八事變，自己家破人亡的情形，向仲林告訴了一遍。仲林聽了，想起父親，嫂嫂，姪兒的慘死，由不得也流下淚來。這時伯堅又沈痛地說道：

「弟弟！鬼子逼得我無路可走，我們若不再起來反抗，那我們不是也得死在敵人的鐵蹄之下了嗎？就是這個沈阿毛的爸爸，那天在稻田裏在工作，也被敵人無辜的殺死了。他的母親，險些兒遭了侮辱，她一想丈夫已死，做人也是無味，所以保全了清白，跳井而死。總而言之，鬼子鐵蹄所到之處，我們同胞，沒有一個不受到他們的痛苦，唉！弟弟！我們完全已嚐到亡國奴的滋味了！」

「不！哥哥！我們決不做亡國奴，我們的人心還沒有死！我們有的是頭顱，有的是鐵血，我們要生存在這世界上做一個自由的人，我們除了奮鬥之外，我們沒有第二條

路可以走！」

仲林聽伯堅頹傷地說，多少包含了一些哀痛的成分。這就堅毅地回答，表示和敵人非決鬥不可。伯堅點點頭兒，眼睛裏冒着兇銳的光芒。說道：

「是的，我們只有血鬥！我們只有死鬥！從死路裏奮鬥出生路來。所以我們這一般弟兄，在這破碎的河山裏，忍熬着困難和艱苦，把我們血肉去掉換敵人的鎗彈，再拿鎗彈去殺死這一般野獸畜生！弟弟！你瞧，這些鎗彈，都是流着我們衆弟兄的熱血，去搶奪過來的呀！」

伯堅一面說，一面指了指屋角旁安放着的鎗械箱子。仲林聽了這些話，心頭真有無限的感喟。一時嘆了一口氣，說道：

「東北義勇軍，鐵血換生存，這句話是不虛的了。大哥！我想不到五年不見的您，竟有這麼的進步，弟弟太敬佩你了！」

「我想弟弟在這五年中的日子一定也不會虛度着過去罷！」

「大哥！我真覺得慚愧，故鄉遭到了這樣慘變，我竟不能回家來瞻望爸爸，可憐爸爸慘死在鬼子手裏，我做兒子的實在太慚愧了。」

仲林滿面通紅和痛恨，他眼淚忍不住像雨點一般的滾落下來。伯堅搖搖頭兒，却用了溫情的語氣。說道：

「不！這是怨不了你的，慘變發生，爸爸也不希望你回家來，因為重入虎口，也無非徒作無謂的犧牲，所以爸爸當初給你的信中，就囑咐你不用回家，只管安心求學才

是。」

「就是爲了不敢有違爸爸的訓諭，所以我才沒有回家。後來九一八炮火爆發，我心頭的焦急和痛苦，幾乎心碎腸斷。雖然信件像雪片似的寄來，但却杳無音訊。」

「這是因爲混亂時期，交通斷絕，郵政停止的緣故。但不久之後，我家就慘遭鬼子的屠殺，因爲這個鬼子也被我們殺死了，爲了滅跡起見，所以我就一棒火索性把這個家燒了。從此以後，我就招了許多弟兄們，出沒在長白山中，與鬼子拚個他死我活了。」

「哦！這樣說來，無怪我在軍校之時，屢寄信札回家，您自然也收不到了。」

仲林這才恍然有悟的回答，伯堅却很奇怪的樣子，忙問他如何又會在軍校裏呢？仲林遂把這五年中的經過情形，也向伯堅告訴了一遍。伯堅聽了這話，眉飛色舞，不禁大喜，伸手猛可緊握住了他。說道：

「弟弟！你果然有着不平凡的成就啊！好極了，從今以後，我們不是多一支殺敵的軍隊了嗎？哈哈！哈哈！我們兄弟今日才是吐氣的日子到了。」

「大哥！但是，我我不應該，我……我……在北平竟自作主意的結了婚，這是我對不起爸爸的地方。」

「這算不得什麼，男大當婚，只要是正當的結合，我認爲是應該的事情。並不是哥哥跟你說句笑話；殺敵固然要緊，生產小國民也是不容忽略的事情。弟弟！我倒希望弟媳婦早養幾個姪兒子。」

伯堅起初一本正經的回答，但說到後面却微微的一笑，表示很喜悅的樣子。仲林紅了兩頰，微搖了一下頭，却默不作答。伯堅忽然又想到了自己的兒子，他忍不住也長嘆了一聲，兄弟倆沈默了一回，伯堅望了他一眼。方又問道：

「弟弟！那麼你們軍隊駐紮在那裏呀？」

「在鳳凰山下的籐絲堡，我因為打聽到長白山上有支義勇軍很爲厲害，所以特地單身前來聯絡，可是我再也想不到這裏的義勇軍就是我的大哥。」

「可不是？剛才我還在記念着兄弟不知何日再相逢？誰料到相逢就在眼前哩！弟弟！那麼您那位謝小姐她是留在北平嗎？」

伯堅說到後面，又向他低低的問。仲林點頭說是的，他皺了眉尖，却沒有多說什麼話。過了一回，伯堅又沈吟地說道：

「弟弟！那麼你們這支軍隊不知一共有多少人數？」

「我們這一旅共有三千多個弟兄。」

「鳳凰山靠西常有敵人的足跡，他們運往城裏去的軍火，也都在這兒經過，所以你們軍隊切勿集中一處，以佈置散兵陣線最爲相宜。假使有機會，還可以截奪敵人的軍火。軍火在我們心中，完全視作第二生命一樣的重要呢！」

「承蒙大哥相囑，小弟心裏自有戒備。但不知大哥手下共有多少義勇軍？」

「我們弟兄，隨時隨地會增加，只要受過鬼子欺侮的同胞們，馬上就會來加入我們的軍隊，跟鬼子拚命的。這五年來，我們死在敵人炮火之下的固然也不少，但我們現

在仍還有兩千多名弟兄。可憐他們都是沒有受過訓練的老百姓，完全是憑了一股子熱血，在跟敵人硬拚呢！」

「大哥！我希望彼此能夠多多的聯絡和互助才好。」

「那是當然的事情，我們的公敵還不是一個對象嗎？弟弟！我們這裏軍隊，只能說是烏合之衆，因為對於富有軍事學識的人才實在太少。不瞞你說，有幾個新加入的老百姓，連鎗都不會開放。雖然他們有股子血氣，不怕死，不怕鎗炮，但徒然的犧牲，實是太以可惜。所以今天弟弟到來，我想有個要求，就是請你訓練我們的大批新兵，使他們個個人都有殺敵的能力，這不是可以給敵人加重了打擊嗎？」

仲林聽哥哥這樣說，一時覺得在這義勇軍的裏面，確實是很需要有個軍事學識豐富的人才來訓練他們，否則，終難免要被敵人消滅的。這就點頭說道：

「好！就是我自己抽不開身，我也一定派幾個弟兄來做你們的教練官。」

「弟弟！今天我想請你檢閱我們的軍隊，同時請你訓話。我的意思，這兒請你來擔任總指揮之職，因為你哥哥的力量究竟太薄弱了。」

「不！大哥！你不用客氣，雖然你並沒有受過訓練，但憑您五年來殺敵的經驗來講，臨陣衝鋒，弟弟恐怕還及不來你哩！況且我那邊三千多弟兄也是少不了我，而這裏大哥又向來熟悉，那當然還得讓大哥繼續來血鬥才好！」

「那麼請弟弟在這兒掛一個名義上的頭銜好不好？表示我們兩支軍隊完全是生死相關的。」

「好！我就答應大哥罷！」

「說起我們的組織，那是自說自話的，他們尊我爲總指揮，其餘分作大隊長中隊長小隊長及隊員四種等級。不過我們根本不穿什麼軍服，所以總指揮和隊員都是一樣，並不能分辨出一個是五星上將，一個是勤務兵的記號來。你瞧我做總指揮的，也不是仍舊和老百姓一樣裝束嗎？弟弟！我現在請你在這兒名義上負擔一個副指揮之職，你說怎麼樣？」

「好！隨便什麼都行，反正我們的目的，就是殺敵。」

伯堅聽了，大笑了一陣，連說對對。於是站起身子，匆匆出外而去。不多一回，又走進室內，請仲林到外面訓話，仲林遂跟了伯堅走到後山一塊平原上來。這塊平原的面積很大，足足可以容納數千個人兒。仲林抬頭望去，見紛紛的狂雪飄飛之中，已黑越越的站滿了他們衆弟兄。雖然是冰天雪地，朔風凜冽，但他們挺起了胸部站着，顯出精神抖擻的樣子。前面一排站着的就是那幾個大隊長中隊長，伯堅和仲林在他們正中站着，說道：

「諸位弟兄！這位孔仲林就是我的弟弟，他是黃埔軍官學校畢業生，現在帶領了三千弟兄，駐紮在鳳凰山的籐絲堡。他的軍事學識當然十分豐富，所以我已要求他在我們這兒担任副指揮，做我們衆弟兄的導師。現在請副指揮訓話……」

伯堅說完了這幾句話，衆弟兄早已歡聲如雷，大呼副指揮萬歲！仲林滿面含笑的走上兩步，把手連連的搖擺，表示請大家靜一靜的意思。等四周空氣仍歸之於沈寂，他方才聲若洪鐘地說道：

「諸位親愛的青年弟兄們！我們在這破碎的故鄉，整整地已度過了五年的非人生活，在敵人的鐵蹄之下，我們已受盡了痛苦和侮辱。敵人打了你，再叫你裝笑臉，你不得不笑。敵人罵了你，侮辱了你，他還要叫你們說他是好的；總而言之，他們要你長，你不敢短。可憐我們東北四省同胞的命運，簡直比鷄犬都不如。我相信這裏數千個弟兄們，在五年以前，一定和我一樣，在我們這可愛的故鄉，青的山，綠的水，美麗的家園；爸爸，媽，弟弟妹妹，哥哥姊姊，骨肉團聚，安居樂業，可說從來是不曉得什麼叫做憂愁的。但自從九一八慘變發生，我們的家屬都被敵人殺了，我們的家園都被敵人毀了。我可以相信你們的遭遇一定是和我一樣的，所以就造成你們今天孤零零一個人的命運。假使你們再不團結起來，跟敵人奮鬥拚命！我覺得你們一個一個的還是逃不了敵人的殺害。所以你們加入義勇軍，參加羣衆的力量，和敵人作戰，這辦法是對的！大家應該知道這次東北事變，決不是關係着地方局部問題，完全是整個的中國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所以大家非拿出新的精神來不可。我們一切都可以改變，但盡忠報國的傳統精神是決不能改變的。天下的事情，祇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生活。假使要依賴人家，想來恢復我們原有的自由和平等，這是夢想，這是永遠再不會有出頭的日子！那麼我們應該怎樣呢？當然，我們應該聯合起來，把我們的血來洗雪這國家的恥辱！把我們的頭顱，來和敵人換取光榮。我們要救自己，要救國家，我們只要把鎗尖兒染上了敵人的臭血！雖然我這口頭上的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們只要記住三句話，就是，苦幹！硬幹，實幹！

我們只要抱定了這三幹主義的決心，我相信無論什麼困難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最後，我希望你們大家都有這樣的存心，我們的身體是屬於國家的！……」

「對啊！我們的身體，是屬於國家的！」

仲林一口氣的說完了這一大篇的話，他的神情是多麼憤怒，他的語氣是多麼激昂。雖然是雪花像發狂般的撲打，西北風像尖刀似的吹刮。但他並沒有一些畏寒怕冷的樣子，越說越响亮，越說越有精神。衆弟兄們聽了他的話，大家心中也都想到了家破人亡的悲痛，眼眶子裏都貯滿了晶瑩瑩的熱淚。咬牙切齒，摩拳擦掌，最後，都感動地齊聲狂喊起來。

伯堅見士氣盛旺，心中大爲歡喜，遂向衆人又勉勵了一番，方才請了仲林又到屋子裏來休息。伯堅的意思，要仲林在山上住兩天，兄弟倆敍敍闊別之情。但仲林記掛鳳凰山的弟兄們，所以沒有答應。說道：

「大哥！我們都還年輕，只要有一天光復河山，揚眉吐氣，共敍的機會正多。如今恕小弟不能久留，恐怕弟兄們等着我焦急，所以我馬上就要告別回去了。」

「那你也何必這樣急匆匆呢？此刻外面正冷，我與你取些熱酒來喝好嗎？且喝兩盃暖暖身子，再走也不遲。」

伯堅見仲林站起身子，遂向他低低的勸留。在這兩年的日子中，仲林亦已學會了喝酒。因爲一個人悶煩的時候，往往痛飲一醉，以釋愁懷。此刻一聽有酒可喝，便仍坐了下來，笑嘻嘻的望了伯堅一眼。說道：

「大哥！你這兒也藏着酒嗎？」



「哈哈！都是鬼子孝敬我們喝的，你要如愛喝啤酒的話，這兒也有。」  
仲林聽他笑了一陣，這樣回答，一時非常的驚異。皺了眉毛兒，急急問道：

「大哥！這是怎麼的一回事？請你快些兒告訴我一個明白。」

「有一次我們探子來報告，說鬼子兵兩百名，押了幾卡車的鎗彈運送進城，將在獅子嶺山脚下經過。我得知了這個消息，當下便帶了三百個弟兄，急急包抄後路，向他們襲擊，出其不備，把這些鬼子殺了一個都不留，於是我們把幾輛軍用卡車開回長白山。滿以為車內的箱子裏都是鎗彈。那曉得打開箱蓋一看，嘿，竟全是啤酒和軍糧哩！你想想有趣不有趣？」

「軍糧你們也是很需要的，那也不錯啊！大哥！你就拿幾瓶啤酒來喝罷！」

仲林聽了他的告訴，方才明白了詳細。遂含了笑容，很歡喜的回答。伯堅於是走到外面去，不多一回兒，他約了幾個大中隊長一同進來，手裏各拿幾瓶啤酒。伯堅笑道：

「喝酒要有對手，那才感到興趣。這位白隊長，這位陳隊長，這位金隊長，這位李隊長，他們都是善飲者，我邀他們來助助您的興趣。」

「好極，好極了，我們喝酒的時候喝酒，殺敵的時候殺敵，我們要抱着喝酒不嫌多，殺敵覺太少的決心，那麼這就是鬼子的末日了。」

仲林這幾句話，聽到衆隊長的耳朵裏，大家由不得拍了一陣子手，表示非常的興奮和贊成。伯堅笑嘻嘻的請大家坐下，一面取出海碗，各人把啤酒瓶開了，倒了幾個滿盃。伯堅舉了海碗，連說兩聲請請，咱們乾一盃。於是仲林等各端海碗，仰了脖子，便一飲而乾。大家

且喝且談，仲林喝完了三碗之後，便停盃不飲。伯堅笑道：

「弟弟！怎麼不喝了？啤酒可還留着不少呢！」

「差不多了，我該回去了。」

「你忘了喝酒不嫌多的話嗎？」

「但是話又得說回來，除了殺敵不嫌多之外，無論什麼事情應該適可而止，尤其是酒能誤事，所以我不但是奉勸大哥一個人，就是這裏幾位弟兄們也得記在心裏，喝酒只能至半量，切不可盡量而醉，否則就生禍患。」

伯堅等聽仲林這樣說，大家敬服，遂都停盃不飲。仲林站起身子，把手一拱，表示告別的意思。伯堅跟着站起身來，問道：

「二弟！那麼你幾時派同志前來教練我們的弟兄呢？」

「三天之內，我就派人過來就是。」

「我瞧還是此刻我跟你一塊兒去一次，回頭你派幾個同志，跟我一同回來，豈不省却許多的麻煩嗎？」

「這樣也好，那麼我們就一同走吧！」

仲林點頭答應，伯堅遂向衆隊長吩咐了幾句，兄弟倆人遂走出山洞，一路向鳳凰山而來。這時狂風更猛，雪花更密，沒頭沒腦的撲打在兩人的身上；頭上的帽子，身上衣服，也幾乎被雪花沾成銀白的了。但酒後的他們，却並沒有覺得什麼寒冷，只不過地上積雪很厚，一脚踏下去，雪花已沒到脛邊，所以走路倒頗覺有些吃力。由長白山到鳳凰山必須經過獅子

嶺，嶺腳旁有一條公路，可通汽車。春夏的季節，公路兩旁都是蒼翠碧綠的大樹，枝葉兒茂盛，遠遠望去，這條公路兩旁好像建築着天然的綠葉圍牆，倒也蔚爲奇觀。但此刻的樹枝，都已骨瘦如柴，且滿沾着厚厚的白雪，遠望景色，真所謂是冰天雪地，白漫漫的一片。仲林覺得冬天的雪景，也會令人感到一種清趣的地方，正在邊走邊想之時，忽然一陣軋軋的聲響，觸入耳鼓。仲林伯堅急忙用目四望，見前面公路上發現了幾個黑點，在雪白的雪地上，那自然格外的清楚。伯堅似乎經驗多一些，遂把仲林拉住了。止步說道：

「二弟！且慢向前，這是敵人的坦克車部隊來了，不知他們作何打算？」

仲林聽了這話，很機警的把身子跳到公路旁的斜坡下去，伯堅也跟着跳下。因爲斜坡下的積雪比公路上還厚一倍，所以兩人的肩胛也幾乎被雪掩沒了。仲林抬頭細瞧公路上敵人的坦克車部隊，越來越近，大概有十數輛之多。一時暗想，我們弟兄倆人，身邊只帶一枝花手鎗，若向他們開鎗，那未免是打草驚蛇，衆寡懸殊，恐怕不是他們的對手。但眼瞧着他們耀武揚威的過去，實在瞧了惹氣。這時伯堅悄悄的又道：

「他們莫非是向我們去進攻的嗎？若果然如此，那可怎麼辦？」

「大哥！我的意思，你且不必跟我回去，我馬上趕回鳳凰山，帶領衆弟兄前來接應，你瞧好嗎？」

「好的，二弟！那麼你快快趕回去罷！」

伯堅點頭回答，贊成他的意思。仲林遂由斜坡下蛇行似的爬了過去，等敵人坦克車部隊絡繹的駛過去了。仲林才由斜坡跳上公路，急急的趕回鳳凰山去了。這裏伯堅悄悄地跟隨在

坦克車部隊後面，果然駛行到長白山腳下的時候，便停了下來。伯堅瞧到這裏，心頭倒是跳了兩跳。暗暗想道：奇怪了，鬼子怎麼如此熟門熟路呢？看來一定有奸細通風報信把我們出賣了。伯堅想到這裏，恨得咬牙切齒。他眼瞧着數百個敵人由坦克車上跳下來，然後以坦克車作爲掩護，直向長白山上繼續開駛上去。伯堅恐怕山上弟兄們沒有知道，來不及防備，萬一混亂起來，這就都要遭到鬼子兵的毒手了。所以他情急智生的拔出手鎗來，朝天砰砰的開了數鎗，這是他關照山上弟兄們有所準備的意思。不料鬼子兵一聽放鎗的聲音，還以爲是山上的義勇軍已經發覺了他們，所以立刻大舉進攻。一時之間，機關槍，迫擊炮，劈劈拍拍，轟轟的聲音，在這寂靜的空氣中頓時猛響起來。

伯堅躲在山坡下面，見鬼子兵這樣猛烈的向山上進攻；但山上的弟兄們，却是鴉雀無聲，並沒有一些開鎗還擊。他心裏暗暗歡喜，知道山上一定已經有了防備。諸位瞧到這裏，一定要不明白了。山上既沒有開鎗抵拒，如何還說他們已有準備呢？原來伯堅平日訓練弟兄們，第一就是節省子彈，不能沒有目標的亂放，因爲鎗彈在他們可說是最爲寶貴之物。果然等鬼子兵衝到半山之間，突然見山巒之中像雨點一般的滾下大石塊來。把正在向上駛行的坦克車部隊，立刻受到亂石的猛擊，反而向山下像翻跟斗一般的倒滾下去。敵人本來以坦克車部隊作爲掩護的，但萬萬也料不到坦克車會向後跌下來，因此許多敵人反被坦克車壓滾到山澗裏去的，真是不知其數。伯堅看到了這個情形，心頭真有說不出的痛快，他興奮得幾乎喊出聲音來了。

鬼子兵遭到這樣打擊之後，他們原本都是十分怕死的，所以便消失了向上進攻的勇氣，

前隊作後隊，後隊作前隊，立刻掉轉頭來，紛紛向山下潰退，就在這時，後山裏擁出百餘名義勇軍，機關鎗軋軋地彷彿是雨點一般的射擊。鬼子兵那裏還有開鎗的餘地？有的心慌意亂，有的棄鎗奔逃，有的中了鎗彈，連人帶鎗一同向山下直滾。等鬼子兵逃到山下，死傷已經過半。正在這時，那邊仲林會同有義帶領數百名弟兄浩浩蕩蕩而來。鬼子兵以爲司令部有軍隊前來接應，所以預備第二次再行進攻。伯堅是看得明白，立刻由山坡下爬起，直奔到仲林有義的跟前。說道：

「二弟！鬼子兵已由山上狼狽敗退下來，乘其混亂之間，快些殺奔過去，可以把他們全數消滅！」

「不錯，弟兄們！你們今天報國的機會到了，衝啊！殺啊！」

仲林一聽這話，熱血在全身沸滾起來。把指揮刀一揚，大聲地喊着衝啊殺啊！隨了仲林的喊聲，衆弟兄也一陣子狂喊殺！殺！好像數百隻出洞猛虎，立刻像潮水一般的衝殺過去。這時鬼子兵還有些糊裏糊塗的只道自己人奔殺過來，所以並沒有開鎗，還表示歡迎的意思。直等鬼子兵有幾個中彈倒地之後，方知來的軍隊並不是自己人，待欲把坦克車衝殺過去，但已經來不及，因爲仲林有義伯堅率領衆弟兄用大量的手榴彈拋擲過去。坦克車的機器中彈損壞，早已融融地燃燒起來。

這時山上的義勇軍，早有探子上去報告，所以白大隊長，金大隊長等率領數百義勇軍立刻殺奔下來。鬼子兵前後受敵，完全被包圍在核心，因此都紛紛棄鎗投降。弟兄們方才停止開鎗，把他們統統俘虜上山。其中一部分弟兄們把鬼子的軍械都收拾起來，也送到山上，尙

有十數輛坦克車，由仲林有義幾個會駕駛的弟兄們開駛上山，藏在山洞裏面，這時雪已稍停，伯堅把這些俘虜一點人數，尙有一百二十名。在個別的審問姓名之下，萬不料其中有個日兵却帶有些中國口音，仲林奇怪，遂把他拉了出來。細細問道：

「你不像日本人，莫非是朝鮮人？被他們強迫來打仗的嗎？」

「不！不！我實實在在還是中國人，因為我被他們抓住了，逼我也當兵的，我自己實在不情願，現在我願意加入你們義勇軍，請你們救我一條性命罷！」

「弟弟！讓我仔細認一認，……他嗎的！你……不是我們村中的王博旦嗎？這小子平日不務正業，如今越發喪失心肝，竟出賣祖國加入了日本軍隊嗎？好呀！你這該死的奴才！今天非叫你腦袋搬場了不可！」

伯堅聽他說話聲音，甚爲耳熟，遂走上去脫了他軍帽仔細一認，這就憤怒起來，伸手拍拍的在他左右面頰上量了四五記耳光，打得這個王八蛋滿口裏流出牙齒血來。但伯堅恨到極點，猶向他兜胸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他竟是爬不起身子來。仲林忙向伯堅問道：

「大哥？你認識他嗎？」

「他就是王阿二的兒子，說起王阿二，你恐怕也想起這個奴才來了。」

「哦！原來就是這個無賴嗎？真是可殺之至！我想鬼子兵進攻到這兒來，一定也是他通風報信的了。想不到他賣國求榮，竟會幹出這樣沒有心肝的事情，這種冷血的畜生！諸位弟兄們！我們應該用怎麼的刑具來處死他才好啊！」

仲林對於村中從前有個王阿二的兒子是個無賴的事情，他腦海裏似乎還有一些印象。當

下也痛憤萬分的神情，向衆弟兄們問出了這幾句話。衆弟兄別的話也說不出來，因爲性急的緣故，所以齊口同聲的連喊殺殺！有義也氣呼呼的說道：

「若把他一刀殺死，那未免太以便宜了他。照這種忘了祖國出賣靈魂的人兒罪名判決，應該把他人兒用白布緊緊細成像一支蠟燭一樣，然後浸在油缸裏，使他混身都沾濕了油後，取出來把他兩脚朝天，倒懸在枯樹上面。用火燃着了他的兩脚，把他當做一支蠟燭般的燃燒起來。讓他慢慢地痛死，也可以叫他懺悔懺悔出賣祖國的罪惡！」

「好極了！好極了！這個辦法，我們贊成。」

「我們馬上把他實行起來！」

隨了有義這幾句話兒，衆弟兄歡聲雷鳴，高呼贊成。伯堅仲林等也覺得非這樣的懲罰他是不足以大快人心，遂吩咐幾個弟兄把王博旦照有義的辦法用白布細綁起來，然後用豆油浸濕了他身子，倒掛在枯樹枝上，把他先在兩脚上燃燒起來。王博旦起初還大聲呼喊求救，但沒上三分鐘後，他早已痛得昏絕過去。有義忙又說道：

「等他兩脚燒完之後，我們把火熄滅，讓他醒回來嚐嚐痛苦的滋味。」

伯堅仲林等聽了，都點頭稱是。因爲把他單是用火燒死，他既已失却知覺，那麼他也不算不得什麼痛苦了。於是又吩咐幾個弟兄，如有義所說的照辦。這時伯堅仲林又商量把這些俘虜如何的安擺？照仲林的意思，認爲東北數百萬生靈塗炭，遭到鬼子殘殺的真不可勝計。我們事到今日，根本顧不到人道兩字，還是將他們排齊隊伍，用他們對付我們老百姓一樣殘酷

的手段，把機關鎗一掃而光，豈非乾淨痛快，也可算是報了我們父親，嫂子的大仇。伯堅然其言，正欲吩咐弟兄們把這些鬼子實行鎗決的時候，有義却走上來連連搖頭。說道：

「這辦法不大好，因為我們的鎗彈是很寶貴的，假使用我們自己的鎗彈去送他們歸西，損失未免太大。」

「那麼照你的意思怎樣辦呢？大哥！我還沒有給你們介紹，這位張有義先生，足智多謀，是我的參謀長。有義，這就是我的大哥。」

仲林聽有義這樣說，知道他一定另有高見。遂一面向他問，一面又給他們介紹了一番。伯堅有義很親熱的握了一陣手，彼此招呼了。有義接着正色的說道：

「照我的意思，兩小時之後，這裏將遭到一片焦土的危險，所以我希望大哥把所有軍隊都調遣到別的地方去暫時躲避，最要緊的是把重要的軍械鎗彈也搬運到別地方去藏起來。」

「什麼？你……這話是根據那一點而說的呀？」

伯堅聽他說出這樣驚人的話來，一時臉兒也不由變了顏色，遂慌慌張張的表情，向他急急的追問。有義認真地說道：

「這次日軍的坦克車部隊竟被我們全部殲滅，倘日本司令部得此消息，豈肯罷休？必定大派重兵前來攻擊，恐怕還用飛機前來轟炸，所以那時候我們若以實力相拒，決不是他們對手。爲了避免無謂的犧牲起見，我們應該以躲避爲宗旨。」

「大哥！我們張參謀長的猜測相當有理，你還是聽從他的話吧！不過參謀長！照你意



思，把這些鬼子該如何的處死？」

「我想將他們一個一個的綁在枯樹上面，等鬼子用大隊飛機前來轟炸的時候，就讓他們自相殘殺罷！」

仲林聽了，點頭連聲稱妙。當下與伯堅共發命令，將一百二十個鬼子兵都在枯樹上緊緊地網綁起來，然後由另一批弟兄們把山洞內軍械鎗彈糧食等重要之物都搬遷他處。好在弟兄們人多，不上半個鐘點，早已把山洞內東西搬了一空。由各大中小隊長給他們排齊隊伍，悄然地離開山頂。仲林有義伯堅三個人最後離開，在離開山頂之前，有義忽又心生一計，把那滿山的枯樹先燃燒起來。但不上兩個小時之後，敵人的大批飛機果然軋軋而來。他們以為山頂上冒出火光，定是他們的軍隊尚在和義勇軍廝殺，所以當下數十架飛機炸彈像雨點一般的落下來。他們的存心，也預備把義勇軍完全的殲滅。但鬼子那兒想得到這一支忠勇義勇軍，已在很安全的新根據地上開着歡樂的慶祝勝利大會哩！

當夜伯堅在長白山另一條支脈的山頂上吩咐衆弟兄連夜的趕築完成新的防禦工作；仲林有義只留幾個連長在義勇軍那兒作爲教練官，他們帶領衆弟兄也就悄然地回到了鳳凰山。次日早晨，密探前來報告，說長白山義勇軍舊時的根據地被日軍用大批飛機轟炸歷三小時之久，山頂上一切已化爲焦土了。仲林聽了這個報告，把有義手兒緊緊地搖撼了一陣，敬佩萬分地說道：

「將軍料事如神，我們第一次出兵，能大獲全勝，皆將軍之功也。」

「哈哈！好說，好說，這是我偶然猜中而已，那裏配得上料事如神四個字？」

有義自然也十二分的得意，忍不住大笑了一陣，謙虛地回答。正在這時，外報義勇軍中有人到來求見旅長。仲林忙命請入，不多一回，只見進來的不是別人，却是大哥伯堅。他入營帳，便向有義立正致敬。說道：

「兄弟今日特地代表三千義勇軍前來向張參謀長謝恩，若不是張兄料事如神，則我弟兄們將全數被日軍所毒害矣！」

「大哥不要客氣，這次我們弟兄能夠幸免敵機的轟炸，可見中華民族將來尚有光明的希望，我相信我們只要一口氣不斷，三島倭奴，必有淪亡的一天。」

有義一面還禮不迭，一面微笑着回答。仲林於是請伯堅坐下烤火，倒上了熱茶，大家談了一回軍事。伯堅嘆了一口氣，說道：

「日軍每次以重兵進攻，我們總不敢向他們作孤注一擲的決鬪，因為我們固然有流不完的熱血，但手裏却是只留有限的軍械；他們可以不惜犧牲大批飛機大炮來向我們轟擊，但我們把鎗彈是視爲第二生命一樣，豈肯一無目標的亂放呢？所以日兵佔優點的就在這兒，我們吃虧的，也就在這兒。假使我們也有大炮飛機可以與他們抵抗的話，我相信鬼子兵早已給我們趕出東北的故鄉了！」

「我聽了大哥的話，我真表示非常的心痛。東北的義勇軍，在這樣艱難困苦中流血拼命，真是太可憐一些了。」

仲林覺得無限感喟，他也連聲嘆息的回答。有義沈吟了一回，忽然以手拍額，向仲林說

道：

「我想你可以回北平去一次，請安琪設法在北平募捐，她爸爸是財政廳長，所結交的朋友，當然都是一般豪富，在他們不過是拔一根汗毛而已，我們就可以多殺一個敵人！你說這個辦法如何？」

「參謀長的高見甚是，二弟不妨回平一走。」

「我才回故鄉還只殺過一次敵人哩！如何就叫我回平去捐款呢？我想給我多殺幾個敵人，等子彈真正缺乏之時，再去設法也不遲！」

仲林聽大哥也這樣慫恿自己，但他却連連搖頭，表示不願離開東北的回答。伯堅有義沒有辦法，也只得罷了。從此以後，日兵屢次遭到仲林軍隊的襲擊，十分不安。光陰匆匆，不知不覺的過了半年。仲林這一旅軍隊，已經死亡過半，殘缺不齊，抬頭呆等接濟，却是失望得很。仲林在這個時候，他不得不別了有義，預備回北平一走了。當時他把軍中一切之事，交付有義代理。他便單身來到瀋陽城，整整有五年不見了的瀋陽城，滿目頽垣殘壁，真是十分淒涼。仲林正預備坐車趕到火車站去，忽然那邊一個醫院門口走出一個樸素的女子來。兩人見面，都呆呆地怔了一怔。仲林因為有正經事在心裏，所以他回身又走。不料那女子追上來，拉住仲林身子。眼淚汪汪的叫了一聲仲林，說你把苦命的曾靜竟壓根兒的忘懷了嗎？

## 六

這個女子是什麼人呢？原來就是仲林在瀋陽中學裏的同學曾靜姑娘。在五年之前，仲林和曾靜可說是唯一的知己知彼，因為他們從小在一塊兒讀書，青梅竹馬，心心相印。雖然那

時年齡尚輕，但他們的心眼兒上也早已滋長了情苗愛葉了。中學畢業之後，仲林因家道貧寒，無意再求深造，預備輟學就商。但曾靜因為仲林是個好人才，覺中途輟學，殊為可惜。所以竭力資助其繼續求學，仲林方才能和有義一同考入清華大學。不料時隔半月，九一八戰事爆發，曾靜的爸爸曾國雄，忠誠保衛國土，因而殉難。她的母親，尚病在床上，聞城破夫亡，遂也自盡殉夫，蓋不願受辱於敵寇之手也。其時曾靜尚出外覓醫，欲救治滿身重傷的父親。但敵寇炮彈像雨點般的集中在瀋陽城，滿城彷彿佈成了火網，曾國雄的公館亦中彈化為灰塵。這消息透露到各省各地，因此在北平求學的仲林，也只道曾靜亦已葬身火窟，為國殉難了。可是曾靜這姑娘命不該絕，她在九死一生之中竟得了救。這在看過「血」說部的讀者們，當然是很明白的，她這幾年來就一直住在徐克儉的家裏。

曾靜對於克儉本無什麼好感，況且克儉的爸爸徐震寰又是一個偽組織裏的人物；所以她的中心，預備到北平來找仲林，大家為國幹些兒有意義的工作。但是她幾次三番的寫信給仲林，却杳無音訊，彷彿石沉大海。所以曾靜心中又誤會仲林寡情薄義，猜想他在外面一定另有新愛，因此把她這個家破人亡的舊侶就拋置於腦後了。曾靜既然這樣的猜疑，可憐她的芳心自然十分悲痛，要想到北平去找尋仲林的勇氣也就消失了。

歲月悠悠的過去，曾靜在克儉家裏已住了快近兩個年頭了。在這兩年的日子裏，克儉對待她的一舉一動，當然是柔情蜜意，噓寒問暖，可說是體貼入微。曾靜不是一個呆笨的女子，她對於克儉的殷勤款待，豈有不明白的道理？況且在過去克儉原也向自己追求過，那麼照此下去，自己就難免要做漢奸的媳婦了。一時想到為國流血的爸爸，她當然覺得無限的慚

愧，良心上立刻會感到極度的不安，於是她下了一個決心，這天對克儉說道：

「克儉哥！我在您府上一住竟有兩年多了，雖然乾爹乾媽把我當做親生女兒一般的疼愛。就是你也把我當作親妹子一樣的照顧，但我自己心裏終覺得十分的不好意思。

所以我明天預備離開這裏，到外面去找些兒事情做。……」

「靜妹！您……您……怎麼忽然想出這個主意來了？您住在我們家裏，誰也沒有討厭

過您呀！您幹麼要到外面去流浪呢？難道說是我爸媽有什麼地方得罪了您嗎？」

克儉不等會靜說完，就顯出驚慌的神情，皺了眉尖，急急的追問。會靜搖搖頭兒，微微

的一笑。說道：

「不！乾爹乾媽是待我再好也沒有了。」

「那麼是我得罪了你嗎？」

「你也待我很好，我心裏很感激你。」

「我想一定是什麼下人們有言語冒犯了你，靜妹所以生氣了。你快告訴我，那一個僕

人得罪了你？我馬上就叫他們滾蛋！」

「你不要胡猜吧！即使僕婦們有什麼不是之處，我也決不計較，何況他們對我都非常

的奉承呢！所以你猜想的都不對的。」

會靜這樣回答，一時把克儉倒怔怔地愣住了。望着院子外陰沉沉的秋雲，自不免連連的

搓了一回子手。低低的說道：

「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到底爲了什麼緣故呢？」

「我想這兒又不是難民收容所，我終不能厚了面皮在這兒住上一輩子的。到如今已經快近兩年了，我若再住下去，我自己良心上也有些說不過去呢！」

「靜妹！你這話說錯了，你不是已認我父母做乾爹乾媽了嗎？那麼你也可以說是我們家屬的一員了。即使住上了一輩子，那也算不得什麼呀！況且我……對你……」

克儉說到這裏，兩頰微微的一紅，吱吱唔唔地却有些說不下去的樣子。會靜似乎已明白他心中所要說的話，但却不讓他說出來。就接着先說道：

「你的話雖然不錯，但我很想到外面去透透空氣，因為這兒滿目所接觸的禽獸，實在太使人看不入眼了。」

「好能！我想跟你一同流浪到外面去，因為我也不願意在這種悶人的地方再生活下去！我們應該到自由的大地上去工作，去生存，這樣才對得住良心和國家。」

克儉表示十二分同情的意思，堅毅地回答，他完全是爲了捨不得和會靜分離的緣故。會靜微微一笑，秋波神祕地瞟了他一眼。俏皮地說道：

「我說你犯不着跟我一同去過流浪的生活，因為你不是還有一個好好兒的家庭嗎？」  
「哼！好好兒的家庭？靜妹！請你不要諷刺我罷！我在這個環境之下，實在也是沒有辦法的呀！」

克儉臉上有些熱辣辣的感覺，他怨恨地說到後面，眼淚忍不住滾了下來。會靜在這兩年的日子中，和克儉早晚相聚，多少終也有些兒感情作用。因為克儉爲人，雖不是一個抱負偉大思想卓絕的青年，但却也不是一個仗勢欺人作威作福的青年，他對於爸爸的出任偽組織，

他並不贊成，可是也不敢竭力反對。總而言之，他是一個很平常的青年。曾靜因為他曾經救過仲林的哥哥伯堅，所以覺得克儉還算有一點愛國的思想，因此對他也並沒有過分的惡感。此刻見他流下淚來，心裏也很難過。遂低低的說道：

「我知道你沒有辦法，所以我是同情你的苦衷。」

「假使你真的同情我苦衷，那你就不要離開我。倘然你是爲了討厭我這個家，那麼我可以跟你一同到外面去過生活，靜妹！你能可憐我這一片癡心嗎？」

曾靜聽他顫抖着聲音，向自己苦苦的央求。一時覺得他分明對自己已有求愛的成分，這叫自己怎樣的回答才好？這就緋紅了粉臉，呆呆地默不作答。克儉又淒涼地說道：

「我也明白你的心中，當然你是忘不了仲林的緣故，所以你大概一定要到北平去找他……。」

曾靜想不到被他竟說到心眼兒裏去，一時芳心便像小鹿般的亂撞，兩頰更加像玫瑰花朵兒似的嬌豔起來了。克儉見她仍舊默不作聲，遂繼續的說道：

「靜妹！你是不是預備找仲林去呢？你回答我呀！」

「……」曾靜低了頭兒，依然沒有回答。

「我知道你心中愛的是仲林，那也沒有關係，因為愛完全是自由的，並不勉強的。不過，我有些奇性，你寫了這許多封信給仲林，他爲什麼一封回信也不給你呢？並不是我在背後說朋友的壞話，對於這一點，我認爲他是太沒有情義了。」

克儉這兩句話，聽到曾靜耳朵裏，她覺得有些刺心的疼痛，一時眼淚也大顆兒的落濕了

衣襟。克儉接下去又說道：

「靜妹！你也不用傷心，我想仲林也許不會忘記你，所以你若一定要到北平去找他，我可以陪伴你一同去的。假使他在北平有了新愛，而不認你了，那麼我仍舊陪你回來。假使他沒有忘記你，我便一個人的回來。因為我不放心你一個年輕的姑娘在外面奔波，萬一遇了歹徒，那時候你叫爹不應呼娘不理，這便如何是好呢？靜妹！我這一點的要求，你終可以答應我罷！」

會靜聽他這樣說，覺得他的癡心，實不下於我之對仲林一樣。因為心頭過分的感動，她的淚水益發似泉水般的湧上來。克儉也傷心落淚，低低的說道：

「我知道你身兒雖在我的家裏，但你的心兒却是在仲林的身上，我很敬佩你的多情，因為你的愛是多麼專一呢！只恨我沒有福氣，我不能和你永遠的廝守一輩子。不過這兩年來，我們能夠早晚相聚一起，說來我還算是幸福的呢！靜妹！你預備那一天動身上北平？你決定一下子，我準定陪你去一次罷！」

克儉說完了這幾句話，他站起身子，向會靜告別，便回到自己的臥房去了。會靜等他走後，她歪在床上，伏在枕兒旁忍不住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會靜的哭是爲了左右兩難，自己實在不知怎麼的委決才好？所以她非常的傷心。因為仲林這兩年來，消息沉沉，究竟是不是還愛着我這個姑娘？確實還是一個問題。萬一到了北平之後，仲林真的變心不認我了，倒叫我如何的做人呢？難道真的再跟了克儉回家來嗎？這……這……當然說不出口。即使克儉仍舊愛我，那我也不好意思再接受他呀！會靜這樣想着，所以這晚她是整整地傷心了一夜。



誰知到了第二天早晨，會靜忽然聽到僕婦王媽的告訴，說少爺全身發熱的病起來了。會靜自然吃了一驚，顰鎖翠眉，由不得暗暗的想道：奇怪了，昨天他還好好兒跟我說話呢！怎麼今天忽然會病起來了？那麼他這個病當然是爲了我要到北平去才生的了。這就可見他對自己的癡心，真也是到了一百二十分的程度。會靜這樣想着，心裏很是難過，於是匆匆的梳洗完畢，便走到克儉的房中來探望。這時房內徐太太已經坐在床邊了，會靜叫了一聲乾媽，低低的問道：

「怎麼？克儉哥病了嗎？」

「是呀！你來摸摸他的額角，真是燙手得厲害呢！」

會靜聽乾媽這樣說，當然不得不走近床邊去，伸手在克儉額角上按了一下。覺得真的火炭一般，再瞧他臉兒，也紅得發燒。克儉本來是閉了眼睛養神，當他發覺一隻軟綿綿的手兒放到自己額角上來的時候，遂微睜眼睛，向會靜望了一眼，還微微的一點頭，表示招呼她的意思。這時徐太太站起身來，向會靜說道：

「靜小姐！請你照顧他一下，我叫人請大夫去！」

會靜答應了一聲我知道，她在床邊也慢慢地坐了下來。微蹙了眉毛兒，秋波逗了他一瞥憂煎的媚眼。低低的說道：

「怎麼好好兒的會病了？這兩天已經是秋天了，你晚上一定受了寒吧！」

「不要緊，是一些兒感冒，睡兩天就好了。」

克儉從痛苦中露出一絲笑意來，還向她低低的安慰。會靜倒了一盃熱開水，親自端到他的

的口邊。溫情地問道：

「你口渴嗎？我給你喝些開水潤潤喉嚨。」

「謝謝您，倒叫您來服侍我了。」

「別那麼說罷！前兒我生病的時候，你不是也服侍過我嗎？」曾靜勉強地含了笑容，低聲兒回答。克儉於是沒有再說什麼，就在她手裏拿着的盃子上喝了兩口開水。曾靜道：

「還要喝一口嗎？」

克儉搖搖頭，曾靜遂把茶盃放在桌子上。兩人相對呆望了一回，克儉忽然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說道：

「靜妹！想不到我忽然會病了，這真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我很對不起你，你要動身到北平去只好暫時遲幾天了。」

「那當然，等你病兒全愈之後，我再動身到北平去也不遲。」

克儉聽曾靜這樣說，雖然有些兒失望，但却還覺得有些兒喜悅，遂望着她粉臉兒。癡癡地問道：

「那麼我這病一天不全愈，你就一天不動身嗎？假使果然因我生病而可以阻止你到北平去的話，我倒希望這病永遠的不要好起來。……」

「唉！你爲什麼要說這些癡話呢？我希望你睡兩天就能起床了。」

曾靜見他竟癡得這一分樣兒，一時心裏終覺得非常的難過，忍不住嘆了一聲，輕輕地回答，正在這時，徐太太又走進房來，叫曾靜先去吃早餐。等曾靜在飯廳裏吃畢早餐回房，見

大夫已坐在房中給克儉開方子了。大夫開好藥方，叫他們先撮一帖來喝，說明天最好再連看一次。徐太太當然連連答應，便送着大夫出來。床上的克儉聽大夫的話，便恨恨的罵道：

「他媽的！別的話不說，倒把明天的生意經先拉牢了，這種混賬大夫，他有本領能醫好我的病，恐怕他還要先去投幾個胎來呢！」

「克儉哥！你別那麼說，大夫也是好意，多診治一次，當然病兒更好得快了。」

會靜聽他話中的意思，分明是說他這個病決不是藥石所能醫愈他的。一時心中更加的難過，她眼眶子裏幾乎湧上了晶瑩的熱淚來。不過她表面上還竭力鎮靜了態度，向他低低的安慰。一面拿了藥方，一面走出房外吩咐僕婦撮藥去了。

克儉的病雖然是偶染感冒所致，但他大半的原因，還是爲了會靜要離開他去尋仲林的緣故。所以他生的病，實在就是心病。心病比不了普通的病症，沒有心藥，怎麼能夠全愈起來呢？當然喝藥像喝水一般，一天兩天的下去，他的病不但沒有減輕，並且反而一天一天的加重起來了。

這已經是一星期以後了，克儉睡在床上，茶飯不思，昏昏迷迷的連神智都有些不太清楚了。徐震寰夫婦倆膝下只有克儉一個獨養兒子，當時急得了不得，還以爲他是生了邪病，遂除了請醫服藥之外，還到廟宇裏去求神拜佛，許下了不少愿心。但又有什麼用呢？克儉的病兒始終沒有一些轉機的樣子。這天下午，天空中落着淅淅瀝瀝的秋雨。房內陰沉沉的，更顯出淒涼的樣子。會靜眼瞧着克儉的生命，將爲她而幻滅了。她是個富於情感的姑娘，所以芳心裏覺得非常的悲酸和難受。因爲自己當初在醫院裏被鬼子兵看中的時候，假使沒有克儉冒

認我是他的未婚妻的話，那麼我早就被鬼子兵侮辱了。倘若我要保全清白而不甘受辱，那麼我的生命一定也死於鬼子兵的刺刀下了。照此而說，克儉實在是救我的恩人。況且我已到了無家可歸，孤苦伶仃的一個弱女子，若不是在他家裏安居了兩年，那我現在也不知流浪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曾靜想到這裏，覺得自己既然受了人家的恩惠，照情理上說，也確實應該報答人家的。現在我硬着心腸走了，固然沒有報答他，而且還要害了人家一條性命，那我的良心上怎麼說得過去呢？雖然說我也沒有害過他，但這是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究竟爲我而死呀！難道我能不負一些兒責任嗎？曾靜這樣再三再四的想着，終覺得自己應該救他性命才好。她含了眼淚，又暗暗的想道：我只好負了仲林，譬如我被鬼子兵殺死了，那麼仲林也不是始終得不到我做妻子嗎？況且仲林毫無音訊，他是否還像過去一樣的愛我，這還不能知道呢？我何必再癡癡地單戀着他？曾靜到此就下了一個決心，她坐在克儉的床邊，見室內此刻沒有別的人，遂把克儉身子輕輕的搖撼了一陣。低聲兒喚道：

「克儉哥！克儉哥！」

克儉被她推着叫着，遂微微地開了眼皮，向曾靜淡然地逗了一瞥，呆呆地望着她，卻沒有說什麼。曾靜覺得自己應該說些什麼話去安慰他才好呢？她紅了臉兒，先搭訕地問他要喝些開水嗎？克儉搖搖頭，把她手兒很有力的握住了。流淚說道：

「靜妹！很對不起，爲了我的病，又耽擱了你一星期日子。好在沒有幾天日子了，你就可以到北平去了。只是我再不能陪伴你一同去，我覺得這是我終身的遺恨！」

克儉這幾句話分明是說他的病再不會好了，離開死就在眼前了，不過他說得很不明顯而

已。但曾靜是個聰明的姑娘，她如何還會聽不明白呢？一時悲酸到了極點，眼淚像斷線珍珠似的滾落下來。抽抽噎噎的泣道：

「你快不要這樣說了，只要你病兒好起來，我不再到北平去了。」

「你……你……不再到北平去？你……你……這話是真的嗎？」

「真的，我沒有騙你，……」

「那麼……你……不去找仲林了嗎？」

「我……我……不找他，我……我……要永遠的陪伴着你……。」

曾靜緋紅了嬌靨，眼眶子裏還貯滿了晶瑩熱淚，赧赧然的樣子，吱吱唔唔的回答。克儉聽了這幾句話，好像是注射了一枚強心針一樣，愁眉苦臉的表情立刻會眉飛色舞起來，興奮得忘記了生病，立刻氣喘喘的從床上仰起身子，但到底一星期沒有吃東西了，他頭暈眼花的立刻又倒了下去。曾靜瞧着不忍，慌忙把他抱住在懷裏。低低的說道：

「你……好好兒的休養緊，我……的身子，以後就屬於你所有的了。」

「啊！天哪！我……做夢嗎？……」

「不是做夢，我……真的願意嫁給你了。」

「靜妹！你……救了我的性命，我……我……這一生就永遠忘不了你的大恩！」

克儉見她羞答答的說，神情真是嫵媚到了極點。一時喜歡過了度，他假在曾靜的懷裏，反而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了。曾靜被他引逗得淚下如雨的說道：

「克儉哥！你……爲什麼還要傷心呢？」

道：

「不！不！我不是傷心，我是太歡喜了。因為我在已經絕望了之後，而再得到了生命的搭救，那叫我如何不要歡喜得哭起來呢？」

「既然歡喜，你不應該哭，你……你應該笑才對啊！」

「是的，靜妹！你瞧我不是在笑了嗎？」

克儉掛着眼淚，真的嘻嘻地笑起來。曾靜見他癡得可憐又復可笑，一時倒也不禁爲之嫣然了。遂把他身子移到枕頭上好好的躺下，逗了他一個媚眼。說道：

「現在你可以好好兒的吃些稀粥了，我給你到廚房裏去盛罷！」

「不！慢些兒叫王媽去盛好了，你不要離開我，我要你一天到晚伴在我床邊，讓我把你看一個痛快！」

「別說傻話了，看看我的人，難道肚子就會不餓了嗎？」

曾靜紅暈了粉臉，向他嬌嗔地說，嘴角旁却忍不住露了一絲笑意。克儉這回子精神也好得多了，拉了她手兒。笑嘻嘻的說道：

「你瞧我病也好了，那肚子如何還會餓呢？好妹妹！你真是我的靈魂一樣，有了你，我就活了命。沒有了你，我是只有死的了。」

「原來你這病是嚇人的，……真是難爲情都不怕嗎？」

曾靜嘆的一笑，把手指去劃他的臉皮。克儉聽了，紅了兩頰，却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

「我倒並不是嚇人，實在是因爲太癡心的緣故。因爲你要離開了我，我就失掉了一個

心愛的妹妹，那我做人還有什麼滋味呢？所以我一心一意就想死了。」

「唉！你把一個女人比自己生命還看得重要，在這國破家殘的環境裏，你如何對得住你自己的良心呢？」

會靜也深長地嘆了一口氣，她有些怨恨的表情，向他低低的責問。克儉慚愧地說道：

「話雖不錯，但……我有了妹妹之後，我就有奮鬥的志向了。假使妹妹叫我去加入義勇軍，我一定也會跟敵人去拚命的！」

「好！我希望你不要忘記了這兩句話。」

兩人說到這裏，徐太太也走進房來。會靜站起身子，微含了笑容。說道：

「乾媽！克儉哥今天病體好一些了，他已經想吃東西了，我去給他盛稀粥來罷！」

「真的嗎？阿彌陀佛，謝天謝地，大王廟的菩薩果然很靈驗哩！」

徐太太聽會靜這樣告訴，她把心中的憂愁會消失了大半。虔虔誠誠的唸了一聲佛，非常安慰的回答。會靜聽了，忍不住暗暗好笑，但口裏當然不說什麼，她便匆匆的走到廚房裏去了。這兒徐太太坐到床邊，伸手摸着克儉額角。叮囑着說道：

「孩子！你這次病能夠好起來，完全是靠菩薩保佑你的，所以從今天起，你應該相信

菩薩，初一月半，你要吃素才好，那麼菩薩一定會保佑你長命百歲沒病沒痛的。」

「媽！你知道我這病是怎麼會好起來呢？」

克儉由不得笑出聲音來，遂叫了一聲媽，向她得意地問。徐太太見兒子昨天還昏昏沉沉的狀態，不要說茶不思來飯不想，連開口說一句話的氣力都沒有。但此刻居然是有說有笑，

完全改變了一個人樣兒的神氣，她心裏好不歡喜？這就笑道：

「那還用說嗎？當然是全靠菩薩的神力呀！」

「媽！爛泥菩薩會醫病，這就無怪世界上一般庸醫都要自稱爲華陀再世了。」

「罪過，罪過，傻孩子！你千萬不要胡說白道呀！大王廟的菩薩是最靈驗的，真可說有求必應。瞧我昨天剛去許下了愿心，你今天不是馬上就好得多了嗎？」

「這是給大王廟菩薩做投機做到了，世界上的事情，往往碰得湊巧，張冠李戴的會得到一種意外的幸運。」

「孩子！你越說越不對了，這……話是什麼意思？你如何竟有這麼多的瘋話啊？」

在徐太太耳朵裏聽起來，覺得克儉說的話，真所謂語無倫次，幾乎疑心他有些瘋癲的成份了。所以驚疑了目光，呆望着他急急的說。克儉笑了一笑，方才一本正經的樣子。說道：

「媽！我老實的告訴你吧！我這個病，也不是大夫瞧好的，更不是大王廟菩薩醫好的；實實在在是會靜妹妹把我醫好的呀！」

「孩子！你……這話是打那兒說起來的呀？爲娘實在是太不明白了。」

徐太太聽了這些話，她弄得目定口呆，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一時皺了眉毛，又急急地追問。不料正在這時，會靜已親自的搬了稀粥和小菜匆匆的走進房來。克儉在會靜的面前，自然不敢冒昧再說這些話，他恐怕會靜要生氣的。但徐太太是管不到這許多，她就向會靜笑嘻嘻的問道：

「靜小姐！克儉說你把他的病兒醫好了，我倒有些兒弄不懂起來，難道你也會做大夫



的嗎？」

克儉在母親說這幾句話的時候，他心中真是急得了不得。眼睛向會靜偷望了一眼，果然見她兩頰像玫瑰花兒般的嬌豔起來。一面放下稀粥和小菜，一面赧赧然有些嗔恨的意思。說道：

「乾媽！我那兒會做大夫呢？你聽他的胡說白道！」

會靜說完了這兩句話，她在房中當然再也不好意思的站下去，因此一骨碌轉身便走到房外去了。克儉見她果有惱怒的神情，一時急得額角上汗如雨冒，遂急急的向徐太太埋怨道：「媽！你……你怎麼能夠這樣問她呢？人家一個女孩兒家當然要害羞了。假使她生了氣，又不答應我了，那……那……叫我一切不是又完了嗎？」

「噢！這……不是你自己說的嗎？你說你這病是她醫好的，那麼我就是這麼的問她一聲，我想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吧？」

徐太太見兒子說到後面的時候，竟是雙淚交流下來。一時心中也有些明白了，她到底是個上了年紀的人，見多識廣，所以她此刻已猜到兒子的病就是屬於相思一類的了。不過她表面上還故作不明白的神氣，向他低低的反問。克儉這就直截的說道：

「媽！你怎麼一些兒也不知道的呢？會靜她起初不肯嫁給我，因為她要到北平去，所以以我病了。大概會靜見我病得快死了，所以心中很是不忍，她剛才便答應嫁給我做妻子了，所以我的病也馬上好起來了。媽！你如何能這樣直截的問她？那也無怪她要怕羞起來了。」

「哦！哦！傻孩子！原來是這麼的一回事，可憐我就壓根兒沒有知道你生病的原因呢！否則，我早就向靜小姐哀求了。現在她既已親口答應了你，她如何還會有翻悔的道理？你放心，快先吃了粥吧！回頭我也去跟她說定了，等你病兒復原之後，而且我馬上給你們結婚，那你終可以高興的了。」

克儉聽母親這樣安慰自己，一時把焦急立刻化為烏有。忍不住掛了眼淚，嘻嘻地笑出聲音來。徐太太這時把一星期來的煩惱也拋掉了，臉上的笑容始終沒有平復過。遂拿了粥碗，親自的服侍兒子吃稀粥。說也有趣，克儉竟一口氣吃了三碗稀粥，還說不大飽哩！這種病症真可說是人間的怪病了。

從此以後，克儉的病就一天一天的好起來。但曾靜躲在自己的房中，却不肯再到克儉病床邊來服侍了。後來經克儉再三的叫母親去央求，曾靜只好厚了面皮，到克儉房中來了。克儉見房內一個人都沒有，遂向曾靜說道：

「靜妹！你好硬的心腸，這兩天為什麼不到我房中來望望我呀？常言道：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何況我們已兩天不見，那你真把我想念苦了。」

「誰叫你那張快嘴先向乾媽告訴了？別人家不是很難為情嗎？」

曾靜說到難為情三字，她真的顯出嬌媚不勝情的意態，赧赧然地逗給他一個白眼。這白眼在克儉瞧來，真是美麗可愛到了極點。這就伸手握住她的纖手，無限得意的樣子。笑道：「這也沒有關係，我們不是早晚終要向爸媽告訴的嗎？靜妹！我媽可會對你說過？等我病兒好後，他給我們馬上就洞房花燭哩！妹妹！你……心裏歡喜嗎？」

會靜沒有回答，低垂着紅暈的粉臉，她似乎怕難爲情。克儉見她不作聲，遂沉吟了一回，低低的說道：

「我想你的心兒，終是在仲林的身上吧！」

「唉！我已經答應嫁給了你，你爲什麼還要這樣的瞎猜我呢？難道說你以爲我的情義完全是假的嗎？」

會靜聽他這樣的說，她芳心中就有些悲酸的意味。抬起頭來，嘆了一口氣，秋波逗了他一瞥哀怨的目光，眼淚便大顆兒的滾了下來。克儉這才深悔失言了，遂伸手連連打了自己兩下嘴巴，說道：

「該死該死！我簡直是胡說白道，放屁之至！靜妹！你不要生氣，請你原諒我罷！」

會靜的本意，老實說，的確是並不愛克儉的。第一，他爸爸是個漢奸。第二，克儉並不是一個什麼了不得的好人才。她當初的目標是認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愛上了仲林這個人。但世界上的事情，偏偏失意多於得意，老天是不肯稱人心願的，所以把一個可憐的會靜就弄成了現在這一個局面。她之所以答應嫁給克儉，也無非是一時的情感衝動。此刻被克儉戮心戮肺的一說，她如何不心痛欲割呢？所以克儉縱然是向她賠罪說好，她却越想越傷心，忍不住抽抽噎噎的哭泣起來了。克儉被她這樣一哭泣，他心中真是懊悔到了極點，一時也不知該怎麼的認錯才好？索性也相對的哭泣起來。

兩人哭了一回，會靜慌忙先收束了眼淚。心中暗想，我既然已答應嫁給了他，那麼好好壞壞也只好歸至於我的命運了。他的病才好一些，我如何能引逗他這麼傷心呢？因爲從此

以後，他便是我的丈夫了，我終應該關切他的健康才好啊！曾靜這樣一想，他遂把手帕兒取出，給他拭了眼淚。微笑着說道：

「瞧你，真也癡了，你哭些什麼呀？」

「我……見你哭得傷心，所以我也哭起來。假使你笑了，我馬上也笑了。」

克儉見她又柔情蜜意的對待自己，一時心裏又歡喜起來，他掛着眼淚，真的又笑了。曾靜見他這樣哭笑無停的，倒是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克儉連忙問道：

「你怎麼又嘆氣了呢？」

「我想不到你一個男人家竟會和我們女孩兒家一樣癡癡癡癡，我希望你以後要拿一些勇氣出來。在我們這一個惡劣的環境裏，實在還需要奮鬥一下不可！」

「是的，你這些金玉良言，我一定牢記在心裏。終有那麼一天，你會相信我是一個有勇敢的人！」

克儉點點頭，他方才平靜了臉色，一本正經的回答。曾靜的芳心裏似乎得到了無上的安慰，她緊緊地握了克儉的手兒，頰上的笑渦兒這就微微的掀起來了。

這是一個月圓的時節，克儉和曾靜終於在衆賓歡然的熱鬧聲中而結成了美滿的良緣。燈炮酒闌，夜已深沉，賀客皆已散去，一對新人也早已在暖融融的閨房裏面享受着魚水之歡了。

光陰匆匆，克儉曾靜結婚之後，不知不覺的已有一年多的日子了。在這一年之中，他們夫婦倆便任一個新華中學裏教書。名義上是在教育界裏工作，實際上克儉和義勇軍頗有一些連絡關係。他把日軍的情報，時常供給義勇軍知道，因此使日軍屢次遭到義勇軍的打擊，這

些都是克儉的功勞。那時東北的義勇軍都是游擊戰，他們各自一軍的和日軍抵抗，在義勇軍和義勇軍之間也並沒有連繫的。所以克儉雖然打聽孔伯堅的下落，却是沒有知道。

這是一個寒冬的天氣，外面的雪花像鵝毛般的狂飄。那間教務室裏四面窗戶是關得緊騰騰的，室中還生旺了一隻融融的火爐，但裏面空氣仍舊不見得溫暖，教師們坐在案頭上批改着學生們的卷子，還不時地停下筆桿，把手放在嘴兒上呵氣取暖。不多一回，噹噹的上課鐘聲响了。教師們挾了書本都向教室裏去了，這間教務室內就只剩克儉一個人了。原來他這一個鐘點內沒有課程，所以一個人坐在案頭上靜悄悄的批改學生們的考卷。不料正在這個時候，忽然門外推進一個滿身堆雪的大漢來。克儉抬頭見他左臂上已受了鎗傷，所以連衣服上的雪花都被血水染紅了。見了這個大漢，克儉就明白這是義勇軍中的同志，大概被鬼子兵發現而受傷了。方欲站起相問，那大漢已向克儉跪下叩頭，連連呼救。克儉連忙把他扶起，說道：

「你是咱們的弟兄嗎？是不是鬼子兵傷害了你？」

「是的，鬼子兵已追來了，你……快些兒給我一個地方躲藏躲藏吧！」

克儉見他慌慌張張的說，遂情急智生的把他拉到一張靠壁的寫字檯下面，然後自己坐在寫字檯旁邊，把蹲在寫字檯下的大漢完全遮蔽了。因為這一間四方的教務室，除了幾張寫字檯和書櫃之外，實在沒有安全的地方可以給他躲藏。克儉雖然想到給他躲在寫字檯下，也不是一個安全之地，不但不安全，而且是冒了絕大的危險。不過克儉爲了救他心切，所以連他本身的危險也置之度外了。就在這當兒，一陣嗒嗒的皮靴聲，接着那教務室門砰的一聲被踢

開了。外面衝進五六個鬼子兵來，彷彿是野獸那麼的兇猛，把刺刀一橫。喝道：

「喂！你瞧見一個強徒逃進來嗎？」

「什麼強徒？我沒有瞧見呀！」

克儉竭力鎮靜了態度，慢慢地站起身子來，他穿的原是件皮袍子，所以背了身子，緊緊地遮蔽着寫字檯下面，低低的說。那個隊長模樣的鬼子兵，兩道兇險的目光，向室內四周掃射了一下，然後向部下說了一句日本話，那四五個鬼子兵立刻東尋西找的檢查了一回。克儉在他們檢查的時候，可憐他那顆心兒幾乎要從口腔裏跳出來，而且他的兩腿忍不住已瑟瑟地發抖起來。四五個鬼子兵的檢查也無非應個景兒罷了，因為這四方大的一間室中實在沒有可以躲避的地方。這個鬼子隊長的兩眼，兇巴巴的注視着克儉的臉色。因為他部下找尋不到什麼強徒，遂一步一步的向克儉逼近過來。克儉在這個時候，倒也並不害怕了。遂先說道：

「我一直沒有離開過這間房子，所以根本沒有瞧見什麼強徒逃進來，請你們到別個房間去搜抄搜抄吧！」

「嘿！你這個人壞東西！我瞧見這屋子門口的雪地上有血水，這強徒一定逃進屋子來的！你快說出來，強徒躲在什麼地方？否則，我抓你到司令部去！」

克儉想不到屋子門口的雪地上給他們已經發現了血水，這就臉色轉變了有些灰白。暗想，糟了糟了，今天的事情可有些尷尬了。但那鬼子隊長好像已窺破了他的虛心，伸手猛可抓住克儉的衣襟，就向左邊再把他身子用力推了開去。克儉因為是害怕的緣故，他的氣力會消失盡了的樣子，立刻仰天跌了一交，倒在地上，竟爬不起來。可是在這時候，那另外幾個

鬼子兵已發覺寫字檯下躲藏着一個人；於是大叫在這兒，在這兒，兩個鬼子兵搶步上去正欲把那大漢從檯底下抓出來的時候，忽然砰砰兩聲，只見那兩個鬼子兵已應聲而倒，中彈死了。其餘三個鬼子兵一見這情形，明知這鎗聲由檯子底下發出來的，遂也一齊拔出鎗來，都向檯子底下砰砰的開放。但這些鬼子還恐怕那大漢沒有死，所以逼着克儉把那大漢去拖出外面來。克儉在鎗尖威脅之下，只好把那大漢由檯子底下拉出來。見那大漢滿面滿身都是鮮血，但他似乎還有最後一口氣。向克儉望了一瞥慘淡的自光，十分抱歉的樣子。說道：

「好兄弟！我已經拿回了本錫。但是，我却累……害……了……你……」

那大漢說完了話，眼皮合上，手裏握着的那支盒子炮也落到地下去了。克儉把他屍體輕輕的放在地上，站起身子，他眼眶子裏已貯滿了晶瑩瑩的血淚了。但鬼子們已一齊奔上來把克儉抓住了，因為鬼子兵也死了兩個，所以把一股子怒火都發洩到克儉頭上去。大家拳腳交加，可憐克儉在暗無天日的惡勢力下，就被他們侮辱了一個夠。結果，還把克儉一同抓到司令部裏去。門房間裏的校役，一見徐先生被捕，便急急進來報告。但這時候曾靜等各級教師因為聽到鎗聲，也趕到教務室來看究竟。當下見到室內死了兩個鬼子兵和一個大漢，而克儉的人兒却不知去向，大家都都吃驚不小。尤其是曾靜的心中，急得小鹿般的亂撞，幾乎要哭起來了。這時校役也氣急敗壞的來報告徐先生被捕的話，曾靜啊呀了一聲，她的臉色已變成了死灰的模樣。不料這時司令部又派大隊鬼子兵到來，將全校的教師都抓到司令部去了。

司令部的松岡少將，因為恐怕新華中學裏就是義勇軍的機關，所以把全校教師都抓來個別的審問。但這些教師確實都是普通的百姓，他們當然是竭力的否認。曾靜在這時候，自然

也沒有勇氣說出來自己確實和義勇軍有聯絡的，她急於想走出司令部，回家告訴震寰，可以叫震寰來保克儉出來，松岡因為問不出什麼頭緒，遂放他們回去。一面又把克儉提押上來審問，可憐克儉這時已被鬼子一頓毒打，全身已經傷痕斑斑，十分淒慘。當下松岡問道：

「你和義勇軍到底有沒有關係的？你爲什麼把義勇軍藏起來？你們這學校就是義勇軍的機關嗎？」

「不！不！都不是，都不是的，因爲那個大漢是我從前的朋友，他逃進來向我求救，我爲了朋友義氣關係，所以才救他的。不過，我並沒有知道他就是義勇軍，假使我知道的話，我決不讓他躲藏的。」

「哼！你這小子！好狡猾的嘴兒，還不肯說實話嗎？」

「我說的完全是實話，一些也沒有說謊。」

「他媽的！把他拖下去再做打一頓。」

松岡咬着牙齒，大罵着說。於是四個鬼子兵如狼似虎的又把克儉拖到用刑房間裏去了。就在這時，有個鬼子自外而入，報告維持會會長徐震寰來叩見司令。松岡遂命請他入內，不多一回，徐震寰滿頭大汗的奔進來，撲的一聲，就跪在松岡面前，連連的拜個不停。松岡奇怪地問道：

「什麼事？什麼事？徐會長！你行這麼大禮幹嗎？」

「請少將大人開恩，救救我兒子一條狗命。」

徐震寰雙淚交流的說，他的兩手還是拜個不住。松岡叫他起來，命他旁邊坐下。莫明其



妙的問道：

「誰是你的兒子？你兒子是那一個呀？」

「剛才新華中學被你們抓來的那個徐克儉，他就是我的兒子呀！」

「什麼？他就是你的兒子，那好極了，你的兒子尙且要反對我們皇軍，那還當了得，你知道你自己所負的責任嗎？」

「這……這……我……我……的兒子他……是個安份守己的孩子，他……他決不會反對皇軍的，請少將大人不要冤枉他吧！」

徐震寰見他不但不要買些情面，反而要自己負起責任來。一時急得死灰了臉色，不禁屁屁直滾的哭喪着臉回答。但松岡把脚一頓，猛可站起身子，還沒有開口說話。誰知震寰已嚇得心胆俱碎，坐在椅上的身子，會跌倒地下去，幾乎魂飛魄散的樣子。這時聽到一陣慘叫的聲音播送出來，還有皮鞭落在肉體上的聲音，也嘩嗒嘩嗒地响着。松岡陰險地一笑，說道：

「你聽，這就是你兒子在叫喊的聲音，他把強徒藏起來，還害死了我們兩個皇軍。你想，他是多麼的可殺呀！」

徐震寰側耳一聽，他頓時毛髮悚然，只覺心碎腸斷，淚如雨下。雖在寒冬的季節，他額角上的冷汗也會像雨點似的冒上來。他木然了一回，終於昏厥過去了。松岡便吩咐兩個鬼子兵，把昏厥的震寰送回家裏去。徐太太和曾靜見震寰這樣死過去了似的回家來，一時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因此婆媳兩人都放聲大哭起來。震寰被他們哭得悠悠地醒回來，睜眼一見自己已回到家中，猛可想起兒子的慘叫聲，皮鞭嘩嗒嘩嗒之聲，他是悲痛極了，傷

心極了，因此也跟着他們一同大哭不停。三人哭了一回，曾靜先收束淚痕。急急的問道：

「爺爺！克儉能不能交保呀？」

「唉！完了，完了，什麼都完了！克儉……這孩子……已被他們……」

「什麼？殺了嗎？」

曾靜聽他斷斷續續的告訴着，一時那顆心兒要從口腔裏跳出來了。她驚叫了一聲什麼；粉臉慘白得快發瘋起來的樣子。震寰哭道：

「雖然還沒有被殺，但人兒已被他們毒打得不成樣子了。我……求他們放了這孩子，他們不但不答應，還要我負責任呢！這怎麼辦？這怎麼辦？克儉若有三長兩短，我這條老命還活着做什麼呀！」

震寰說罷，又捶胸大哭。徐太太更加心痛萬分，也哭得死去活來。曾靜覺得事已如此，哭亦無益。她含淚想了一回心事，忽然被她想出一個好主意。遂向震寰夫婦倆勸住了，說小玉是在司令部裏做松岡的太太，我還是打個電話給她，叫她想法子把克儉救出來吧！徐太太和震寰一聽這話，連說好主意，好主意。曾靜於是三腳兩步的奔到電話間去，打電話給小玉去了。不多一回兒，曾靜匆匆的走回來。徐太太急問小玉肯不肯幫忙相救？曾靜說小玉約她在四美咖啡館裏會面，因為電話裏說話，諸多不便。震寰聽了，連催曾靜快去快回，並叮囑她千萬要請小玉相救才好。曾靜答應一聲，便心慌意亂的匆匆赴約去了。

這裏震寰夫婦倆的心中，真好比滾油在熬煎一般的痛苦。好容易的直等到傍晚時分，才見曾靜急匆匆的回來了。震寰夫婦忙問事情怎麼樣？曾靜深深地透了一口氣。說道：

「小玉一口答應把克儉救出來，叫我們不要傷心。她說她在司令部裏忍辱偷生的過了這幾年日子，確實也救過不少的好青年，她說她終算也對得住國家的了。」

「但願菩薩保佑，保佑克儉平平安安的回到家裏來。」

會靜告訴的話，震寰夫婦倆聽了，雖然寬慰了不少。但終覺得憂心煎煎，十分不安。徐太太合十了雙手，虔虔心心的祈禱着說，她的眼淚又撲簌簌的直滾下來了。

這天晚上，她們婆媳三個人怎麼能夠睡得着？尤其是會靜的心裏，想着克儉所以會有這麼勇敢的行動，完全是自己平日鼓勵他的緣故。但他今日受到這樣苦楚，也豈不是我害了他呢？因此心痛若割的，忍不住暗暗地哭泣了一夜。

不論是什麼人？中國人，外國人，凡是人都逃不過美色的誘惑。松岡少將雖然是個豺狼成性的野獸，但在小玉犧牲色相用盡柔媚手腕的迷戀之下，他也會糊裏糊塗的答應了小玉的要求。第二天下午，把一個遍體皆是傷的克儉，由司令部送回徐公館來了。

克儉雖然是平平安安的回家來了，但已經是被毆傷得體無完膚，真令人有些慘不忍睹。震寰淚落如雨，徐太太早已兒啊肉啊的痛哭起來。會靜此刻的傷心已被憤怒佔據，她望着克儉血痕斑斑的臉兒，她哭不出，只有慘痛地笑起來。咬牙切齒的說道：

「克儉！你勇敢，真偉大！你終該知道亡了家鄉的同胞是多麼的可憐呀！」

「這是給我的一個教訓，使我更認清了目標，我才知道偷生苟活……是最懦弱最可恥的東西！爸爸！我希望你勇敢一些，你再不要做敵人的走狗了！」

克儉在萬分痛苦之中掙扎出這幾句話來，他的臉兒是漲成了鐵青的顏色。眼眶裏沒有淚

水，却冒出來火般的光芒。震驚說不出什麼話來才好，他除了嘆氣之外，是只有滾滾地落眼淚。曾靜覺得現在不是傷心的時候，也不是憤怒的時候，最要緊的是把克儉的身體能夠醫治全愈才是。所以她急急叫阿根把汽車預備好，就送克儉到中國醫院裏去了。

經過醫生視察之下，知道克儉不但是體外受傷，連內部都傷得很重，需要住院好好兒的醫治不可。曾靜等聽到這個消息，當然是愁眉不展，十分的悲痛。但是又有什麼用呢？只好暗暗的口唸老天，希望克儉千萬能夠平平安安的好起來。可是當天晚上，克儉竟口吐狂血，臉色頓時慘變。這時病床旁邊，只有曾靜一個人陪伴着他。當下見此情形，急叫醫生前來救治。但醫生聽過他胸部，按過他脈息，竟束手無策，搖頭嘆息不止。連叫完了，完了。曾靜聽了這兩聲完了，她那顆芳心好像已被魔爪摘去了一樣，淚水涔涔而下。伏在床邊，捧着克儉手兒。叫道：

「克儉！我……害了你，……」

「不！……你別說這些話，你……這麼輕的年紀，是……我害……了你。」

克儉說到這裏，一陣悲酸，到底是英雄氣短，逃不過兒女情長；兩行悲淚，早已沾濕了面頰。曾靜咬牙切齒的說道：

「你也不要這樣說，我……這一口氣沒有斷，我……終要給你報仇！」

「是的，我……希望你……能……找到孔伯堅大哥！那……你……你……就見到光明的青天了！……喔唷！……喔唷！靜！……靜！……我……馬上就……要完……完了，……在這……惡劣的……環境……下，我……們……還……需要……奮鬥！還

需要……血鬥下去！……」

「克儉！克儉！」

曾靜見他斷斷續續的說着，大有上氣不接下氣的樣子。忽然叫了一聲喔唷，接着滿嘴裏又噴出鮮紅的狂血。他臉色已像紙兒一般白了，兩眼已向上翻了過去。但他還竭力掙扎着說出後面這兩句話，同時他眼皮已慢慢地合上了。曾靜連連搖撼着他的身子，高喚了他兩聲名字。當她發覺他的英魂已脫離這個世界的時候，她慘叫了一聲天哪！身子也昏跌在克儉的床邊了。

克儉死後，震寰也懨懨的病了。他是上了年紀的人，在悲痛與驚嚇之下，沒上一星期，他也嗚呼哀哉了。剩下了兩代孤孀，這悽慘的景象豈是筆墨所能形容其萬一的呢？

曾靜那時已被新華中學解職，爲的是怕連累了他們整個的學校。曾靜於是投考到中國醫院來做看護，她預備把她的仁愛去服務病家。同時暗暗打聽孔伯堅的下落，希望能夠慢慢地達到給克儉報仇的目的。歲月悠悠的過去，一年容易，又是第二年的秋天了。曾靜這天正從中國醫院裏出來，忽然在路上遇見了孔仲林。雖然五年不見後的仲林，他的臉兒是大改了樣子。不過他臉部的輪廓，依稀地終還有些認識。因爲仲林見了自己，視作陌路人一般，竟翻身匆匆走開。她心中又怨又恨，因此情不自禁的搶步上前，把仲林的身子緊緊地拉住了。

## 七

仲林當時被曾靜拉住，而且聽她叫出自己的名字，同時連曾靜的姓名也報告了出來。他

這才又驚又喜的回過身子，望着她淡白的粉臉兒怔怔地愣住了。曾靜見他仍舊不認識自己的樣子，一時盈盈欲淚的嘆了一口氣。低低的說道：

「仲林！你……你……難道連曾靜都會不認識了嗎？雖然我們之間已隔別了五年，但我的人樣兒到底沒有什麼大改變，倒是你雖然和從前大不相同了，皮膚黑了，人也蒼老了，但……我始終認得你，你就是孔仲林先生。……」

曾靜說到先生兩字，芳心一陣子悲酸，那明眸裏的熱淚，再也忍耐不住撲簌簌地落下了粉頰。仲林聽她這樣說，方才完全相信她確確實實就是自己舊時的情侶心上人，因此伸手把她緊緊地握了一陣手，急急的問道：

「你……沒有死嗎？你……你原來還活在這個世界上？」

「唉！難道你就當我死了不成？」

仲林這兩句話，是更加觸痛了她的芳心，因此她幾乎要抽抽噎噎的哭泣起來了。仲林雖然情感已淡漠了許多，不過見了她雨打梨花般的臉兒，一時也不免辛酸起來。遂皺了眉毛，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道：

「九一八事變發生，報紙上不是登載你們全家都殉難了嗎？我還以為你是死了，所以我整整地為你傷心了幾個月。」

「我爸爸確實是為國流了血，我媽也盡節自盡了，那時我因為在外面請醫生，所以沒有死在炮火之中，但我在半路上也受了流彈的傷。」

「那麼你這幾年來如何的過活呢？你既然沒有遭難，你為什麼不寫信給我呢？」

曾靜聽他提起寫信兩個字，真所謂痛到心頭，一時淚若泉湧，秋波哀怨地逗了他那麼一瞥。淒涼地說道：

「九一八以後，我寫給你的信件，我也算不清楚一共有多少封？但……彷彿石沉大海，竟得不到你一個字的回音。我起初以為郵局不通的緣故，後來日子久了，一切恢復常態，而仍舊得不到你的回信，我知道你是……變……了，我只好悲痛欲絕的死了這一條心。……」

「唉！那叫我……真是難以辯白的了。……」

仲林聽她說自己變了心，同時又見她雪雪瑟瑟的泣個不停。一時覺得雖有百口，也難以表自己的委曲。他嘆了一聲，眼淚也幾乎奪眶而出了。曾靜連忙問道：

「難道你是因為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才不給我回信的吗？」

「這事情說來話長，我們找個地方談談罷！」

「我們到中國醫院裏草地上去坐一回吧！」

曾靜聽了，覺得沒有一個適當的地方可以談話，於是眸珠一轉，想出這個主意來回答。仲林點頭說好，一面跟她步入醫院，一面低低問道：

「你剛才不是從醫院裏出來的嗎？是不是在瞧朋友？」

「不！我在醫院裏做看護了。」

仲林哦了一聲，他沒有回答什麼。心中却在暗暗的難過，因為自己已經另外娶了妻子。曾靜却還這樣癡心地等着我，那我的良心問題實在是太對不起她了。中國醫院的四周是個花

園的佈置，這是給病人在陽光之下散步透空氣用的。所以也植有高大樹木，奇異花卉，還堆着假山，開鑿着池塘，草地上排排長椅子，彷彿什麼公園的樣子。曾靜在池塘邊的長椅子旁站住，把手帕兒拭了拭椅子上灰塵，請仲林一同坐下，然後逗了他一個媚眼，低低的問道：

「你倒把你心裏的苦衷說出來給我聽聽。」

「我在報上見到你們全家殉難的消息，我心裏真是悲痛欲絕。但同時我更記墨家中爸爸和兄嫂的生命不知安全還是危險？所以信件也像雪片地寄去。……」

「你爸爸，嫂嫂，和姪子，我知道，他們也都不幸地死了！……」

曾靜不等他說完，便顯出悲悲切切的神情，向他低低的告訴。仲林倒是奇怪起來，忍不住急急的問道：

「你……你……怎麼知道的呀？」

「因為我碰見過你的大哥，是你大哥告訴我的。」

「那麼大哥如何沒有向我提起他和你遇見過了的一回事呢？」

「什麼？難道你也和你大哥碰見過了嗎？」

曾靜因為自己這兩年來打聽不到孔大哥的下落，此刻聽了仲林的話，自不免驚喜地向他急急的追問。仲林有些猜疑的樣子，他不敢直截的告訴。反而向她問道：

「怎麼？莫非你也想找尋我的大哥嗎？」

「是的，我……我……要跟你大哥一塊兒去……殺敵！」



曾靜滿面浮現了殺氣，她沉重地點頭回答。當她說到殺敵兩個字，先向左右望了一眼，見沒有什麼人注意她，方才恨恨地咬着牙齒說出來。這倒是出乎仲林的意料之外，他也向左右先望了一下，然後驚奇十分的語氣。低低的說道：

「你……你……已經知道我大哥所幹的工作了？」

「你奇怪嗎？噯！我救過你大哥的性命呢！」

「哦！原來還有這樣的一回事情，你能詳細的說給我聽聽嗎？」

仲林又驚又喜的意態，握了她手兒，低聲地問。曾靜於是把那夜在克儉家裏，相救伯堅的話，對仲林告訴了一遍。一面又說道：

「這是四年多前的事情了，你大哥也許已忘記了罷！」

「那麼你一向是住在克儉的家裏嗎？」

「這事情說起來真是一言難盡，……」

曾靜又觸痛了心頭悲傷的事情，她的粉臉上忍不住又沾了無數的淚痕。仲林呆呆地望着她，却木然地出神。曾靜接着嘆道：

「我假使沒有克儉的話，我的生命也早被鬼子兵毀了。……」

「那麼是克儉救你的囉？」

曾靜點點頭，方才把過去的事情向他告訴了一遍。她明眸是含了無限哀怨的神情，瞅了他一眼，有些赧赧然的說道：

「我在進退維谷的環境下，我又有什麼辦法？我只好嫁給克儉了。」

「這是造物在播弄我們的命運，唉！還有什麼可說的呢？那麼克儉如今在幹些什麼工作？」

仲林聽曾靜也嫁給克儉了，他不但沒有感到難過，反而覺得心頭輕鬆得多。因為彼此既然都已嫁娶，那麼自己心中的歉仄當然也可以減少一些了。但曾靜回答的話，使他立刻又傷心起來，因為曾靜眼淚盈盈的告訴他，說克儉死了已將近一年了。仲林當下吃驚地問道：

「他……他生了什麼病症？輕輕的年紀，怪強壯的身子，怎麼就短命地死了？」

「他……死得多慘，多可憐的啊！」

曾靜是傷痛到了極點，她眼簾下又顯現了克儉慘死的一幕。這就伏在仲林的肩頭上，嗚咽地又哭起來了。仲林的眼淚，也會被她引逗得流下來。低低的安慰她道：

「不要哭，曾靜！哭是最懦弱的表示。你告訴我，克儉是死在鬼子手裏的嗎？」

「克儉的爸爸是個貪生怕死的老糊塗，他爲了要保全個人的生命財產，所以他就出任了偽組織。我怕克儉被他父親同化，所以時常的忠告他勸諫他。終算他沒有同流合污幹出可恥的事情來。自從我嫁給了他，他對我說，他將做一個勇敢的人。於是我們名義上在新華中學做教授，實際上却給義勇軍幹着情報的工作。不料去年寒冬的季節裏，不幸的慘事，就發生了。……」

曾靜說到這裏，遂把克儉因救義勇軍而自己反受累的事情，向他詳詳細細的告訴了一遍。並且又接下去說道：

「克儉的爸爸，老弱無用，他因爲痛兒子慘遭橫死；自己雖然是個維持會會長，但却

沒有能力救他兒子一條性命，在痛憤之餘，便也一病死了。現在是只剩了我們兩代孤孀，從此過着淒涼的生活了。」

「唉！鬼子害得我們真是太苦了。不過，克儉雖然是死了，我說他的精神是沒有死。像他這麼光榮地死了，不是比這般偷生苟活着的人們更有意思嗎？只不過，丟下了你……那就太痛苦一些了！」

「克儉臨死的時候，他跟我說，這個時代，只有奮鬥才能生存！所以我要跟大哥一塊兒去工作，一塊兒跟鬼子拼命！給我爸媽報仇！給我克儉報仇，更給我東北四省的同胞報仇！」

仲林見她豎起了蛾眉，怒目切齒的神情，越說越憤激起來。因為恐怕被旁人聽見了，不免有許多的麻煩。這就伸手把她嘴兒一按，點頭說道：

「很好！你既然有這樣的志願，那我一定成全你達到這個殺敵的目的。」

「謝謝你，只要能夠給我親手殺死幾個敵人，那我就死了，也甘心的了。」

「靜！你不要說死，我們有這一股子忠勇的氣概，我相信我們永遠能夠達到成功的道路！」

會靜聽他這樣的安慰自己，一時緊緊地握住了他的手兒，忍不住也破涕嫣然地笑了。但忽然又想到了什麼似的，問道：

「仲林！你和你大哥幾時碰在一起的？剛才你的話還沒有告訴完呀！這五年中你是不是一向住在北平？還有張有義他在什麼地方工作呢？這些我都很希望能夠知道一個

詳細。」

仲林於是也把自己所經過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告訴給她聽。並且把自己這次到北平去的使命，也向曾靜說了。曾靜聽明白了之後，她那顆芳心裏真有說不出甜酸苦辣的滋味。含了眼淚，但粉臉上還浮現了一絲苦笑。低低的說道：

「我應該向你恭喜，你也娶了賢夫人了。」

「我以爲你死了，所以我才結婚的，這些你將來碰到了有義，他一定會詳細的告訴你，因爲他是完全明白我的苦衷。我真沒有想到你會死裏逃生，這……我終覺得有些對不住你。」

曾靜聽他這樣說，而且垂了頭兒，表示非常難過的神氣。於是微微的搖了一下頭兒，長嘆了一聲，溫情地說道：

「你別說這些話，我不怨恨你，因爲我也跟別人結了婚。」

「可是，我知道你是逼不得已而出此下策的，我同情你，我知道你心裏是向我的！」

「請你不要說下去了，我的心整個兒都粉碎的了。」

仲林這兩句話，完全是撞在曾靜的心眼兒上，她覺得仲林到底還不失是自己的知音。不過事情已到今日的局面，這些話當然是越聽越心痛的。她連連的搖手，忍不住又悶聲兒的哭起來。仲林覺得悶聲的哭，比放聲的哭是更加要痛苦得多。一時想到兩人過去的情愛，花前月下，促膝談心，千般恩情，萬種纏綿，但到如今只落得悲酸的回憶。因此終於兒女情長，英雄氣短，滾滾地落下淚來。

秋陽淡淡地向西山沉淪下去，夜之神慢慢地籠罩了整個的大地。宇宙間的景物，都呈現了一種淒涼的顏色。曾靜停止了哭泣，抬起了滿頰淚水的頭來，望了他一眼。低低的說道：

「這是我的命苦福薄，所以才落得這樣心碎腸斷的結局。假使我是一個有福之人，怎麼會遭到這樣的慘變呢？」

「我以為這些都是不足信的話，總而言之，這是鬼子害我們的！曾靜！你不要再難過了，我們今生雖然不能成爲夫婦，但我們到底成了殺敵的同志！這年頭兒決不是談情說愛兒女情長的時候，我們應該拿出熱血來，洗雪我們的國恥！拿出我們的力量來，奪回我們的河山！」

「是的，我們應該奮鬥！拿我們血肉去換取這人類的自由平等。」

曾靜被他激動得興奮起來，遂鼓着紅紅的小腮子，也勇敢地說。仲林含笑點點頭，站起身子，說時候不早，我該動身趕火車去了。曾靜見他要走，一時倒又起了依戀之情。遂溫情地說道：

「此刻已經晚飯的時候，我想請你到館子裏去吃飯，九點鐘那一班火車，你趁了去也不算遲哪！」

「我怕時間會來不及。」

「你瞧此刻已五點五十分了，你趕六點班的火車倒真的來不及了。仲林！雖然我們是疎遠了五年多的時間，但我們的友誼，終應該還存在的吧！今天難得碰見了，我請

你吃一次飯，那也是情理之中，因為我們到底是老朋友哪！」

仲林一瞧手錶，果然已五點三刻了。她說五點五十分，大概是故意多說五分鐘的。當然囉！她是希望我能和她敘一次餐。因為不忍拂她的情意，遂也只好答應下來。曾靜方才笑盈盈的陪他到一家聚英酒樓，兩人在桌子旁坐下。侍者上來問他們吃點什麼菜？曾靜遂叫了兩隻冷盆，兩隻熱炒，一隻湯。侍者又問喝酒嗎？曾靜望了仲林一眼，笑問道：

「怎麼樣？這五年來可曾學會了酒嗎？」

「拿一斤高粱來罷！」

仲林向侍者吩咐着說，侍者答應了一聲，便匆匆地下去了。曾靜有些驚異的目光，瞟了他一眼。問道：

「你如今酒量怎的學得這麼好了嗎？」

「酒能鼓勵我的勇氣，這兩年來，我在外面過着孤單單的日子，也只有酒是我唯一的好朋友。」

曾靜聽他這樣說，自不免暗暗地沈吟了一回。想道：在他這兩句話中想來，可見他雖然結了婚，但夫婦之間相會的日子也很少的。於是一撩眼皮，秋波斜也了他一眼。說道：

「那你爲什麼不把夫人帶在身邊呢？我以爲多喝酒，不但傷身子，而且容易誤事。假使你夫人在你身邊的話，她一定不會讓你這樣的多喝，同時你也不會感到孤單單的寂寞了！」

仲林被她這樣一說，倒是不知該怎麼的回答才好？笑了一笑，正在這時，兩隻冷盆和一

斤高粱已由侍者拿上來。仲林遂也含混過去，把高粱在孟子裏斟滿了一盃，送到曾靜面前。說道：

「你也喝一盃好嗎？」

「我喝不了這麼許多，倒半盃給你罷！」

曾靜是一向不喝酒的，今天是例外，爲了不使仲林掃興起見，她只好應酬了半盃。仲林把酒盃向她舉了一舉，說聲謝謝，便一飲而乾了。曾靜見仲林在過去是從來沒有這樣豪爽的性格，想不到五年不見，他的人樣兒竟完全的改變了。於是微笑着說道：

「你慢慢兒的喝罷！回頭還要趕火車哩！」

「喝酒要痛快，喝得不痛快，那寧可不喝的。曾靜！來，你也喝呀！」

「你喝一盃，我只能喝半口，喝醉了，會頭痛的。」

仲林見她拿了孟子在嘴唇上碰了碰，表示喝過的意思，這就哈哈的一陣子大笑，却一仰脖子，又是滿滿的喝了一盃。曾靜這回子可忍耐不住了，便伸手把酒壺搶了過來，逗了她一個嬌嗔。說道：

「仲林！我不怕你生氣，我老實的說，我不贊成你這麼一盃一口的大喝。雖然你已經是有太太的人了，但此刻太太沒有在你身旁，我做朋友的，也應該盡個勸導你的責任。請你慢慢兒的喝罷！沒有人會跟你搶着喝的。」

曾靜說到後面，兩頰也由不得微微的紅起來。撇着酒渦兒，嫣然一笑，神情是分外的嬌豔。喝過了兩盃酒後的仲林，他聽了曾靜這兩句真摯懇切的話，一時心頭把過去的舊情漸

漸地復燃起來。怔怔地凝望着她粉臉兒，大有癡癡然的樣子。曾靜被他瞧得有些難爲情，更加有些羞人答答的樣子。問道：

「怎麼？你怪我多事嗎？」

「不！我在悔恨。……」仲林淒怨地說。

「你悔恨什麼？」曾靜顯現了驚奇的神色，話聲有些兒急促。

「我不該跟別人結婚。……」仲林慢慢地低下頭來。

「你這句話，難道你還有愛我的意思嗎？」曾靜的感情衝動得十分厲害。

「我……我……我想……我們過去的情義，……還有什麼人能及得上呢？」

「可是，你不能忘記了你的太太。」

仲林聽她堅毅地說出了這一句話，這好像是一塊大石擊在他的心裏，頓時使他感到無限的羞愧和疼痛。他紅了臉兒，再度的低下頭來。曾靜見桌子上面一滴一滴的忽然濕了許多水珠兒，顯然他是在吊眼淚了。一時也由不得悲哀起來，顫抖着聲音。低低的又說下去道：

「你和謝小姐的結合，我相信決不是十分的勉強。這和我跟克儉結合一樣，多少終有些兒感情存在。所以我們既然彼此的已經婚嫁，那麼我們應該是抱着忠誠的宗旨。你當然應該忠於謝小姐，就是我豈能不忠於克儉呢？假使我因克儉死了而再想愛上你，那我就對不住四個人。第一，對不住克儉。第二，對不住你的太太。第三，對不住你。第四，對不住我自己。你想，我不是變成一個無恥的女人了嗎？仲林！我還年輕，我還有火樣的熱情；而且我還更需要熱烈的愛！……你聽到這裏，你一



一定會笑我，會罵我，說我這些話真是太矛盾了。但是，熱情熱愛那是每個人應該有的。只不過情愛的範圍很廣，並不是男女之間發生了肉慾關係之後就可以說是情愛了。不！不！絕對不！情愛是最最偉大的，尤其在這個時代，我們要把火樣熱的真情，去愛人羣，去愛大眾。我們更需要熱烈地愛國家！愛民族！愛我們這破碎的東北！……」

仲林聽到這裏，敬佩得五體投地，一時不等她說完，已經感動得涕泗滂沱，猛可握住她的纖手。誠惶誠恐的說道：

「曾靜！你太偉大了！我枉爲是個堂堂七尺之軀，我覺得我怎麼能夠及得上你的有思想有抱負呢？」

「不！我知道你是一個英雄，你是我們東北四省同胞的救星！我希望我們的愛連繫起來，站在一條陣線上，共同的奮鬥罷！」

「是的，你說的句句是金玉之言，我沒有什麼話可以誇獎你，我覺得你不愧是一個巾幗英雄！」

「那我可太不敢當了。」

曾靜撇着酒渦兒，揚眉得意微微的一笑，低聲兒的回答。接着回頭高叫侍者，吩咐他把飯盛上，說我們不多喝酒，吃飯罷！吃畢飯，我送你上火車站。仲林見她這樣爽快乾脆，遂不敢多喝，兩人就吃飯了。

飯畢，已八點敲過，曾靜和他坐車到火車站，買了車票，兩人在站裏的長椅上坐着又談

了一回，這時火車已在月台上等候着旅客了。曾靜見離開火車開駛的時間只有十分鐘了，於是站起身子，握了仲林的手。說道：

「你上車去罷！我們再會了。」

「好的，那麼你等着我，我從北平回來，到中國醫院來找你罷！」

曾靜點點頭，兩人熱烈地握了一陣手，方才含淚分別了。這晚曾靜回到家裏，左思右想，只覺無限的悲痛和孤寂，因此暗暗地哭泣了一夜。

仲林走出北平車站，踏上回家的道路，時候已在第二天清晨三點光景。天空還是漆黑的，亮晶晶的小星兒不住地在向人霎眼睛。仲林暗想，此刻回去敲門，恐怕大家還都在睡夢中吧！那似乎很不好意思驚吵僕人們。因為自己住在啓棠家裏，原是客氣的，倘若不識相，難免被下人們說閒話。於是他想找個小旅館，暫時去住一宵。不過轉念一想，我又不是常常要驚吵他們，這是難得有這麼一回情形的事情，我也不必再有那麼許多顧慮了。因為住旅館，又得多一筆開銷，這種無謂的化費，當然太可惜。仲林這樣轉念之下，便鼓作勇氣決定回家去敲門了。

仲林足足敲了十分鐘的電鈴，門房間裏的阿六，方才披着衣服，揉着眼皮，走到大門口來，有些惱恨的口氣。喝問道：

「半夜三更，什麼人在敲門呀？」

「阿六！是我，孔仲林趁夜車回來了。」

阿六一聽孔仲林三字，心頭別別的一跳，連忙打開大鐵門上的小圓洞來。拿了手電筒向

仲林臉上一照射，果然是姑爺回來了。這就急急開了門兒，滿面堆笑的叫道：

「啊呀！我真沒有想到姑爺此刻會回家來，怎麼？沒有什麼行李嗎？」

「我有要緊事情回來一次，所以不帶行李。阿六！對不起，我驚醒了你的好夢。」

阿六表示殷勤起見，要給他拿行李，但却找不到什麼衣箱等物，遂又小心地問他。仲林一面跨步入內，一面向他表示歉意的回答。阿六不知道仲林這話的用意何在？所以立刻侷促不安的紅了臉兒。笑道：

「那裏那裏？姑爺！你要這麼說，阿六可承受不了。我要早知道姑爺今夜回來的話，我就等你一夜了。姑爺！你辛苦了，我給你報告老爺去好嗎？」

「不用不用，你管自的去安睡罷！我明兒再去見你老爺，此刻我不去驚吵他們了。」

仲林搖搖手兒，他一面已向孔雀廳那邊屋子裏走了。孔雀廳的樓上，就是仲林和安琪的新房。安琪這時候當然也睡得正濃，她怎麼想得到仲林此刻會回家來呢？仲林輕輕地來到房門口，意欲伸手敲門的時候；忽然想到一部外國小說裏曾經有過這麼一回事，那倒是挺有興味的。仲林到了家裏之後，他倒又頑皮起來了。於是他悄悄地來到隔壁的書房，走到洋台上，慢慢地爬到隔壁的洋台上去。輕輕的把落地玻璃窗一扳，只聽嗒的一聲，果然裏面沒有上插子，於是輕輕拉開窗子，閃身掩入房中。他這時心頭也會像做賊那麼的亂跳起來，滿面堆了笑容，只覺得無限的甜蜜。他的本意，原預備想這樣子的在黑暗中摸索到床上去。但仔細一想，不能這樣魯莽，萬一嚇壞了安琪，那可不是樂極生悲了嗎？於是便先開亮了室中的電燈，回頭向床上望去，這就忍不住撲的一聲笑出來了。你道爲什麼？原來安琪的枕兒旁邊還

睡着一個人，這個人不是真的人，却是一個洋囡囡。仲林暗想，安琪真還是一個孩子的脾氣，怎麼竟跟洋囡囡睡在一起呢？因為這種舉動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孩子常有的事情。想不到她一個已經嫁了丈夫的姑娘，也學這麼一套玩意兒，那不是太有趣了嗎？仲林獨自兒笑了一回，但却又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覺得安琪嫁給自己做妻子，實在也很苦惱的。我們結婚雖然已有兩年多了，但夫婦之間受享閨房之樂的日子却並不多。可憐她是一個青春的少女，我真不應該丟了她過着淒涼的生活呢！一時覺得自己很對不起她，尤其想到自己酒後仍然要愛會靜的一回事，更覺得十分慚愧。幸而會靜是個偉大的姑娘，她有純潔的思想，清白的志氣。否則，我不是要做不忠實的丈夫了嗎？仲林想到這裏，眼角旁湧上了一顆晶瑩瑩的淚水，他情不自禁的走到床邊去，俯了身子，在安琪殷紅的小嘴兒上偷吻了一下。

安琪被他這麼的一吻，自然便驚醒過來。她微微地睜開星眸，猛可發現床邊坐了一個男子。因為她睡眠矇矓地還有些糊裏糊塗的，自然大吃一驚，由不得呀了一聲尖叫起來。仲林恐怕嚇掉了她的靈魂兒，遂連忙溫和地叫道：

「安琪！別怕，別怕，仲林回來了。」

「什麼？……我在做夢吧？」

安琪聽這口音果然耳熟，遂仔細向他一認，嘿！那還不是仲林嗎？心頭這一驚喜，真是莫可言宣。立刻從床上坐起身子，但還有些將信將疑的說着。仲林微微的一笑，去拉她的手兒。說道：

「不是做夢，仲林真的回家來了。你不相信，你摸摸我的手兒呀！」

「啊！我的仲哥！」

安琪揉揉眼皮，摸摸他的手兒，她覺得眼前情形完全是事實的時候，這就興奮地叫了一聲仲哥。便猛可倒入仲林的懷裏，緊緊地把仲林的脖子抱住了。兩人親熱地抱了一回，吻了一回。仲林見她身穿一件鷄心領的府綢睡衣，兩袖很短，還露着雪白粉嫩的玉臂。因為恐怕凍着她，遂撩過一件羊毛短大衣，給她披上了。笑嘻嘻的說道：

「琪妹！你沒有想到我這時候會回來罷？」

「這……我如何能想得到？仲哥！我真有些不明白起來，你怎麼能走進房中來的呀？我的房門不是關得好好兒的嗎？誰跟你開房門的呢？」

安琪忽然又表示奇怪的樣子，凝眸含顰的望着他，急急的詰問。仲林哈哈的一笑，伸手指了指洋台上的落地玻璃窗，說了一聲琪妹你瞧。安琪回眸望去，果然見窗子已半開了，這才恍然有悟。一時又好氣又好笑的逗了他一個嬌嗔，說道：

「原來你是慣會作那偷香竊玉的勾當，不怕摔了下去，那是多麼危險的！」

「我已經在房門口想敲門了，但我忽然想到外國小說裏有這麼一回事，這在我們小夫妻久別重逢之下，是更會增加甜蜜的愛情，所以我就這麼照樣的做了。但你不小心，爲什麼把落地玻璃窗插子忘記插上了呢？」

「我那兒知道這個賊子有這麼大胆呢？要走進我們公館的大鐵門，不是已經很困難了嗎？何況是我的房中。」

仲林見她俏皮地罵自己，而且她這表情是分外的嫵媚。一時愛極欲狂，情不自禁把她抱

住了緊緊地又吻了一陣。安琪羞答答的打了他一下肩胛，笑着又問道：

「仲哥！你這次回來得很突兀，事先也沒有寫信來告訴我，是不是有什麼公務麼？」

「噯！對了，你這才是個聰明的太太哩！我確實是有公務回來的。」

「什麼公務？你能告訴我聽聽嗎？」

「爲什麼不能夠？而且還需要你大力幫助呢！」

「只要我有一分力量，那我一定把我一分力量完全拿出來。」

安琪很坦白的回答，語氣是分外的懇切。仲林非常的高興，把她軟綿綿的手兒又握了一陣。點頭說道：

「你真是我孔仲林的好太太！叫我心裏說不出該怎麼樣感激你才好？」

「仲哥！你說這些話太生疎了，叫我聽了，反而不快活。我們是恩愛的夫妻，幹麼又要提到感激兩個字呢？我們這次分別，整整地又有半年多日子了。你們到了東北和鬼子兵可曾打過仗嗎？」

「鬼子兵倒是給我們殺死了不少，但我們這一旅軍隊的弟兄也死傷過半了。幸虧我們和當地的義勇軍聯絡在一起，所以人力倒還並不十分的担憂。只不過對於鎗彈一面，却大感缺乏的痛苦。所以我這次回北平來的目的，是請你給我募些捐款，預備購買鎗彈等軍械。這不但是救了東北的老百姓，而且也可說是救了我們弟兄們性命。琪妹！你能負得下這個責任嗎？」

仲林兩道熱情的目光，凝望着安琪的粉臉，似乎希望她馬上能夠答應下來。安琪微蹙了

柳眉，低低的說道：

「募捐我當然盡力的去募，不過，我的意思，光是叫你們一支軍隊去拚死，這也不是一個道理，政府難道一些沒有接濟嗎？」

「政府現在好像對於東北這方面有些無暇顧及，所以我們也不去麻煩他們了。假使我們有辦法可想，我們終還是和鬼子血鬥到底！」

「那麼你們現在的情形也變成義勇軍了？」

「義勇軍也好，游擊隊也好，反正我們的目的是殺鬼子，給我們東北的同胞報仇！」安琪聽他這樣說，心頭有些淒涼的意味，忍不住深長地嘆了一口氣。仲林假了她身子，溫情地問道：

「怎麼？你心裏難過嗎？」

「你們完全是用鐵血跟頭顱在和鬼子硬拚，我覺得你們太苦了！」

「我們倒不覺得什麼苦，因為中國本來是窮苦的！琪妹！我還有一件事，應該要告訴你，可憐我爸爸，嫂子，姪兒都被鬼子害死了。只有我大哥伯堅，他……他已成了義勇軍的領袖了。」

安琪沒有回答什麼話，她這回子眼淚却撲簌簌地落下來了。仲林知道她是因為我父親等遭難而傷心的意思，遂拍拍她背脊。笑道：

「不要傷心，這半年來的日子，我已給他們都報了仇呢！傷心是沒有用的，現在這時代，我們只有苦幹，硬幹，實幹！」

「是的，你們兄弟倆都是民族英雄！我祝福你們，我祈禱你們會永遠的成功！」

安琪緊緊地靠在他的懷內，把粉臉兒偎在他的頰邊，虔虔心心的說。仲林十分感激的抱着她軟綿綿的嬌軀，兩人默默地溫存了一回。安琪忽又說道：

「仲哥！你剛才回來的時候，我爸爸哥哥他們都知道嗎？」

「沒有知道，阿大給我開門進來之後，我就到這兒來的。因爲此刻人家都睡得要緊的時候，我不敢驚動他們。只有琪妹，我是顧不得許多的了。」

「現在什麼時候了？」

「快近四點鐘了，再過二三小時，天就差不多亮了。」

「你在旅途中恐怕還沒有休息過吧！快把衣服脫了，睡到床上來息一回兒罷！」

安琪紅暈了粉臉兒，秋波赧赧然的瞟了他一眼，伸手去脫他身上厚厚的棉襖兒。仲林笑嘻嘻的說道：

「我身上太骯髒了，不配睡這麼繡花的被兒，還是給我沙發上靠一回子。等明兒洗過了澡，我再跟妹妹一塊兒睡罷！」

「你這是什麼話？我以為你的身子是太聖潔太光輝了。這些貪生怕死的奴才，才是最骯髒卑鄙的呢！」

安琪聽他這樣說，反而把嬌軀倒向他懷內去，一本正經的說。仲林揚了眉毛兒，得意地笑起來。摸着她粉臉兒，說道：

「你不知道，我告訴你，這半年來，我沒有洗過澡呢！」



「不要緊，你就是一年不洗澡，我也覺得你是太清潔了。」仲林心裏感動極了，他情不自禁的低下頭去，在她小嘴兒上又熱吻了一回。夫婦兩人睡進被窩裏的時候，安琪很快的把洋囡囡抱到床外來。仲林噙着笑道：

「琪妹！你一定感到太寂寞，所以買個洋囡囡來作伴嗎？」

「不是，你不要胡說白道，我一些也不會感到寂寞。」

安琪很不好意思的嗯了一聲，逗了他一個嬌嗔，赧赧然地回答。仲林拉了她身子，一同在枕兒上睡下了。笑着又道：

「那你爲什麼把洋囡囡一塊兒睡在床上呢？」

「噯！這有道理的！」

「是什麼道理呀？」

「因爲……因爲……」

仲林見她粉臉紅暈得更加美麗了，吱吱唔唔的却是說不出口來的樣子，這種羞人答答的意態真是嫵媚到了極點。一時又猜疑又奇怪，遂急急的追問她因爲什麼？安琪把嘴兒湊到仲林耳邊，悄悄地說道：

「因爲我腹內已有了一個小仲林。」

「啊！真的嗎？」

這消息真是把仲林歡喜得笑出聲音來，他一面急急的問，一面伸手摸到她的腹部上去。果然，高高地隆起着。一時又笑着問道：

「琪妹！有幾個月了？」

「瞧你，真是一個糊塗的爸爸，你什麼時候到東北去的？怎麼還來問我呢？」

「哦！哦！是的，因為我第一次做爸爸，所以我有些樂糊塗了。讓我算一算，是去年十二月裏和你分手的吧！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啊呀！這麼算來，你就在這個月裏要分娩了呀！」

仲林一月二月的唸下去，還把手指兒一個一個的屈着，當他唸到九月的時候，便益發眉飛色舞的高興起來，笑嘻嘻的問她。安琪酒渦兒一掀，也嬌羞地笑了。秋波斜乜了他一眼，頻頻的點了一下頭。說道：

「可不是？因為我的睡相不大好，恐怕將來孩子養下了後，不慣睡在我的身旁。假使一不小心，明兒孩子被我踢到床底下去了；或是擠痛了，那不是很麻煩嗎？爲了這樣，我所以預先把洋囡囡睡在我的身邊，給我留心地先練習起來。起初半個月，我糊糊塗塗的把洋囡囡的手腳老是壓壞了。但這半個月來，我小心得多了，連我轉個身子都會想到旁邊的洋囡囡哩！」

安琪絮絮地說着，她完全還帶有些孩子的成分。仲林心裏有趣極了，摟着她頸項，忍不住哈哈地笑起來。說道：

「原來你是在練習着怎麼樣的做媽媽？唔！這辦法倒是挺有道理的。」

「是嗎？你現在明白我的道理了。」

安琪一擦眼皮，玫瑰花朵兒般的粉臉上，那笑渦兒却沒有平復的時候了。仲林越想越好

笑，越想越有趣，覺得慈母的愛，在孩子沒有落地之前就偉大地顯露出來了。這就吻着她粉頰，說道：

「你自己還像一個小孩子呢！做媽媽確實有些困難，我想你還是用奶娘吧！」

「嗯！不！我不贊成把自己孩子給別人家去撫養，冷冷熱熱，奶娘那兒會像自己一樣的照顧着孩子呢！我嫂嫂那個孩子，前兒被奶娘不小心地不知給他吃了什麼東西？肚子瀉了，險些兒沒了性命。現在我的姪兒子，也是嫂嫂自己領養了。」

仲林聽她這樣說，方才知道她是經驗上所得的教訓，一時覺得她現在完全變成是個賢妻良母的典型了。遂笑着點頭，一面又問道：

「那麼你現在是閒在家裏休養了？」

「不！我仍舊在國風中學做教授，我想孩子在沒有下地之前，我終該替教育界盡一天的責任！」

「已經是分娩的一個月了，我勸你還是請人去代課一個月罷！萬一在學校裏教書的時候肚子痛起來，那可怎麼辦？況且凸了肚子去上課，學生子見了不會笑你嗎？」

「笑我倒不怕，反正我肚子裏有的不是私生子。只是萬一在學校裏肚子痛的時候，倒有些麻煩。所以明後天，我原預備請個同學給我代課去。」

夫婦倆人啾啾唧唧的談個不了，直到鐘鳴六下，東方已微微的發白，大家這才沈沈地睡熟了。等到仲林醒來，早已日上三竿，但安琪已經不在床上了。仲林一瞧手錶，已經十點另五分。於是急忙起身，剛披上衣服。安琪笑盈盈走進來，說浴間裏已給你預備好了熱水，快

去洗臉洗澡吧！仲林點頭說聲費心，他便走到浴室內去了。

安琪給他備好了舊時穿的西服換身，但仲林只換了裏面的襯衫小袴，外面仍舊穿着油光的老棉襖子，他說他現在已穿不慣這些西服了。安琪沒有辦法，也只好由他去。吃午飯的時候，啓棠父子倆特地趕回家中來吃飯。仲林一面向岳父請安，一面告訴他這次回北平來的目的。並且要求啓棠，希望他老人家也能捐一些款子來救濟他們的弟兄。啓棠本是一錢如命的守財奴，他聽了仲林的話，表面上雖然表示贊成，但心裏却非常的不情願。倒是守仁被仲林的熱血所感動，他很誠懇的答應幫助仲林，說一定能夠完成仲林這次到北平來的目的。

午後，啓棠守仁回到財政廳去辦公。仲林悶悶不樂的坐在沙發上吸煙捲，月華向安琪努努嘴兒，望着仲林。說道：

「姑爺！你不要灰心，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你放心吧，我想你的目的一定會達到的。」

「嫂嫂這話不錯，我爸爸這人的脾氣就是這個樣子，起初問他要錢是肉痛的，到後來就什麼都答應了。」

「我倒並不是爲了你的爸爸一個人不大願意捐款而感到煩惱。只怕整個北平市的富豪們，對於這些愛國的事情，都會漠不關心的吧！」

仲林聽她們姑嫂倆這樣的安慰自己，遂深長地嘆了一口氣，無限憤慨的回答。月華安琪遂向他又安慰了一番，仲林忽然想到了似的。問安琪說道：

「你今天沒上學校裏去嗎？」

「早晨我打電話給我同學張翠英女士，請她給我代課，她答應了，剛才我已陪她到學校去過了。哦！我竟忘記了一件事情，學校裏同學們聽說你從東北回來，他們都要瞻仰你這位民族英雄，所以大家要請你明天早晨到學校裏去演說，你答應嗎？」

安琪這兩句話，倒把仲林又說得興奮起來了。遂含了笑容，連說可以可以，我一定去演說。心中暗想，這倒是一個好機會，至少對於我的募捐能發生一些兒幫助。晚上守仁回來聽到這個消息，他也很歡喜，說他有個朋友是報館記者，我打電話給他，叫他明天早晨到國風中學來聽你的演講。同時你們可以認識認識，假使他也同情你的話，他一定會幫助你，在報上給你發表談話，還可以請報館代收捐款，這不是很好嗎？仲林聽了，忙問這位記者貴姓大名？是在什麼報館任職？守仁說他名叫蔣大爲，是新生日報的記者，在新聞界裏也相當走紅的。仲林認爲這是自己需要跟他聯絡的，於是馬上請守仁陪他去拜訪蔣大爲。守仁自然沒有拒絕他，兩人坐了汽車，便到新生日報去了。

這晚仲林由新生日報回家，他把頹傷的神情早已化爲烏有了。原來蔣大爲也是一個熱血青年，他原籍本是東北；雖然早年遷居北平，這次事變沒有遭到鬼子的殘殺。但是他對於故鄉的淪亡，也表示十分痛憤，過去在報上也曾大聲呼籲，要奪回我們的東北。現在見了仲林這位民族英雄，他深表敬佩，決心以全力幫助仲林完成他這次到北平來的使命。你想，仲林如何不要欣喜得雀躍起來呢？

第二天早晨，安琪伴着仲林匆匆來到國風中學。校長徐潔明親自招待，表示十分歡迎。不多一回，蔣大爲也匆匆趕到，由仲林給徐校長和安琪介紹了一回，大家寒暄了幾句。這時

鐘聲已敲，全校學生早已整整齊齊的在大禮堂上排了隊伍。當下由徐校長陪伴仲林到講壇上，向學生們介紹了。只聽劈劈拍拍的一陣掌聲，彷彿雷聲似的狂响起來。衆學生見仲林身穿破棉襖，面目黝黑，但精神奕奕，却有些威武逼人的樣子。大家心中早已存了一份敬意，所以拍過了一陣手之後，早又鴉雀無聲，差不多連每個人的呼吸都能聽出來了。仲林向同學們點了點頭，然後宏亮地說道：

「諸位青年的同學們！今天兄弟能夠在這兒跟大家說幾句話，真覺得非常的榮幸和高興！大家當然知道我們東北四省淪陷在敵人的手裏整整已有五個年頭了；在這悠悠五年的日子中，我們可以想像到四省的同胞，在敵人鐵蹄之下是過着那一種痛苦的生活？不用說的，當然是淚血混合成的地獄生活。東北的同胞決不是甘心受辱在敵人的鐵蹄之下，所以一般鐵血青年，都紛紛起來抵抗，於是偉大的義勇軍，也就蜂擁而起。然而義勇軍決不是光着兩個肉做的拳頭，也可以和敵人的炮火奮鬥的！所以他們需要的，就是唯一寶貴的鎗彈。兄弟這次到東北半年多的日子，天天在冰天雪地中和義勇軍一塊兒跟敵人拼命，我們是偷襲了敵人的鎗械，再去殺我們的敵人！這種苦心，我在沒有告訴諸位之前，也許大家是不會知道的。當然囉！這因爲中國是個貧窮的國家，然而貧窮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裝富。只有不肖的子弟，才看不起窮的家庭。也只有不肖的黃帝子孫，才看不起窮的中國。我相信中國雖然窮的，但有一部分的人民確實是富豪的。他們手裏有許多的黃金美鈔，他們的財富，可以遠勝中國整個的財政。但是他們看不起祖國，他們不信任祖國，他們竟把

財產完全存到外國銀行裏去。在他們以爲中國亡了，這對他們好像是無關痛癢的；因爲他們可以到外國去做寓公，甚至於加入了外國籍去做那中國血統的外國人！我以爲這完全是國民缺乏民族思想國家觀念的最大因素，我拿範圍小一些來說，比方說東北淪亡了五年，在東北四省以外的同胞，除了少數人感到痛憤之外，我相信有許多同胞還是漠不關心。在他們以爲只要敵人不打到北平，不打到南京，那麼在北平在南京的同胞們依舊可以平平安安安歌舞昇平的活下去。他們並沒有想到敵人的野心是漫無止境的；你們不去爭鬥奪回東北，那麼敵人一定會得寸進尺的來吞沒整個的中國。這和人身生了一個瘡一樣，若不早日的割治，那潰爛的地方必定漸漸的擴展。所以我不得不大聲疾呼，中國已到了最危險的關頭，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應該拿出力量來，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我相信中國一定有挽救，一定有新的建立。兄弟這次由東北回北平來的使命，就是向整個北平市的同胞募捐一些錢，去購買我們義勇軍第二生命的鎗彈，以期達到我們奪回東北的目的！諸位同學們，大都是熱血青年，你們當然明白這不但是在救東北，而且也是救北平，救你們自己；唇亡齒寒，這不是一定的道理嗎？最後，兄弟希望大家能夠給我表示同情，並給予我們偉大的幫助！則兄弟代表東北數千萬的老百姓向你們致敬！」

仲林慷慨激昂地演說了這一大篇的話，最後，還向大家立正敬禮。於是國風中學兩個同學便也鞠躬還禮，並狂呼我們要救東北，我們要奪回東北。其中有幾十個東北籍的同學，他們都感動得放聲大哭起來。

仲林當由徐校長接待到會客室休息，蔣大爲把仲林演說的話兒早已全部錄下，並且說明天就把它在報上刊登出來。這時安琪向大爲感動地說道：

「蔣先生！請你明天在報上再登一個消息，就是把我所有的首飾和私蓄共約拾餘萬，悉數作爲捐款。這些款子飾物，我下午立刻拿到報館來，請你蔣先生代收。」

「好極了，好極了，孔太太以身作則，給我們整個北平市的同胞來做一個模範。我想孔先生這次來平的使命，必定是成功的！」

蔣大爲滿面堆笑的答案，他表示十二分的敬佩。這時外面忽然走進十二個同學來，他們說是全體同學的代表，願意在半個月之內，他們去奔波劬勞，募捐成二百萬元之鉅金，獻給東北義勇軍去購買第二生命的鎗彈。仲林聽了這話，不由感激零涕，除了個別的和他們一一握手之外，又深深地鞠躬表示道謝。

第二天北平市的各大小報上就登載了三則新聞，第一則，是孔仲林將軍在國風中學慷慨演說的經過情形。第二則是孔夫人謝安琪女士拿飾物作爲捐款；第三則是國風中學全體學生實行募捐，爲國出力。這三則新聞登出之後，北平市的同胞們，都大爲感動，紛紛自動捐款者，日必數十起之多。有人力車夫黃大毛者，甚至把他一日苦力所得酬勞，悉數充捐，其愛國精神，令人堪佩。在這樣情形之下，謝啓棠如何還有推諉的餘地？因此也只好肉痛地捐出了十萬元錢。仲林自然萬分的興奮，覺得中國民心不死，一定大有救星。因爲自己到北平一轉眼已有一星期了，他記望着東北的弟兄們，所以無心再在北平留戀。把購買鎗彈的事情，完全託咐謝守仁和蔣大爲兩人辦理。他預備次日一清早，便動身回東北去了。



這天晚上，仲林安琪夫婦倆呆呆地坐在房中，相對出神。仲林見安琪的粉臉大有淒涼神色，遂緊緊地握了她的手兒。說道：

「我來不及等你養下孩子就要回東北去了，這些還得請你原諒我才好！」

「爲了國，可以忘了家，這是大丈夫應該有這樣的壯志，我決不怨恨你的。」

安琪眼眶子裏雖然是貯滿了晶瑩的熱淚，但她口裏還是鼓勵着他回答。仲林覺得安琪真是一個不平凡的女性，他感動得不知怎麼才好？遂擁抱了她身子，笑嘻嘻地點了點頭。說道：

「謝謝你這樣的深明大義，你真是我的好太太！」

「……」安琪沒有回答，粉頰上已有些潤濕了。

「琪妹！不要傷心；這次我能夠完成使命，這多半是你的力量，我覺得你是偉大的女性！」

「我不傷心，我很高興……」

仲林拿手指去抹她頰上的淚水，向她讚頌地說。安琪掛着眼淚媚笑起來，但她話聲終有些哽咽的成分。接着又天真地問道：

「仲哥！我這肚子裏的小天使，不知是男的還是女的？」

「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反正我心裏都很歡喜。」

仲林用了溫情的語氣，低低的安慰她。安琪點點頭，秋波含情脉脉的凝望着他臉兒，表示感激他的意思。接着又笑道：

「生下男孩子給他取什麼名字？生下女孩又給她取什麼名字？你先取兩個留着罷！」  
「我想生下的是男孩子，就叫他小仲，假使是女孩子，那你就叫她小琪，不是很好嗎？」

「好！我希望生下的是一個小仲。」

安琪赧赧的說，她嬌媚地一笑，這神情真是美麗得令人可愛。仲林心裏不覺蕩漾了一下，他有些情不自禁的挽了她脖子，在她小嘴兒上甜蜜地吻住了。

## 八

黃昏的時候，太陽已淡淡地消失在宇宙之間，暮靄也已籠罩了整個的大地。仲林匆匆的踏進了中國醫院的大門，走到傳達處裏一問，方知會靜有三天不會到醫院來服務了。仲林不由暗暗的奇怪，遂皺了眉尖兒。急急的又問道：

「請問會小姐是爲什麼請假的？你可知道嗎？」

「聽說她府上有人病了，病得很厲害，所以她這幾天分不開身到醫院裏來了。」

「哦！會小姐府上的地址在那裏？請您告訴我好吗？」

「這個……我倒不詳細，請你等一等，讓我給你到裏面去代爲問一聲吧！」

「謝謝你，……哦！慢來慢來，您不用去問了，我已經記起來了。對不起，再見。」

仲林在他開步向醫務室內走的時候，忽然想到了，覺得自己真也糊塗得可憐。會靜既然已嫁給克儉爲妻，那麼她現在住的地方，當然也就是克儉的家裏了，我還用得了請他再去麻

煩嗎？於是連忙叫他回來，一面含笑的說，一面向他點點頭，匆匆的又向醫院門外走出去了。

克儉的家裏地址，仲林是知道的，所以他出了醫院，便即坐車前往。不多一回，車在徐家大門口停下，仲林付了車資，便伸手敲門。有個老媽子出來開門，她向仲林上下打量了一回。低低的問道：

「請問您這位先生找那一家呀？」

「這兒的少奶奶在家嗎？」

「你貴姓？那兒來的？找我家少奶奶有什麼事情？」

「我叫孔仲林，和你家少爺是同學。」

「哦！哦！你就是孔少爺嗎？從前您也常來我們家玩的，想不到一忽兒已經五年了；快請裏面來坐罷！孔少爺！你蒼老得多了，記得您從前雪白的臉兒，像個小孩子似的。唉！可憐我家少爺已經死了，老爺也死了，這些您全都知道嗎？」

從大門到會客廳，有一條長長的甬道，所以老媽子一路伴仲林進去，一路便絮絮地告訴着說。仲林點點頭，有些淒涼的口吻。說道：

「我知道，你家少爺是死得悲壯而傷心的。我想起來了，你就是王媽對麼？」

「是的，孔少爺！您請坐，用一盃茶罷！這幾天老太太又病得很厲害，所以我們少奶奶就一直沒有離開過老太太的病榻，我進去給您報告少奶奶罷！」

王媽給他倒上了一盃茶之後，便向內房裏走了。這裏仲林一個人坐在客廳內，望着四周

的陳設，還是和五年前一樣；但此刻在他心中感覺着，似乎終包含了一些淒慘的成分。於是想到了亡友，忍不住深長地會嘆了一口氣。不多一回，只聽一陣細碎的步伐聲响到耳際，抬頭見曾靜已從裏面走出來。她伸手先開亮了客廳裏的電燈，仲林在燈光之下，這就瞧到曾靜淡白的粉頰上還沾了絲絲淚痕。一時驚訝地站起身子，先急急開口問道：

「曾靜！怎麼啦？伯母的病體可會好些了嗎？」

「恐怕……很有點兒危險罷！仲林！您剛到嗎？」

「是的，我先到醫院裏去找你，他們說你有三天沒去了，所以我就上這兒來了。伯母生的是什麼病症？大夫瞧過了沒有？」

「婆婆本是上了年紀的人，自從克儉死後，她就一直沒有快快樂樂的過日子。後來爺爺又脫離了世間，所以她更加受了打擊，這一年來，大夫就沒有間斷過的給她診治。但她一回兒好了，一回兒又病了，這樣直拖到現在。上星期你我碰見的時候，她老人家已經有些不舒服了，誰知這一星期日子中，她病勢轉劇，醫生都說……不中用了。……」

曾靜低低的告訴他，說到後面，喉間有些兒哽咽住了，眼淚忍不住已滾滾地落了下來。仲林搓搓手，也不覺有些黯然。遂說道：

「讓我進去向她老人家請個安罷！」

「婆婆剛才聽說你來了，她也想見見你哩！」

仲林於是跟了曾靜走到上房，裏面也已亮了一盞電燈，因為燈泡支光很小的緣故，所以

越發顯得房內一切都呈現了慘淡的樣子。曾靜先走到床邊，低低的叫道：

「婆婆！孔先生來望你了。」

「伯母！你好一些嗎？」

仲林跟着也到床邊，彎了腰肢，小心地問她。徐太太呆呆地望着仲林，叫了一聲孔少爺，不知爲什麼她却傷心地掉落眼淚來了。仲林知道她也許是瞧到了自己而因此想起了她兒子的緣故，遂也難過地愣住了。方才勸慰她說道：

「伯母！你不要難過，一個人小病小痛是難免的，我勸您還是靜靜的休養要緊。」

「孔少爺！我的病恐怕是不會再好的了，雖然，在這種環境裏做人原也沒有什麼滋味，倒還不如早些死了乾淨。但……我死了之後，剩下靜兒一個苦命的女孩子……她……不是更加孤單得可憐了嗎？」

徐太太氣喘喘的回答，她忍不住抽抽噎噎的哭起來。但上了年紀的人，她的眼淚早已乾了，所以不但哭不出什麼眼淚，連聲音都哭不大出來了。曾靜聽了這話，心頭好像刀割一樣，滿頰也早已沾了淚水。仲林自然也有些悲酸，紅了眼皮兒。說道：

「伯母！你不要說這些傷心的話，你的病會好起來的。」

「唉！我這病也不希望好了，可憐我們這一家人就都被鬼子害了。孔少爺！你是克儉的好朋友，你……你以後……終要好好兒的照顧我們靜兒才好。」

「婆婆！孔先生……他……是一個民族英雄，我……早晚要跟着他去跟鬼子拚命，給我的克儉報仇！」

曾靜恐怕婆婆心中有所猜疑，遂向她含了眼淚告訴，表明她將來悲壯的行動。徐太太聽了，立刻顯出敬仰的態度。說道：

「孔少爺！你……莫非就是義……勇軍嗎？」

「婆婆！是的，他就是我們東北同胞的救星。」

「好極了，……孔少爺！我……希望你們勝利！……」

徐太太似乎話說得多了，有些上氣不接下氣怪吃力的樣子。就在這時候，王媽悄悄地進來。問道：

「少奶！晚飯已經好了，請孔少爺到客廳裏去用晚飯吧！」

「靜兒！你陪伴孔少爺用晚飯去，給我靜靜的休息一回。」

「婆婆！你要喝些稀粥潤潤喉嚨嗎？」

「我不想喝，你們去吃飯罷！」

徐太太搖搖頭，她的眼皮却慢慢地合上來。曾靜於是給她放下了帳子，就陪了仲林走到客廳裏來。桌子上已放了四菜一湯，王媽盛了飯。曾靜想到仲林是喝酒的，遂向王媽說道：

「你慢慢兒盛飯，先拿酒來罷！」

「不用去拿，今天我不喝酒，就吃飯好了。」

仲林阻攔着回答，曾靜知道他是爲了憂愁我婆婆病兒的緣故，遂也不和他客氣了。兩人吃飯的時候，仲林望了曾靜一眼。說道：

「你婆婆的病這樣厲害，我想你一時之間也不能離開她。所以我的意思，你暫時當然

不能跟我上前線去，反正過幾天，我再來望你罷！」

「你預備一個人先回去嗎？」

「因為我離開他們已經近十天了，我心裏有些記罣他們，所以我連夜就要回去的。」  
曾靜聽他這樣回答，心裏一陣悲哀，眼淚又撲簌簌的滾下來了。仲林皺了眉毛，不瞭解地問道：

「你爲什麼傷心呢？」

「我……想留你在這兒住兩天，可是，我又不好意思說出口來。」

「你留我住兩天也沒有什麼用處，我不是醫生，我也沒法能救治你婆婆的病。」

「我的意思，萬一我婆婆有了三長兩短，那麼你也好幫我的忙辦一些兒後事。因爲我一個女人家，實在有些兒害怕哩！」

「照理說，我和克儉是好朋友，他的母親，就像我母親一樣，我也原該照顧她。但是，我此刻一顆心已經飛到衆兄弟那兒去了，我簡直恨不得馬上就到了陣地。」

仲林表示愛國心切，終覺得有些兒爲難的樣子。曾靜這就無話可說，含了眼淚，嘆了一口氣。心中暗想，我們究竟不是過去的情分了，否則，我這些要求，他如何會不答應呢？於是只吃了半碗飯，就不能再咽下去了，似乎感到有些兒胸痛。仲林見她放下筷子，手兒按摸着胸口，於是低低問道：

「怎麼？你有些不舒服嗎？」

「近來我犯了胃病，所以時常胸口有些作痛，這半碗吃不下了。仲林！我們好在是知

交，請您別見怪吧！」

「既然胸口有些作痛，那麼當然這半碗飯不要再吃下去了。叫王媽弄盃熱開水來喝吧！」

仲林說着話，王媽齊巧拿了銅吊子來沖開水，於是便叫王媽倒盃開水給曾靜喝。曾靜坐到沙發上去，却偷偷地落眼淚。王媽問道：

「少奶奶！孔少爺今夜睡在書房裏是不是？我剛才已把他床舖弄舒齊了。」

「不！孔少爺他要回去的。」

「孔少爺！你……你……要回去嗎？我……想老太太病得這麼危險，少奶奶又犯了胃痛，你……想着我們少爺過去的情分上，你也該在這兒住兩天照顧照顧才對呀！怎麼就急急的走了呢？」

王媽在徐家因為是多年老僕婦了，所以她心直口快的就向仲林說了這兩句話。仲林倒是被她問住了，因此呆呆地木然了一回。倒是曾靜說道：

「王媽！你不知道的，孔少爺有公務在身上呢！」

「我……想……今夜我……就宿在這兒罷！」

仲林到底被一陣濃厚的情感所激動了，他於是管不得許多的回答了這一句話。這在曾靜心中倒是出乎意料之外，秋波脈脈含情的顯出又驚又喜的目光，望着仲林，微笑着道：

「你今夜不走了？」

「唔！」



「王媽！你把我房中那一床乾淨的被兒，舖到書房裏去罷！」

會靜好像已忘記了胸口疼痛的樣子，向王媽很喜悅的吩咐。王媽答應了一聲，便匆匆到會靜臥房去了。仲林見會靜這樣對待自己，終覺得她多少還包含了一些癡意的成分，一時心裏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忍不住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會靜由沙發上站起，見仲林碗內已沒有了飯粒。遂伸手過去說道：

「我給你再添一碗罷！」

「不！我飽了。」

「你才吃一碗飯哩！怎麼說飽了？回頭要餓的呢！」

「我心裏也覺得有些兒悶，還是少吃些好。」

「你是爲了我家的不幸而難受嗎？」

仲林雖然被她猜到心眼兒裏去，但他却搖搖頭，並不作答。放下了碗筷，站起身子，坐到沙發上去。會靜給他倒了一盃茶，仲林關心地問道：

「你胸口痛好些了嗎？」

「好了，不痛什麼了。仲林！我還沒問你，你這次上北平去，事情辦得怎麼樣呢？」

「終算完成了我的使命，這次全靠各界的贊助，倒也募了不少款子。我已託內兄辦理購買鎗彈的事情，大概下個月就可以運到東北的。」

兩人談了一回，會靜便到上房來服侍徐太太。仲林也來坐了一回，因爲徐太太此刻有些昏迷的樣子，仲林於是不敢驚動，就道了晚安，到書房裏來休息了。

這夜仲林睡在被窩內，鼻子裏聞到有陣細細的幽香，一時心裏不免蕩漾了一下。暗暗想道：這被兒莫非是曾靜平日所蓋的嗎？否則，何以還有一股香味呢？仲林這時候也有些想入非非起來，緊緊抱住了被兒。自言自語的說道：「曾靜！今生我們是再沒有同衾共枕的日子了，今天我能親着你蓋過的被兒，這終算還是我一些兒緣分吧！」仲林唸完了這兩句話，一時想到自己和曾靜過去的情愛，真所謂是千般恩情，萬種纏綿；雖然沒有訂過什麼嫁娶的婚約，但彼此心心相印，大家終認爲將來是不會分離的一對小夫妻了。誰知道願與事違，造物忌人，我們竟會弄到現在你嫁我婚各自東西的局面。唉！這不是天意不願我們結成一對嗎？仲林左思右想的忖了一回，也由不得落下幾點英雄淚來。他雖然是九點鐘睡到床上的，可是直到室內的鐘已敲了十二下，他却還沒有合眼。因爲預備明天一早就要動身回陣地去，所以他閉了眼睛，竭力的想睡去。不料他才朦朧地睡了一回，忽然聽到一陣哀聲直號的哭聲，把他又驚醒過來。仲林猛可從床上坐起，揉揉眼皮，正在細聆哭聲的來處。忽然房門外王媽的聲音，急急的叫道：

「孔少爺！孔少爺！不好了，我們老太太咽氣了。」

「啊！老太太……完了嗎？」

仲林方知這哭聲就是曾靜發出來，一時大吃了一驚，立刻披衣下床，三腳兩步的奔到上房裏來。只見曾靜跪在床邊，哭得非常悲切。仲林伸手一摸徐太太的額角，確已涼透了。這就有股子辛酸，直冲上鼻端，兩行熱淚，也沾濕了他整個的面頰了。王媽在床邊已化着紙錢路引等物，口裏還唸了幾聲阿彌陀佛。仲林讓曾靜哭過了一回之後，便拉了拉她身子。低低

的說道：

「曾靜！人死不能復生，哭亦無益，還是料理老太太的後事要緊。」

「這可要辛苦你了，你索性給我幫完了忙，我跟你一塊兒去罷！」

曾靜站起身子，拭了拭眼淚，向仲林央求地說。仲林當然是答應下來，竭力地盡了互助的義務。不多幾天，仲林曾靜已把徐太太擇地安葬完畢。曾靜這日對仲林說道：

「仲林！現在我真的成個孤苦無依的人了，娘家都死完了，夫家也都死完了，我還有什麼牽掛呢？我想把克儉所有的產業，悉數捐給義勇軍去購買軍械，從此我加入義勇軍跟鬼子血鬥去！你說好不好？」

「那還有什麼不好的道理呢？曾靜！你真是一個偉大的女性！」

「談不上什麼偉大兩個字，我只希望能夠親手殺死幾個鬼子兵，我這一生就很滿足的了。」

曾靜見他緊緊地握了自己的手，很敬佩地說。一時聽了，反覺無限悲哀，她含了沉痛的眼淚，咬牙切齒的回答。當下兩人商量已定，曾靜遂把這意思向王媽說了，並叫她暫時看管着家裏，假使有人拿了孔先生的信札到來，你就一切由他辦理是了。一面又賞了王媽許多的東西和鈔票，王媽自然連聲答應。這裏由仲林寫了一封快信給北平新生日報蔣大為，說請他到瀋陽來辦理這件出賣徐家房產田地的事情，所得款子，請他再到天津去購買鎗彈來接濟東北義勇軍等話。一切辦理舒齊之後，曾靜跟了仲林便連夜的趕回鳳凰山的隊部來了。

張有義等一見仲林回來，大家都欣喜萬分。仲林指了指曾靜，向有義笑嘻嘻的說道：

「張參謀！你還認識這位小姐嗎？」

「這位……啊！什麼？你……你是曾靜小姐嗎？你……沒有死嗎？」

「是的，我還活着哪！但是，這五年來的日子我活得太痛苦一些罷了！」

曾靜見他驚喜萬狀的樣子，還走上來緊緊握着自己的手兒，興奮得大聲地說。於是含了痛苦的微笑，却沉痛地回答。有義忙又問她一向在那裏過活？曾靜說道：

「這事情真是一言難盡，好在仲林他完全已經明白了，將來他慢慢兒自會告訴你的。現在你們先談談正經的事情罷！」

「不錯！報告旅長，自您走後，我們和鬼子兵又發生了五六次戰爭，大都是小接觸，沒有什麼損傷！請旅長放心。」

有義聽曾靜這樣說，遂點頭稱是，立刻向仲林立正，顯出一本正經的神情，向他急急的報告。仲林和他握了一陣手，連連說了兩聲辛苦辛苦。他接着便把自己這次到北平去的使命完成的經過情形，也向有義約略告訴了一遍。有義哈哈地笑了一陣，說道：

「他媽的！咱們有了鎗彈之後，還怕什麼？管叫那些鬼子兵一個一個的都送了命。」

「張大哥！我跟着你一塊兒殺鬼子去！」

「好啊！我們有了你這位女將軍加入殺敵，這不是更有意義了嗎？不過，你會不會開鎗呢？」

「我馬上跟着張大哥學起來，我相信我一定會開鎗，我一定會殺鬼子的。」

會爭非常堅決的態度，懇切地說。有義點頭說好的，我一定天天的教練你。正在這時，

從報孔大將軍到來了。仲林知道這是哥哥的綽號，因為他生得高高的個子兒，魁梧的身材，氣力又十分的大，所以弟兄們都稱他爲孔大將軍。當下連聲的說請，不多一回，伯堅昂然而入，一見仲林。便哈哈笑道：

「巧極了，巧極了，二弟已回來了嗎？事情辦得怎麼樣？」

「事情辦得非常順利，鎗彈大約要半個月之後才可以運到。大哥！你這位恩公還認得嗎？」

仲林一面回答，一面指了指曾靜，笑嘻嘻的說。伯堅聽了，睜大了眼睛，向曾靜呆呆地望了一回。因爲這已經是五年前的事情了，所以粗心的伯堅他却再也想不起來了。倒是曾靜先開口笑着叫道：

「孔大哥！你忘了嗎？我就是曾國雄的女兒曾靜呀！」

「哦！哦！哦！你就是曾靜小姐嗎？對了，我這人真太糊塗，竟把救命的恩公都忘記了，那不是該死嗎？恩公不要生氣，待小子向您一拜。」

伯堅被她這麼一提，方才想了起來，立刻顯出誠惶誠恐的樣子，要向曾靜跪拜下去。這一來倒把曾靜嚇了一跳，連忙躲到仲林背後，還不迭地把手亂搖。仲林也忙阻攔了伯堅跪下去，笑道：

「大哥！我們青年人，不必來這麼一套虛偽的表示，您不要這樣客氣罷！我告訴你，曾小姐現在是我們同志了，她而且把所有田地房產全部捐給我們義勇軍了。所以她不但不是你大哥一個人的恩人，而且還是咱們衆弟兄的恩人哩！」

「這麼說來，我得代表咱們衆弟兄向曾小姐敬禮！」

伯堅雖沒有跪下去，但他馬上立正，以手加額，向她行了一個敬禮。曾靜連忙也還了一個敬禮，她此刻已忘記了一切的悲傷和痛苦，她覺得自己已步入了新生命的階段，因此粉頰兒上那個傾人的笑渦也就沒有平復的時候了。伯堅雖然粗心，但此刻他倒又細心起來。忽然問道：

「曾小姐！我又記起了一個人，你們在一塊兒的不是還有一個徐克儉先生嗎？他的爸爸雖然無恥，不過他本身倒也是一個挺好的青年，不知道他現在到那兒去了？」

曾靜想不到他忽然會提起了徐克儉，一時悲痛十分，立刻鐵青了粉頰，倒豎了柳眉，咬着銀齒。恨恨的說道：

「他……他被鬼子兵謀害了！所以……我……要給他報仇！」

「大哥！你不知道，曾小姐和徐先生他們已結了婚，婚後的日子，他們都非常的有勇氣，居然和另一支義勇軍合作効勞，打聽鬼子的軍情，給弟兄們知道，所以他們早就做了我們同志。但有一天徐先生爲了救一個義勇軍的性命，他自己反而遭到鬼子兵的殘害了。」

仲林爲了使他們明白起見，遂把這些事向大家約略告訴了。伯堅有義哦了一聲，方才恍然有悟。遂一面感嘆着連說可惜，一面又向曾靜勸慰了一回。接着大家商量了一回軍事上的問題，方才各道晚安，歸營安息。從此以後，曾靜天天學習開鎗打靶，悉心研究之下，不到一月工夫，居然也大有進步了。這天仲林接到蔣大爲的來信，說第一批軍火，已經派人送

上。至於徐公館一切產業變賣之事，亦已動身前去接辦。此筆款子，當購買第二批軍火，繼續再行奉上。仲林接讀此信，大為興奮，立刻授與曾靜和有義等觀看。大家一聽軍火將要運到，這好比是馬上要得到生命泉源一般的快樂，所以眾弟兄個個摩拳擦掌，預備軍火一到，便立刻可以痛痛快快的大殺鬼子了。

不多幾天，軍火果然運到。他們把軍火都放在棺材裏，然後由押運之人打扮着孝子模樣的運來。這辦法果真很好，半路上並沒有受到鬼子的檢查。可憐東北義勇軍的用心，真也良苦的了。

這是一個秋風淒厲的晚上，天空中沒有月亮，只有無數的小星兒在向人閃眼。關外的天氣，變化無窮，一轉寒冷，便馬上就會像要落雪的樣子。這時候營帳外狂風大作，彷彿獅吼虎嘯的，令人感到有些毛髮悚然。仲林和曾靜站在營帳外面，見遠處塵頭滾滾，像波浪地捲了過來。且聞有犬吠之聲，不絕於耳。一時頗為驚疑，遂向曾靜說道：

「你聽這是狗叫的聲音，鬼子慣會利用狗來偵查我們的營地。照此看來，恐怕敵人已在偷襲我們的陣地了。」

「你的猜想很對，我們應該快快有所準備吧！」

「是的。……」

仲林剛說了是的兩個字，忽見探子急急奔來，慌慌張張的報告，說前方已有無數的黑影發現。而且狗叫之聲，十分嘈雜。恐怕鬼子進攻，請旅長速速定奪。這時有義，曹團長，沈營長等都來了，都說敵人在進攻我們了。仲林遂急忙傳令，不上三分鐘時間，弟兄們早已

由山縫裏山畧間奔竄而出，鴉雀無聲的排齊了隊伍。在寒星的光芒之下，仲林見他們身上個個都掛了手榴彈，握着了鎗尖兒，被星光已映得雪亮。於是對他們大聲地說道：

「弟兄們！我們東北淪亡了五年多的日子，大好的河山，被敵人蹂躪得破殘不堪了。咱們親愛的同胞們，也快要被鬼子殺乾淨了。今天是我们報仇的好機會，我們要救東北，我們要救中國，我們只有拿出全身的熱血，來跟敵人拚命苦鬥罷！」

「殺！殺！殺！」衆弟兄的喊聲，充滿了雄壯的成分。

「好！你們都是好男兒，誰帶領五百個弟兄先去衝鋒？」

「我去！」

「我去！」

隨了仲林的話，曹團長，王營長，馮連長，沈營長等大家都搶着答應要去。最後由仲林指派沈營長帶領五百弟兄去作爲敢死隊。曾靜奮然說道：

「我跟沈營長一同去衝鋒，希望孔將軍答應我。」

「你……你……並非久戰沙場，衝鋒不是你的任務，我回頭派你另有要職。」

仲林有些感情用事的勸阻她，因爲他認爲曾靜去衝鋒，無非是徒然的流血。這裏沈營長帶領五百弟兄早已急急奔到前方去了，曾靜眼瞧着他們去遠了，心裏很是怨恨。遂向仲林又急急的說道：

「我的血已在全身沸滾了，將軍快快另派要職給我，雖馬革裹屍，萬死不辭。」

「瞧這兒山坡上面有兩挺重機關鎗，這是我們的咽喉，決不能放棄。現在我派你去扼



守，這是你殺敵最好的機會了。」

「好！謝謝孔將軍，我一定不負你的熱望。」

「張參謀士營長前去協助把守，以防萬一。」

有義和王營長答應了一聲是，他們便同會靜匆匆地奔上山坡去了。山坡上植有松柏數株，兩挺重機關鎗就深藏在樹杈枝裏面。會靜跪在地上，一手把握了機關鎗鈕，一手拿着望遠鏡，向前留神地照望。她只覺得那顆心兒是跳躍得快速，兩頰熱辣辣的升上了火，眼睛裏差不多已冒出了綠色的光芒了。就在這時，忽聽前面已有鎗聲了，接着轟隆隆的一聲霹靂，敵人連大炮都開始放射了。

沈營長帶領了五百名敢死隊，彷彿潮水一般的湧殺過去。他們的手榴彈一個一個的向前猛擲，敵人掩護的坦克車部隊都紛紛炸裂了。這時夜風愈刮愈緊，殺聲愈喊愈響。烟霧和灰沙，瀰漫了天空的星光，只有猛烈的火燄，把天空燒得血紅。兩軍漸漸地接觸了，炮聲已停止了，鎗聲也沒有了。只有火光中亂竄着黑影子，你要我的命，我要你的死；你把鎗尖戳穿我的胸部，我的刺刀刺進你的喉管；這一幕人類大屠殺便在恐怖的黑夜中展開了。

敵人大批的坦克車部隊隨後又像猛獸一般衝過來，弟兄們的手榴彈也甩完了，他們連身子也一同跳了上去。於是沈營長和五百弟兄已壯烈地犧牲了，血水在黃沙上已染成了一片鮮紅。

會靜在山坡上望到敵人已漸漸地逼近過來了，她心中又急又憤的忍耐着，忍耐着，直到有義一聲令下，於是她兩手扶住鎗頭，只聽一陣「嗒嗒嗒嗒」的聲響，那鎗彈便像聯珠似的

向前掃射出去。只見敵人上來一排，倒下一排，上來一隊，倒下一隊。曾靜今日才嘗到親手殺敵好滋味了，她興奮得發狂般地大笑起來。連聲叫道：

「來罷！來罷！鬼子們！我統統送你們的狗命。」

正在這時候，忽然聽得喊聲又是狂響。原來仲林親自率領弟兄們，也向前衝鋒過去了。曾靜這就更加的興奮，全身每個細胞裏都膨脹了熱血，她把握機關鎗的兩手也就越發的生出氣力來了。

曾靜咬着銀齒，殺得正在高興的時候，忽然噍的一聲，有一顆流彈也不知從那裏飛來？射中在她的左臂上。一時只覺痛入骨髓，由不得呀了一聲。站在旁邊指揮的有義，一見她左臂上鮮血直流，知道中了彈傷。遂急急把她拉開，說道：

「曾靜！你快退後休息罷！我來，我來！」

曾靜被他拉倒在地，一時也只好由他。遂把衣服用牙齒撕破，扯下一塊布條子來，緊緊的紮了傷處。誰知這時噓溜溜的一陣風聲，另一挺機關鎗旁的王營長，竟中了數顆鎗彈。倒下地去。曾靜見他滿胸口都湧冒着鮮血，但還想躍身跳起，再去把握機關鎗，向敵人掃射。但到底不能支撐，身子又倒了下去。曾靜知道他為國盡了忠了，遂也顧不得左臂已受鎗傷，連忙爬到另一挺機關鎗旁去，用了她沒有受傷的一條右臂，繼續地向敵人「嗒嗒嗒嗒」地猛烈掃射不止。

這時忽然見敵人陣腳大亂，仲林等率領弟兄們奮勇衝殺，勢如出洞猛虎一樣。原來孔大將軍在長白山上聞聽消息，便帶領義勇軍向敵人後面抄襲過來。所以鬼子前後受敵，退不能

退，進不能進，在這情形之下，鬼子兵便全部被咱們軍隊殲滅盡絕。

這一仗惡戰，真是殺得血流成河，屍骨堆山，草木淒悲，天地爲愁。仲林不幸也受了微傷，躺在後方醫院裏休養。他已聽到有義的報告，說鬼子兵一千二百名殺得一個不留，犬養大隊長也已戰死在亂軍之中。奪獲敵方大炮十二尊，步鎗八百五十枝。坦克車三十四輛，其中二十輛均已損壞。但我軍弟兄們也死傷慘重，約在七八百名左右。仲林聽了報告，又安慰又悲傷。悲傷的是弟兄們死傷得這樣多，安慰的是鬼子已全部殲滅。正在含淚微笑的時候，忽見伯堅大哥拿了一封電報進來。向仲林笑嘻嘻的說道：

「二弟！弟媳婦有信來了，她大概是來給你一些甜蜜的安慰罷！」

仲林一聽安琪有電報到來，遂急急坐起身子，把電報接過。拆開信封，抽出信箋。細細的瞧道：

仲林良人如晤：光陰真快，那天分手以來，轉眼又有一個多月了。我在這裏敬祝你身體健康，多殺鬼子，給我們同胞報仇！記得分別前的夜裏，我問你孩子養下後取什麼名字？你說男孩子取名小仲，若女孩子則取名小琪。我記在心裏，不敢有違。誰知你走後第五天的晚上，我忽然腹痛腰酸，竟真的到了分娩時候了。那時我心裏又驚又喜，喜的是我真要做媽媽了。但驚的是我有些害怕，因爲養孩子不是很危險嗎？況且知心人兒又沒在身旁，那我是多麼的不安呢！這真是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我竟生下了一個雙胞胎。一男一女，都是白白胖胖，十分的可愛。仲哥！想不到你取下的兩個名字，都可以用得着了。男的是小仲，女的是小琪，哈哈！你瞧

到這裏，不是也會拉開嘴兒笑起來了嗎？不過這次生產，我是受了不少的痛苦。一則，因為我是頭一回養孩子。再則，小天使來了兩個，那產婦總免不了受些痛苦。只是現在瞧到了這兩個白胖可愛的孩子，我的痛苦早已被甜蜜趕跑了。我的本意，原不預備僱用奶娘。但兩個孩子一下地，我的奶水就不夠分配；因此只好僱了一個奶娘。不過孩子的飲食起居，我還親自照顧，所以這一點請你只管放心。還有一件事，我要報告你，刻由哥哥回家來說，第二批軍火亦已經由蔣先生購定舒齊，不久亦可運往東北。屆時蔣先生會寫信告訴，請你派員小心前去接取。我本來早要寫信相告，奈產後體頗孱弱；今日是小孩滿月之期，才略有氣力握管作書。情長紙短，不盡欲言，唯望保重爲要，是爲至盼！專此，卽頌

鈞安！

姜安琪檢祗 十月二十日清晨

仲林瞧完了這一封來信，由不得眉飛色舞哈哈大笑起來。遂把信箋交給伯堅，十分得意的說道：

「大哥！您瞧，今後您也有姪兒子姪女兒了。有義兄！您也跟大哥一塊兒瞧瞧吧！」有義還不知是怎麼的一回事？遂連忙站到伯堅身後去，湊着頭兒，兩人一同把信箋瞧了一遍。一時也由不得含笑稱賀，連說恭喜。不料就在這時，馮連長急急奔入，報告會靜傷勢轉劇，恐怕危在旦夕，請張參謀長速去設法相救。仲林一聽這個報告，好像晴天中一個霹靂，頓時把心中的歡樂震驚得粉碎。由不得啊了一聲，也不顧自己身子有傷，一躍而起，急急跟了馮連長來到會靜睡的病房。原來會靜左臂受了彈傷之後，在第二次又把握機鎗掃射敵

人的時候，胸部竟也中了一彈。有義原本早已知道的，他因為仲林也受傷在身，所以不敢告訴他。但此刻被馮連長道破，因此和伯堅也只好急急跟到曾靜病房來了。這時曾靜的病床邊站立了兩個軍醫，他們都在搖頭嘆息，似乎在傷感曾靜已到不能救治的樣子。仲林急急分開衆人，來到病床旁邊。含淚叫聲曾靜，曾靜的明眸向仲林淡然地逗了一瞥，點點頭兒，表示招呼的意思。仲林見她臉色慘白，胸口上尚有血水汨汨流出。一時心痛若割，遂哽咽着說道：

「曾靜！我害了你，我悔不該帶你到戰場上來。」

「不！仲林！你這話說錯了，我……我……已報了大仇！我……殺了許多的敵人，一排排，一隊隊的鬼子在我機關鎗彈子下倒下死了，我多麼興奮！我……我……已賺了不少的性命啊！我已拿回了本錢。我現在雖然死了，但我也沒有什麼可惜呀！」

曾靜氣喘喘的回答，她斷斷續續的口吻，顯然是到了奄奄一息的時候了。仲林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他的眼淚再也忍熬不住的流下來了。伯堅，有義，馮連長等一般弟兄們，也覺得十分淒涼，低頭嘆息。曾靜却勇敢地又說道：

「弟兄們！不要傷心，不要流淚！我們有流不完的鐵血！殺不完的頭顱！我們要有百折不撓的精神，與我們敵人奮鬥到底！大家瞧吧！天已亮了！光明已降臨我們的頭上了。」

大家回頭向窗外一望，果然見天空在黑暗中已呈現了魚肚白的顏色。但曾靜就在這時候她一縷熱血忠魂，也就永遠脫離這個破碎的山河裏了。仲林等方欲揮淚舉哀，忽聽炮聲又隆

隆而起。只見外面探子急急進來報告，說敵人大批援軍到來，又在猛烈進攻了。仲林覺得自己已經有着第二代了，他格外沒有什麼留戀了。遂急急奔出了後方醫院，馬上回到前線，與有義伯堅等帶領了衆弟兄向敵人再度的衝殺了。正是：

衝鋒肉搏恐落後，壯志殺敵不返顧！

（全書完）

